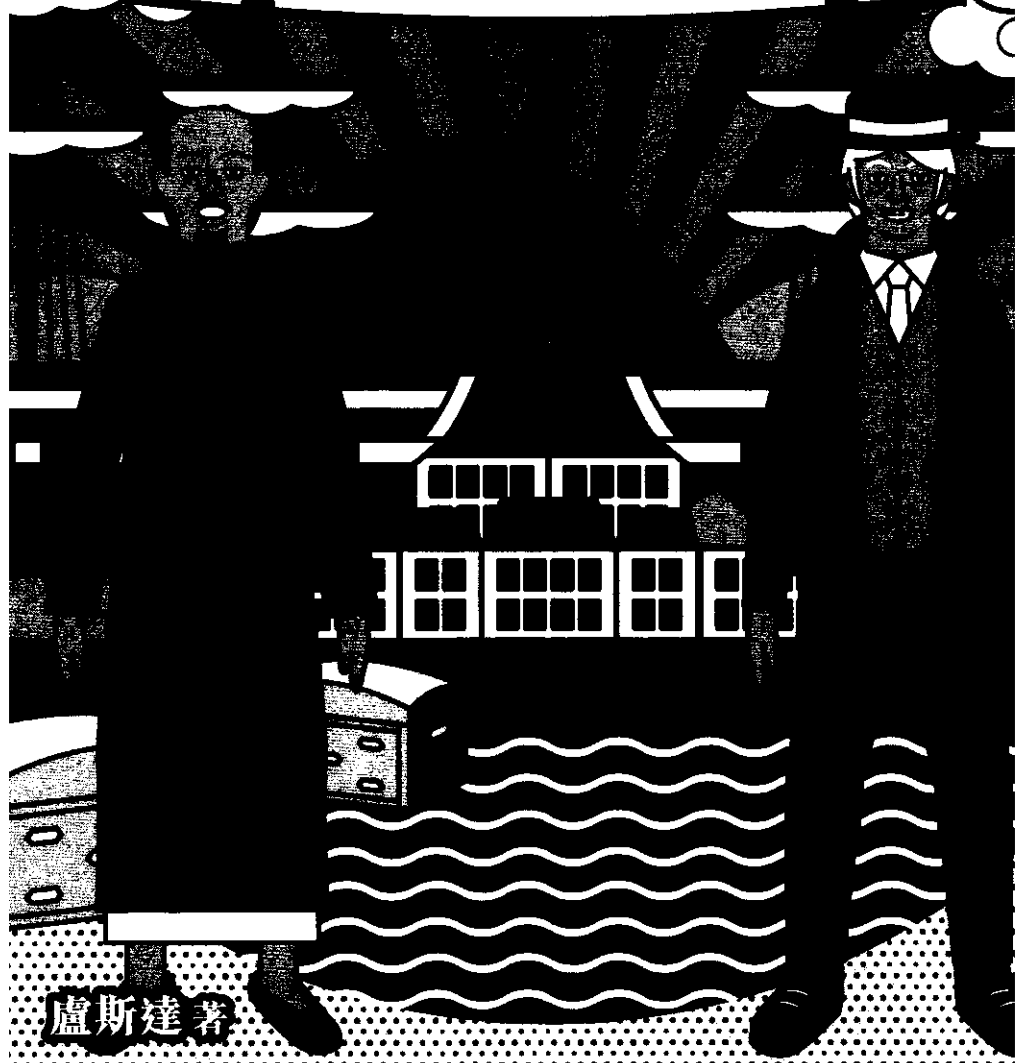


我 迷 失

在這場殖民遊戲



盧斯達 著

序一 余杰：反共是常識，反統是決斷

十多年前，有一次我跟劉曉波談到中國民主運動「道阻且長」，有不少當年的參與者變臉脫隊，甚至走上反方向。劉曉波說，在爭取自由民主的道路上，「一步都不能少」，少向前走一步，或錯過某個重大事件，或未能與某個新的思潮契合，就有可能從先行者變成攔路石。我對此心有戚戚焉：一九八九年以來中國的民主運動是如此，一九九七年以來香港的民主運動也是如此。

香港有兩件個案最能說明此一問題：民主黨年輕一代議員許智峯因不堪保安局行政主任在議會內監控議員出入，憤而搶去其手機，被政府、建制派聯手狙擊，誓要褫奪議員資格。數以千計的香港市民發表聯署信支持許：「對於近日的手機事件，源頭是政府鋪天蓋地監視議員，干擾立法會運作，做法不能接受，引起許智峯議員作出是次行動。許已就事件致歉，並願意承擔責任。……我們呼籲所有立法會議員，尊重選民，勿因黨派利益任意取消個別議員的資格。」然而，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在媒體上一而再、再而三地譴責許智峯，「既不適合留在民主黨，也不適合繼續做議員」。劉慧卿忘記當年她遭到共產黨宣傳機構圍剿的經歷，如今卻要拿許智峯的人頭給北大人當投名狀。有香港媒體人忍無可忍地反駁說：「一件趕蒼蠅的小事竟可以發大到好似姦淫擄掠般的十惡不赦。……眾多的荒謬之中，民主黨的荒謬最令人側目，一個壞孩子以身犯險，即

使做了蠢事，即使徒勞，也起碼顯示了反抗的意志，同屬隊友的民主黨，不去利用這辛苦掙回來的罪證，完全沒有化危為機的企圖，卻竟先下手為強，先把他活活打死，以為這就可以堵住了敵人的口，最後還好意思叫這危機管理，真是荒天下之大謬。」

另一件事是：本土民主前線前發言人梁天琦因參與旺角騷亂案，被香港法院裁定暴動罪成。其辯護律師蔡維邦在法庭上動情地說，九七年之後民主倒退，他自己這代人甚麼也沒做過，只為自己的事業和家庭努力，到現時事業有成，貪圖逸樂，反而怪責年青人「搞亂」香港，對此深感慚愧。民主派律師吳靄儀在一封求情信中指出，梁天琦是她從政三十年見過最優秀的政治人才，有深刻的理性分析，熾熱追求理想，亦有自我反省、敢於承認，不迴避過失責任。梁天琦以一名大學生的熱誠去找尋香港的出路，同齡人面對的未來是賺錢、買樓、買車、結婚，但梁天琦要面對的是「自由的喪失、黃金歲月的白白流逝」。讓人莫名驚訝的是，曾被中共錯誤地當作「港獨教父」猛烈批判的「城邦論者」陳雲，此時此刻卻往梁天琦背後插刀，在社交媒體上以教主身分居高臨下地對梁天琦判罪：「**梁天琦真正犯的罪，是出賣香港前途的道德上的罪。他一手破壞了永續基本法的選舉議程，令香港前途斷送，港人從此陷入黑暗。香港建國之後，再來審理。**」

所謂「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三五年」，劉慧卿和陳雲的言行讓人大搖其頭：那些曾經年輕、曾經激情、曾經純真的人物，如果不能勇於「以今日之我挑戰昨日自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轉瞬之間就會在「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政治和思

想場域中不光彩地退場。並不是所有號稱「反共」的人都是朋友，「反共」只是一條最低的底線和一個不假思索的常識；在今天的中國、香港、台灣乃至整個華語世界，僅有「反共」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夠的，還必須有「反統」之決斷，以批判中國文化和解構中國為最高目標。在這一點上，奮筆疾書反抗「左膠」和「大中華膠」的香港年輕一代評論人盧斯達，可謂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左膠迷途不知返，反抗「中帝」正當其時

文革結束之後，作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核心價值」之一的「反對帝國主義」口號，很少出現在中共官方宣傳之中。六四屠殺之後，鄧小平急急忙忙地用「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來掩飾其殺人罪行；一九九二年，卻急病亂投醫地又發表「南巡講話」，與國際資本打得火熱。

在港台及海外華人世界，左派的「反帝」思潮卻一直揮之不去。反帝的台灣作家陳映真晚年成了釣魚臺國賓館中圈養的寵物，卻從不面對中國本身是劣質資本主義血汗工廠的事實；反帝的香港立法會議員「長毛」梁國雄穿着格瓦拉（哲·古華拉）的T恤大呼小叫，卻對年輕人香港獨立的訴求嗤之以鼻。這些貌似進步的人物，一邊追求平等和正義的抽象理念，一邊又維護大中國的美好想像。

「反帝保華」是當年義和團「扶清滅洋」口號的翻版，「只反共產黨，不反大中國」

是清末革命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口號的翻版。不反共的左膠認為，中國的不公平都是國際資本主義的禍害，去除國際資本主義就能救中國；而反共的左膠則認為，共產黨雖然不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滿人，卻是信奉馬列主義的「黃俄」，只要趕走馬列主義這一「外來邪教」，中國就能恢復「天朝上國」的榮耀。而大部分左膠都認為，民主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只要中國實現了民主化，香港和台灣就會心甘情愿地融入大中華。

然而，盧斯達冷靜地指出：「中國文化早就有帝國主義，中國從古到今都是帝國主義，沒有一天不是帝國主義。十九至二十世紀的那一段，其實中國都是帝國主義，只因為實力不足，而潛心等待。在帝國主義的建設路上，中國是西方的前輩，早就在終點線等待他們。在羅馬共和國未形成之前，秦始皇已經『南征百越』，之後不同君主的侵略行動，一直受到後世儒生之文飾。左宗棠、王震先後在新疆的種族屠殺，國民黨之屠『皇民』，亦自不用言。」換言之，如果只是反對共產黨，而不去除兩千年一以貫之的大中國情結，民主化之後的中國會像俄羅斯一樣，對車臣、喬治亞、烏克蘭發動殘酷而航癩的戰爭。

習近平上台前，訪問墨西哥時，粗魯無文地說，中國並未「輸出革命」，西方也不該對中國「說三道四」，好像他要關起門來當土皇帝一樣。習近平上台之後，承諾「不稱霸」的中國卻急不可待地向外輸出「中國式病毒」，盧斯達指出：「中國人作為一個

團結的整體，雖然經常抗議外國干預其內政，但中國又同時經常用自己的禁忌規範（或化身成「傷害中國人民感情」一說），去干預別人的內政甚至價值觀。」中國強迫全球航空公司將「台灣」改為「中國台灣」，強迫奔馳公司撤下達賴喇嘛的人生格言，強迫美國服裝品牌GAP和日本服裝品牌無印良品撤回「台灣製造」的標籤及更改不含台灣的中國地圖，如此咄咄逼人，如此窮凶極惡，難怪被白宮發言人稱之為「歐威爾式的胡言亂語」。

「中國式的道歉」為何流行？用盧斯達的話來說就是：「中國崛起之後，世界『中國化』。中國的禁忌和好喜，以主流國際社會規則作為掩護，以市場作為媒介，擴張到世界，搞到人人被迫遵守。中國與世界的交往方式，好像就只能圍繞着中國自己的禁忌，佐以暴躁的群眾，最後以外國的退讓終結。……中國得以用主權國家的無上權威，將各種問題『內部事務化』，以阻止他人介入，但又同時以狂躁和海量的『民族民意』，脅迫他國在國際事務讓步；得到『主權國家』免死金牌的中國，卻又無意涉獵及採用一點『國際社會』發展出來的中心思想或核心價值。」在香港的有關評論中，這是對「中華帝國主義」最為清醒的認識和最為深刻的剖析。「中華帝國主義」比王朝和黨派的壽命都更長：中華民國取代大清王朝，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但「中華帝國主義」一成不變。

「民主中國」水月鏡花，「解構中國」迫在眉睫

共產黨不是一塊「飛來石」，馬列主義也不單單是一種「外來邪教」，與馬列主義相結合的乃是如假包換的「中國國情」，在這一點上，中共的說法一點都不誇張。

中共奪取天下，除了倚靠武力之外，也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認識到這一點的人並不多。很多厭惡中共的人士將中共描述得一團漆黑、一無是處、民心盡失、崩潰在即，中共卻在六四屠殺之後三十年一直活得好好的。中共的統治不僅僅靠刺刀——沒有任何一個政權的統治可以坐在刺刀上完成。即便今天中國開放直選總統，即便劉曉波還在世並與習近平展開競選，我相信投票給習近平的人一定比投票給劉曉波的人更多，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在香港也一樣，即便香港有了雙普選，泛民就能佔據多數議席並推出有把握勝選的特首候選人嗎？結果如何，我相信大家心知肚明。

對於中共是否「得民心」，我曾經與某位民主運動前輩有過一番爭論。那位前輩認為，共產黨從未得過民心；我卻認為，共產黨不僅僅依靠暴力統治，當年歡迎共產黨入城的北京人、南京人、上海人是多數，幾年前熱淚盈眶地觀看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中國人也是多數，一直支持鐵腕統治西藏、新疆和香港以及用武力「收回」台灣的中國人也是多數。把中共與中國一刀兩斷的敘事策略是自欺欺人，反對中共而不反對中共孕育生長的土壤，只能事倍功半、竹籃打水一場空。

比反共更艱鉅的工作是解構中國、打破中國文化之醬缸，像明治維新時的日本那樣斷然「脫亞入歐美」。對此，盧斯達指出：「中國向來不是法國大革命以後講求一體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部落、種姓風格的社會。中央剝削地方，高種姓一層剝削一層下層種姓，孔子以來的學說被視為維持社會和平的必要手段，而二千年來基本不受質疑。朝廷裏的省籍情結，到現代中國的戶籍制度，都是中華種姓的延續。」在面對大中華主義打壓時，港台形成了某種「命運共同體」之關係，盧斯達作為香港人，當然首先關心香港議題，但他也以香港的切身體驗忠告台灣的統派和中立派：「問題從來不是台灣人實際上是抵抗中國，還是順從中國，而是台灣對中國本身就是一個異質子集，從來是信不過的潛在敵人。就算台灣人今天無血開城，恭迎中國軍隊入城，台灣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

和國的台灣省，也不能改變自己在中華定義下的低賤屬性。」在中原士大夫眼中，台灣人是不可救藥的皇民和蠻夷，香港人則是英帝國的臣民。

大一統跟民主自由價值格格不入。中國非得解體，人們才能自由生活。中國的存在必然帶來地域和省籍歧視，盧斯達評論說：「有些人永遠不能進入『中國人』這個子集之中，他永遠不是「純正」的中國人。例如廣東人就從來極少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系統，統治廣東人的中共官員大多數都不是廣東人。」廣東人西化得最嚴重，所以不受信任。反之，孔孟之鄉的山東人「最中國」，也「最中共」。在中共十九大上，山東籍中央委員數量最多，占總數204個名額中的三十個，高達15%，是每個省平均數的四倍。

在地方大員中，山東的名額也最多，共有八人。其次是浙江省，中央委員占總名額中的十三人，地方大員共有四人，兩者都不足山東的一半。這是耐人尋味的、關於籍貫和省籍的「微觀政治學」。如果中國解體，四川人管理四川，廣東人管理廣東，就不會出現這種「高等中國人」對「低端中國人」的統治及歧視了。

香港獨立是香港唯一的生路

支聯會「愛國愛港」的口號早已不合時宜，陳雲「香港城邦國」的論述已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如果說台獨思潮肇始於二二八屠殺，那麼台獨真正成為大部分台灣人的共識是在六十多年後的太陽花運動；同樣，如果說港獨的思潮肇始於兩傘革命，那麼港獨要成為大部分香港人的共識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但越來越多香港年輕人的價值取向已轉向本土、在地、獨立。國民黨是台獨的推手，共產黨則是港獨的推手。

中港矛盾不單單是政治制度的差異，更是文明的衝突，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文明與野蠻的對立。難怪香港人那麼在意中國遊客在香港隨地大小便的問題，這個問題即便在中共垮臺後也會長期存在。盧斯達發現，很多時候，人類文明是逆向傳播的，並非優勝劣汰，而是反向淘汰：「在香港，我見到一班很優雅、很天真又很高傲的香港人，如何被窮山惡水出來，因而野心勃勃的中國人玩弄到體無完膚。不只是港英一代菁英被中共愚弄，就算是平民之間也是。中國遊客在香港總是氣焰衝天，佔盡所有人的便宜，還

有「左翼人士」保駕護航。」一九九七年之後，隨着大量中國人湧入香港（其中，小部分是中共刻意安排的、為香港「換血」的「五毛黨」，大部分是一心過「好日子」的普通移民），其結果造成香港日漸沉淪。這不是左膠們痛恨的「種族歧視」的觀點，而是活生生的現實，這個現實在中國移民湧入的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西方國家亦隨處可見——中國大媽的廣場舞讓你無處躲避。

香港沒有能力改變中國，香港太小、太弱，「建設民主中國」不應該是港人的奮鬥目標；香港改變中國最好的方式，就是先爭取自己的自由與獨立，像台灣那樣建立一個典範的「華人民主國」。所以，即便每年紀念六四的香港人越來越少，即便香港年輕一代對六四「無感」，也不必大驚小怪、痛心疾首。香港人有權利選擇自己關注並獻身的首要議題。

有人批評盧斯達等本土派、港獨派太過激進，也有人希望傳統泛民陣營與本土派完成某種「整合」、像共產黨那樣建立「統一戰線」。某些聲稱「以大局為重」、「反共優先」的人士更批評盧斯達對泛民的非議是「破壞團結」、「熱衷內鬥」。我不認同此種看法。我相信，我與盧斯達都贊同這樣的看法：不是所有反共的人都是朋友，那些用共產黨的方式反共的人，即便不是敵人，也不能以朋友視之。左膠和大中華膠一旦掌握權力，未必比共產黨更寬容和仁慈。我們的目標不單單是反共，反共只是其中的「中間階段」，我們的終極願景是自由、民主和獨立。盧斯達對當下香港民主派陣營並不看

好，他期待被自由價值洗滌之後的真民主派的出現：「等香港的主體人民都認清了自己命中注定就是廣義的港獨分子，到時才會有真正意義的民主派。畢竟在立場上反對獨立的，其實只是否定人生而自由的信條，這種「民主派」只是中港之間特定時空、過渡狀態之下的畸形產物，一點也不「普世」。我期待香港有一天「跟世界接軌」，出現第一代貨真價實的民主派。」這正是盧斯達的可貴之處：作為八九十年代之交出生的年輕一代港人的「第一健筆」，盧斯達比老一輩的李怡、董橋、陶傑更為放言無忌，具有劉曉波式的「理論的徹底性」，他直言不諱地「反中」、「反統」並逐漸形成了豐滿的「港獨」論述。當年，麥迪遜和漢密爾頓等人等文章成為美國獨立和美國憲法的精神基礎；如今，盧斯達和他的同仁們的港獨論述也必將成為香港版的《聯邦黨人文集》。

余杰

四川人，蒙古人，世界人，此生不做中國人。旅美華裔作家，政治評論家，右派與獨派，長期關注人權與宗教信仰自由議題。各類著作有《走向帝制：習近平和他的中國夢》、《1927：民國之死》、《劉曉波傳》等五十餘種。

序二 張彥賢：放手·常識

可以的話，近來都不太想寫字。書寫本就是思考過程的痕跡。可是，這個年頭，沒有甚麼好事情，可以的話，也就無謂思考，免得心痛，落筆只會帶來痛苦。反正，認真思考，好的思想，也不見得會有甚麼人認真閱讀，而文字也賣不了錢。那些能賣錢的文字，譬如學者的論文，如交差的功課，才沒有任何思考的空間與痕跡，一早乾枯，談不上細膩的感情，打從開始就沒有寫給香港人看的意圖，這些爲了自己身分地位的文字，也就算罷，害人害物。沒有感情的文字，自然顯露不了那個作者所感、所思、所想。沒有自我的文字，自然不能在字裏行間透露出時間、記憶、靈魂。

不過總有人不因爲利益、名聲去寫字。或者更應該說，我們這個網絡時代，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多人書寫與閱讀文字的年代。在前網絡年代，文字是一種階級，總帶有一絲尊貴，半點火紅。那個年頭，寫字是文青的避難所，我手寫的心，懷的是憂，我手寫的口，是說不出的喪國之痛。一般人，不太懂寫字，悲，寫不出，痛，也說不到。這可能是政治環境的限制，但更重要的是，文字是一種專利，為時代與政治悲痛，是文青的高崇身分，是他們的特殊使命，也是一種咀咒。這當然是知識分子自我擁抱的近代不幸，文字自是他們的救贖。究竟是有字先才有時代悲痛先呢？還是調轉，先有悲痛才有文字呢？

盧斯達的文字，似乎是後者。我痛，我在。閱讀堂主的文字，重點是閱讀他背後的感情，那種恍惚一切都不再重要，但又耿耿於懷，因為認真，所以輸了的感覺。或許《涼宮春日的憂鬱》不是秘密，第一次跟堂主談，不知為何，談到《新世紀福音戰士》，盧斯達說，他才不用看，反正憂鬱過，不用看也明白。跟你跟我一樣，抱着種種心的創傷的人，其實話不用多半句，已經理解，一切盡在言內話中。倒是我等老餅，才要誇誇其談，嘗試「同情了解」，趕緊書寫這等介紹文，分享「他者的悲痛」。至於那些長篇大論、日日包容、不斷論述的，卻是話不投機半句多之徒，他們對這個崩壞的世界、對這個分離的作者毫無興趣，自顧「擁抱整全、憐憫他者」，已夠忙碌。其實這個世界，對他們來說，都是虛幻的。他們懷念的過去，只是抱殘舊夢的自己投影。如此，那自是對眼前這本道破一切虛空之書，嗤之以鼻，恨之入骨。

我記得李怡說過，書寫，是排除思考的過程。這句話，對上一代的文青來說可能對。文化中毒，思考上腦，面對無力的政治，書寫自然是中二病的依歸。寫出來，如高潮，一灘文字，就是對時代呼應的回答。可是，在網絡年頭，這類充滿政治中二病的懷憂喪志的古風文字，到了今時今日，只是令人生厭的自贖（自我救贖）的殘餘。

網絡年頭的書寫，卻是一種心靈治療。堂主這本書，有點病態美。自贖而不令人生厭，關鍵是知道自己病情不輕，縱使時代殘餘，無處着落，也不因此走入舊日虛

妄。無須高攀道德論述，不用做道德長老，不用淘寶，不用販賣羅爾斯馬克思，好好講述自己心情，好好迎接當代的虛無，已是相當充實的時代責任。病態美，是一種失傳的文字藝術，精煉在不要偽善，不好無病呻吟，不要依存舊夢。好好面對絕望，好好善待感覺，對自己好一點。不要逃避，不要慌張。書寫過後，日子總要過。

堂主這本書，見證着我們這代香港人如何拋棄妄想痴見。失戀大過天，但不要戀屍，不要抱陳。這刻，我們面對香港政治思想史的一種新的可能，震源並非來自黑洞的滅寂，而是通往另一個心靈宇宙的時間與心情。站在歷史的高度（對的，堂主的高度，來自他的歷史專長），閱讀本書，你會感受到時代板塊之間，來自深層的心靈震動。留在歷史的名作，都是充滿時代不幸的。而這本書，相當有升值潛力。

基斯杜化·路蘭監督的《蝙蝠俠：黑夜之神》，電影其中一句名言，講到要對付土匪，「我們把整座森林燒掉」。透過這本書，我們能看見那原初心靈的火光。

二零一八年六月四日

張或醫

作者是研究日本的香港社會學者。日本著作包括《邊境之思想：從日本與香港開始思考》（合著，文藝春秋，2018）、《香港：與中國對峙的自由都市》（合著，岩波書店，2015）、《鐵道之夢如何製造了日本人：資本主義、民主主義、國族主義》（朝日選書，2015）。

自序

這本書的名字，其實是戲仿香港網絡以前一篇叫《港深汙中，鹹蛋X。陣陣鹹蛋》的MK網絡潮文。如果有一定網齡，都會知道這是上一個網絡年代的玩笑。這本書的出現、所觸及的問題，大概也是一個時代的玩笑。當然事實上我們共同經歷的東西，一點也不開心，所以在書名開一個故作輕鬆的玩笑。

香港被中國殖民，我們被殖民。一切是怎樣來到這一步的？於是便說到香港被迫回歸中國、中國崛起；中間的社會狀態，是世代下流，經濟停頓；技術上，是互聯網九十年代興起、到了近代在社交網絡協助下，我們出現某種與以前不同的族群意識……這些東西構成我們成長的大背景。之後一切的事情，包括我在書中提及的個人及思想經歷：由泛民那一片小小的激進化開始，到留意議會抗爭，到之後出現本土主義，再來就是雨傘佔領、旺角騷亂……都是這個大背景之上建立起來。中間有很多狂亂和腥血，沒錯，這不是一個美好的故事。曾經有人說，黎明前的黑暗「係至撚黑暗」。那當代的人，就要研究那黑暗、熟習那黑暗，並且學會摸黑生存。究竟有沒有黎明，隧道之外有沒有出口，我是不肯定的，誰能肯定呢？

希望確實已經幻滅。但那希望是別人給的，上一代給的。上一代給的答案，是

期望中國自己走向開放，香港就自然擁有較自由的空間。但這件事現在顯然已經破產。那麼這條隧道只有由我們自己走下去，看另一邊有甚麼。走下去還是不走下去，生存還是毀滅，那是一個問題。不只是政治問題，還是人生問題。

在困頓的時候，我會後悔，墮入黑暗。我後悔很多事情，有時覺得人生如果能重頭來過，也許不涉入這些事情，生命也許會平靜得多。但其實這只是壓力引致的幻覺。因為我就是這樣的人，另一種人生是不存在的。我就是關注這堆事情，我就是對這堆事情執著，感到氣憤、焦慮、悲哀，或者快樂，有時也是會的。當人迷失的時候，總是想找高人去問卜，希望找誰人去帶領。我已經走過那個狀態，我不認為前面有人。在這裏在這個時代生存，就像探索一個無人地帶，過去的理論和經驗已經用不上，只能靠我們自己去走，去試驗，去受苦。這是生命的恩賜和詛咒。

在二零一六年的時候，有一個理大女生自殺。死者留下了兩封遺書，一封給傳媒，一封給公眾。因為死於非命，警察檢走了遺書。兩年之後，死者的妹妹才拿回來，放到網上公開。遺書的內容是這樣的：

呢段日子跳樓自殺的數字很多，昨天一日便有兩宗，社會真的仍未捨得關注嗎？是甚麼令我們的下一代看不見有未來，有希望？

是「抗逆力低」的標籤（編按：標籤），令他們覺得自己的問題算不上甚麼。

一個一個小問題不說，便像滾雪球一樣，把他們壓得透不過氣。一念之間，便一躍而下。你們，都沒有理解過，一件事本來是沒有價值的，是我們賦予的，怎麼不聽聽他們心中那件事的價值呢？不必去認同，但要去理解，去接受，原來有些事在他們心中，如此重。

此刻選擇放棄的我，大概沒有資格說些甚麼，但大眾，甚麼時候才能醒過來？對接二連三的自殺事件，跟對暴政的態度也一樣，先一場轟動，但自覺自己沒有能力改變，然後就變得麻木。這不叫和理非，這叫懦弱；這不叫中立，這叫逆來順受；這不叫理性，叫鸚鵡。腦袋光放在頭裏不加以運用，與跳樓死去的他們並沒有分別，那你憑甚麼去批評勇於承認自己而死去的他們？

我選擇放棄，不是學業壓力大，是這個政權下，我這星斗市民又沒有移民的能力，而選擇離開，是保存自尊和自由意志的唯一方法，在沒能靠社會看到未來和希望。也許你會說我笨，社會發展方式與自己背道而馳就捨棄生命，那我告訴你，至少我有想法，你呢？

P.S. 所用的簡體字，並沒有經正式課堂學習過。（編按：遺書原文為簡體字）
然後就真的自殺了。

上面說得很明白，壓力來自暴政，來自那個叫其只能逆來順受的環境。死是想

保存一點自尊。其實我也有一點認同，因為存活的每一天，也有很多侮辱和磨難。我們看到的每一單新聞，似乎都是講中國人或者特區政府如何通過各式各樣的方法，來侮辱自己。任何有感覺的人，都會覺得如入火聚。我理解。但我還沒死。當然有很多痛不欲生的時候，但我也只是碰巧沒死，而不是比誰人堅強。很多事情，我們輸了，但還未試過贏。有一天能贏，能給這些赴死的同胞在天之靈一個交代，那我們就能放心去死了。

關於那些最黑暗的片段，我無法複述，也無法組織起來，便寫成了一些並沒甚麼價值的私小說，作為某種密碼，收錄在書的最後作結。

二零一八年六月二日

序一：反共是常識，反統是決斷

004

余杰

序二：放手·常識

014

張踐賢

自序

018

香港——花葬之地

01 科舉與選舉

026

02 要「建設民主中國」嗎？問題是有「民主」就不會有「中國」

031

03 等待王師的我們，等到了異形

040

04 除掉「皇后大道東」

047

05 青年自殘學

050

06 家庭團聚，偉大光榮正確

055

07 今天應該很高興

059

08 地厚天高

062

09 成為神的引誘

066

10 粵語是我們的故鄉

069

餘殘的中國

11 見到楊岳橋，保持必要的沉默

076

12 很爽，人血旅遊團

080

13 想起當年的 Rosina

083

14 最高的蔑視是無視

087

15 「愛自由」是羞恥的

091

16 你也港獨了？

096

17 向古人問卦，是不會有答案的

103

18 中史科當然是取消的好

107

迷失在*

世界——權力的籠罩處

- 19 帝國黥面者的宿命——
林心如的剪影 112
- 20 世界命題：反不反華？ 116
- 21 鄧小平——再死一次 120
- 22 論帝國主義，中國是西方的前輩 124
- 23 不搞帝國主義的不是中國人 130
- 24 習近平喜歡王陽明，一點也不奇怪 134
- 25 十四億人這個法器 139
- 26 天朝人的國際觀 142
- 27 劉曉波：現代危機下的
殖民主義粉絲及慕道者 145
- 28 《西遊記》——宿命解題 156

自報家門

- 29 大樹無言 162
- 30 在網絡，我們都失去了自己 165
- 31 如蛇的政治 169
- 32 一旦懷緬 人就會死 174
- 33 寇茲上校與人魔漢尼拔 178
- 34 新聞就是怪物 就是凝視你的深淵 181
- 35 自報家門——前篇 184
- 36 自報家門——後篇 194

私小說

- 悠長夏日的營火 202
- 老樹中的善良之神 222
- 聖牛 242



/ 香港——花葬之地

- 01 科舉與選舉
- 02 要「建設民主中國」嗎？問題是有「民主」就不會有「中國」
- 03 等待王師的我們，等到了異形
- 04 除掉「皇后大道東」
- 05 青年自殘學
- 06 家庭團聚，偉大光榮正確
- 07 今天應該很高興
- 08 地厚天高
- 09 成為神的引誘
- 10 粵語是我們的故鄉

左馬

01-10

01 科舉與選舉

我們一直都以為香港有「政治運動」，有反對派，其實一直都沒有。這個「公民社會」不是由等值的公民組成，而是階級社會，它的頂端是擁有立法會的人，以及擁有議席的黨派。一些局中人也會坦承，知道擁有議席，並不會改變甚麼，但會有錢，特別老實的人會承認：沒有選舉帶來的資源，連公民社會也不會有。那反過來要問這公民社會有多脆弱多虛無？

所以我們對於「公民社會」都有一個由熱到冷的 learning curve。我們曾經熱烈響應七一遊行、六四晚會，以及之後越來越多的各種示威活動。每次抗爭的失敗結果固然更令我們更沮喪更看不到出路，然而敏銳一點的人都會發現，這些活動，由於是由金字塔頂端的人所發動與控制，參與其中的我們，其實談不上個人充權，政客的選舉行情倒是充了電。所以這些活動搞得越多，泛民的選情其實越穩陣，二零一六年非建制派在直選議席一甚至多過親北京派。

他們的仕途越穩固，鐵票越來越鐵，但香港卻沒有變好，越來越壞。撫今追昔，香港人熱烈和應的公民社會活動，究竟是蓄力撼動體制，還是反而強化了體制本身？

這些年來的抗爭出現群眾與大台之爭，從這個階級公民社會的視野來看，其實十分簡單。因為金字塔下層的人想改變那件事，但其實去錯了場合，那些活動，本質上其實都是金字塔上層人的曝光活動、競選集會，因為政客的手段和目的，都是為了維持議席，並無其他。他的整個生命，說的每句話，做的每件事，都是為了這個目標。而「改變甚麼」、「推倒甚麼」，只會為選舉帶來變數。

所以活動之中，底層和下層的參與者，本來就是打算做不一樣的事，彼此的衝突也就是命定的。泛民會派說客、糾察去試圖控制下層人，是不想這些活動出亂，離開自己的掌握。和平展示，是好的曝光，焦點在他們頭上；出了衝突，是不好的曝光，焦點轉到了平民身上。

整件事的問題是甚麼呢？就是當權者用議席遙遠控制了整個有可能出現的反對運動。我們一直以為那一半直選議席，是整個體制之中少少的民主元素。其實真相是，選舉就是香港最大的統戰活動。這個道理就像一千年的科舉，它以極少數的官位和希望，誘騙天下的所有能人異士，耗費精力於科舉考試。一旦有那個考取功名的心，朝廷的底線，就是他們的底線。就算錢和權未到手，心思也已經休戚與共了。

孔乙己只知道回字有四個寫法，但相信皇帝有日會採納自己的救時良策，這個夢幾十年都沒發成，人可能會發一半的癲。這天孔乙己跟酒館的人說，皇帝的特使

昨天來跟他談論天下大勢。為着一個科舉或者選舉的位置，有很多人會想得入迷發癲。沉迷選舉，不只倒錢落海，而且在無形之中，被對方統戰。無論投入多少，都事倍功半，因為在金字塔高層的控制下，所有「公民社會」的活動，都是選舉的伸延，放出去的，最後都是他們收回來。選舉以及它派生的公民社會，說白了只是政權的延伸。

這個機制的運作，可看二零一四年佔領運動。一開始泛民核心還是想騎乘，當一般的活動來搞，是後來催淚彈一射，群眾一衝，衝出了兩條路，一邊是雙學，一邊是旺角群眾。這在後來就是自決派和本土派。這對金字塔的上層，是運動收不了科，而且危害自己的選舉，是蝕了大本，所以他們很快就催促雙學退場，後者拒絕，於是內部也種下了裂痕。

中國出手剝奪自決派和本土派，是來香港平亂。因為以前泛民一向能夠控制住「江湖」，但現在他們控制不住，於是中國要自己出手。而對於被剝奪議席的自決和本土派，就好像那些已經花光盤川，散盡家財上京赴考的進士，臨門一腳被拒諸門外，損失慘重，很難翻身。

看科舉制度和香港，在此情此景，也頗有得着。東晉末年，有一個標榜道教法術的孫恩起事作亂，後來孫恩兵敗自殺，他的妹夫盧循得到一個招安機會，獲封為

永嘉太守。一般人到這一步，也就應該滿足。但盧循繼續起兵作亂，興水兵輾轉廣州、香港等地，甚至遠征現在的越南。有一些士兵在大嶼山和港島停留，成為原住民之一。後來的陸地人視他們為異族，描繪其為「魚人」，是為盧亭魚人。

據說蜚家人是他們的後代。但無論如何，水上人被陸上人和朝廷歧視，無權參加科舉，不能置業甚至讀書識字，則是有史可記。一班人打從開始就被斷絕了進入建制的路，又不能買田炒地，他們就走了另一條路，好像蜚家人張保仔和他的同道，去了做海盜，成為連清朝海軍都過問不了的商业帝國；明國滅亡之後，鄭氏奪取台灣抗清，靠貿易撐了二十一年，日韓琉球和台灣的貿易活躍到清朝要搞焦土戰，推行遷界和海禁。

剝奪政治權利在東亞歷史並非那麼少見。水上人就是長期被排除於體制之外的族群，跟猶太人一樣。當初英軍上岸的時候，傳說有一個叫「阿群」的村民做帶路黨。這些由盧循、張保仔到阿群的故事，介乎於神話和歷史之間的东西，是帝國邊境那一群人的心理投射。

這個故事其實已經唱了上千年，現在還在唱。根據《皇帝和祖宗》等歷史人類學的研究，以前華南的非漢住民，為了「合法」擁有田產和子孫的科舉考權，會偽造族譜，「變成」漢人。現在這個故事也一樣，「變成」中國人，認祖歸宗之後，

就能得到某些陸上的利益。但在圈地運動中，永遠會有人失敗，例如新一代。現在他們連投考科舉都不可能，那麼他們的出路就只有做張保仔，成為各種走私犯，或者阿群。

這些人都輝煌過，只是在陸上人寫的歷史沒有英雄忠烈的定位，可是他們生存過、繁榮過、自由過。而不是成為到了中秋、年關，都沒有再見過他來還錢，那個役役於科舉和文字的死孔乙己。

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02 要「建設民主中國」嗎？問題是有「民主」就不會有「中國」

香港人是否需要幫手建設「民主中國」呢？有人認為道義上需要，這是愛國主義，或普世價值包裝下的愛國主義；有人退一步，認為道義上不需要，功利上也需：因為民主中國對香港的政治干預，一定較專制中國少。第三種是認為，基於中國人多年接受的沙文愛國教育，民主化之後的中國，只會變得更加侵略性，例如在民粹狂熱之下，政客為爭取支持而與鄰國開戰；或者全國人民投票公投，取消香港現時擁有的各種「特權」等等。

第二和第三種應該是現時最多人相信的，但兩種的前設都有問題。在起心動念的一下，就已經拐了彎，走錯了路。我們先要問，甚麼是「民主中國」？香港的理想主義者認為，民主化不單純是投票制度，而是包括自由化的公民社會、有作為監察力量的傳媒、政府和國民尊重差異和少數等等文化配套，所以「民主中國」不會出現欺凌少數民族的情況。

如果說這就是我們心目中最終極的民主社會。那麼其實我們呼喚的「民主中國」，是瓦解中國。因為這樣的民主化一旦出現，今日的中國就不會存在。有民主，就沒有中國喇喇。

因為今日的中國，和之前各個王朝，都是一樣是習慣用暴力來佔領其他民族的土地，而且事後用一套漂亮的說辭去文飾。在遠古至現代之前，中國人稱這種行為是「王治」的擴散，傳播中土文明，這與白人在新帝國主義時期的「白人負擔」說，幾乎如出一轍。中華文明的確是遠古而博大精深，因此它早就發明了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後來的中國人，則以「維護統一」來合理化各種侵略。

「秦皇漢武」在古紙堆中格外風流，是因為秦皇不只「統一」了中原，而且揮軍攻打屠殺嶺南，擴大了「中華」的定義；漢武「通」了西域，將影響力擴散到中國，在朝鮮設了自家的統治機構，是一樣的道理，擴大了中華：正如今日美國在全世界的影響力和駐軍。傳統史書說這兩個皇帝「武功」了得，但其實是指「帝殖主義好」。

今日的中國，繼承了滿清帝國的版圖，也就是滿族人奴役各族人民的場所。東突厥斯坦是她的新疆，圖博是她的西藏，還有西南地區的各個民族；就算是華南地區，其「漢化」都是晚至明代才開始（據科大衛著作《皇帝與祖宗》）。這樣民族宗教成分紛雜的國土，只能通過暴力去維持統一。

今日中共在西藏和新疆設立納粹式的集中營，去改造「邊民」，這種殘暴並非來自共產黨，而是來自自古以來的中華。滿清在新疆的鎮壓，只是今日集中營政策

的先聲。左宗棠在新疆、陝甘殺戮無數，在歷史上也是出了名。滿清「入主中原」之後，建立了一個沙文中國人自豪的大帝國，但這個帝國是不自然、不正常的，要用非常的武力和高超的政治控制才能維持。

滿清不只有軍事政治控制，還在宗教落墨。滿清皇帝文飾自己是藏傳佛教中「文殊菩薩」的化身，配合蒙古可汗是「金剛手菩薩」化身，達賴喇嘛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據說西藏黃教的開山祖師宗喀巴，其實又是三個菩薩的本源。這當然是宗教文飾政治，但揭示了滿、蒙、藏聯盟的本質既是政治聯盟，底下又是宗教聯盟。乾隆信西藏密教，接受灌頂，而且大肆造神，將自己塑造成十方拱圍的佛菩薩。他插手活佛繼承，對他方「理藩」管治，這些在佛教的世界觀中，得到合理解釋，用韋伯的分類，這種宗教權威，使滿州皇帝對藏蒙兩地的統治，擁有「傳統型」的政治合法性。

然而世俗化的中華政權，不具備這樣的宗教權威；西方標準的民主人權自由，固然也是不能提供。軟實力沒有，因此只剩下軍事鎮壓和種族清洗流放等等硬實力手段。

如果恥笑「香港民族」是荒天下之大謬，沒有這回事的，那麼「中華民族」其實也一樣，「中華民族」本身也是偽造的，只是清末時期，為了應付政治現實需要

（要振興滿清治下的中國）而發明出來。兩者都是發明出來的，並非自有永有，並非顛撲不破。「中國」本身就是必須用暴力、非民主手段來維持的聯合體。

復旦大學教授葛劍雄曾經有一篇論文，去嚴格計算中國「自古以來」的統一和分裂時期。從西周到近代，中國總共有2857年，統一時期按傳統算法只佔51%，在葛劍雄的嚴格算法下，則只有33%。所謂嚴格算法，就以清朝為例，我們一般以為滿清有二百多年統一，但其實中間有很多水分。例如初期的南明鄭氏政權，後期香港割讓、俄英瓜分帕米爾高原等等，減去這些，其實滿清立國以來，統一時期只有186年，只有69%時間。

葛劍雄是想指出，我們在教科書看到「統一」是多數，「分裂」是少數；但其實可能分裂才是常態，而統一才是「變態」，是需要動用非常手段（暴力）才能勉強維持。

所以根據理想派人士的定義，「民主中國」並不是單純指投票制度，當然也包括尊重差異、住民自決等人權。所以如果西藏人新疆人想獨立，他們也可以投票脫離你的政治聯合體，這就是民主。那麼中國內部其他富裕地區，又會開始盤算，怎樣才能將錢留在自己本區政府，而不是上貢給中央或聯邦政府；地區的民眾也會開始問，為甚麼自己要接受其他省，語言宗教文化不一樣的官員管治；為甚麼不能選

一個同聲同氣，顧及本區利益的首長？根據「真民主中國」定義，這些都是人民的人權，理應不能阻止，否則就不是「真正民主」。

因此「真正民主」一旦降臨於中國，「中國」就不會再存在——「民主中國」實際上是一個脫離現實的講法。因為今日的中國正是用不民主和暴力才能維持的聯合體，而不是本來就有足夠的自然凝聚力維持的單一整體。

當然中國一旦民主，一旦瓦解，不會永遠四分五裂，可能分成幾個核心，但一定不會再是今日的「一個」。有些人預料中的「支爆」，可能是「巴爾幹化」，會出現一段屍山血海，內戰紛擾的黑暗歲月。我們以為民主中國就必然能帶給中國「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出路，其實有可能只是我們自己的 wishful thinking。民主降臨，中國就會分裂並且互相競爭；一旦大亂，可能香港也無法獨善其身，要應付水電食物等資源問題，要應付難民叩關等等。這是高呼「民主中國」的人沒想過的問題，他們以為自己在呼喚和平，但其實他們在召喚戰爭。

但當然去到這個層面，我也支持民主中國了，我也支持中國人有人權。甚至認為香港人將來的確要積極介入中國，但不是爭取民主，而是鼓勵各地區的人民成立自治區，將中國弱化。中國越弱化，越分裂，才能確保香港的重要性和利益。

中國這帝國，橫跨極大疆土，涵蓋差異極大的各種人群，而且這種差異歷史悠

久。常言道中國人迷信統一，迷信國家要夠強，疆土要夠大，為甚麼呢？意識形態背後，總是在服務一個利益。國土要夠大，要覆蓋不同民族，目標就是為了「發展不平等」。很多人認為中國發展不均，某些地方很窮，某些地方很富，全是客觀發展結果（例如沿海城市多數比較富裕）。

官員又聲稱要改善發展不均衡。但其實發展不均衡，對當權者是大大的好事；大帝國的設立，本身就是為了「內部殖民」，即是統治者自己民族和地區，吸附和剝削其他地區的經濟和人口，導致一種強幹弱枝的發展不公義。不然為甚麼統治九反之地的首長，多數是其他省籍的人？

最近請余杰幫我這本書寫序，他提到一個數據：「孔孟之鄉的山東人『最中國』，也『最中共』。在中共十九大上，山東籍中央委員數量最多，佔總數二百零四個名額中的三十個，高達15%，是每個省平均數的四倍。在地方大員中，山東的名額也最多，共有八人。其次是浙江省，中央委員占總名額中的十三人，地方大員共有四人，兩者都不足山東的一半。這是耐人尋味的、關於籍貫和省籍的『微觀政治學』。」

而繼續微觀下去，雖然「大家都是中國人」，但某些中國人特別高端，有些中國人特別低端。例如疆藏的天然資源被不斷挖走，輸送到東南沿岸，而西邊的中國

人不斷進入這些地方溝淡當地人口。這對帝國而言，並非不幸，而是帝國之所以繁榮的秘密，是「帝國之所以為帝國」的原因，剝削一群，侍奉另一群。

老中國人愛誇耀，說中華民族自古以來愛好和平，就算是鄭和下西洋，也沒有殖民東南亞，其實他們只是看不到大明根本不必花極大量資源去海外殖民，因為她本身就是一個內部殖民的例子，在永樂時期大明的疆域已經橫跨漢人十八省、西藏乃至貴雲地區，中國自古以來就通過內部殖民，來滿足了一個又一個統治者，又何須花盡心力建立遠洋殖民地？

黃子華在九七年前的棟篤笑《秋前算帳》就疑似談過這個問題，大概到今天也沒人讀得出這句話的深意：「中國嘅殖民地嚟邊？中國！」他當時是指「一國兩制」是一種殖民主義，但我們不妨再看遠一點：中國對自己內部何嘗不是如此？我的意見是，「中國」是「一套內部殖民的秩序」。《毛傳》：「中國，京師也」，是「統治者居城之所在」；《詩·大雅·民勞》：「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則是從正面去講述那種權力關係的痕跡。

我們今日不會從內部殖民的角度去看中國古代史，因為我們是殖民者的子孫或者受害者，中國意識的接受者，不會從批判性的角度去看這件事。等於十六世紀得到英王特許權的英國商人，不會認為自己的行為是殖民，之後四世紀以來積極參與

海外擴張的歐洲人，都不會這樣認為。

反省殖民的意識，甚至「殖民」這個字的產生，都是後來的事情。但這件事一向就存在，有歷史以來就有。在「中國」內部，一個最強的國，可以透過武力來得到「中國」的稱號，得到天子的頭銜，於是他得到內部殖民其他「國」、其他諸侯領地領民的合法性。在基督化之後的歐洲，便是誰人得到教廷祝聖，誰就得到部分合法性一樣。

所以「中國」是一種關於「誰人有權統治」，以及大家「為何要接受統治」的政教意識。為甚麼我省可以用你省的資源？為甚麼你可以規劃我省的基建？為甚麼香港一定要花費千億，去建一條根本不會有效果的廢鐵？因為統治者是「中國」，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合法性去剝削其他地區，「中國」本身就代表內部殖民。所以說「民主中國」是怎麼一回事？

是以有民主，就不會有中國；有中國，就不會有民主。歐美經過了民族發明風潮，再捱過了民族發明而出現的腥風血雨，「統一」和「民主」自然是可以並存的。因為「民族」就是「民主」，「民主」的權力來自「民族」。

但中國只是一個「偽裝成民族國家的帝國」，並沒有穩定的民族內涵，因此有統一，就不會有民主，因為中國的領土完整、民族統一，是必須以極大的暴力和額

外資源來維持。

「反過來你呼籲，而且「真民主」真的降臨的話，我很支持，因為這代表中國將會分裂和內戰。」

二零一八年六月八日

03 等待王師的我們，最終等到了異形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主任李飛，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基本法》研討會」發表了一篇官話，主要是重申「一國兩制」之中，香港那一制，是完全從屬於中國，沒有自決或獨立權利，而且

有各種國家責任，例如保障「國家安全」，當中最要害的一句是：

「在認同國家憲制的基礎上，香港特別行政區應承擔起主體責任，主動地將在香港實行的這套特別行政區制度與整個國家所實行的制度相對接……」

眾所周知，習近平在第十九次黨大會修了憲，移除了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憲法裏面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點，是要由中國共產黨執政。兩制的相對接，即是中國不會容許香港有「真民主」，也不容許香港有一刻能夠離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即是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不會有民主；因為中國已經不會有民主路線圖。

一如所料，香港政界對中國官員李飛的「講話」，並沒有真正回應。他們批評中國政府要求小學生看李飛講話直播，是洗腦（這固然是事實）。這就顯示了香港人整體抓不着題旨。

對方是來宣示理論高度的東西，而香港人的回應幾近蒼白。令人感到恐怖的，

並不只是敵人的強大，而是自家人對敵方拋出的意識形態並無交鋒，而這些「開明守舊派」又最喜歡高高在上的品評：港獨沒有理論基礎。

如果我是民主派，聽見李飛的演說，只會感到無地自容。

香港二十年來的政治意識形態，說穿了是主觀盼望中國越來越開放和民主，並等待中國開放香港政權，實行普選。這種被動的等待，有時會在充滿籌款色彩的政治場合上，被演繹為主動的「建設民主中國」，例如每年的六四悼念集會。「建設民主中國」又被演繹為建設香港民主的必要前題，中國沒民主，香港也沒民主。

這些年來，萬變不離其宗，香港政客集體高舉「大家都是中國人」的中國民族主義，符合了中國早期的政權認同要求，但又保留了一定的民主主義傾向，而那就是一個將香港和中國共負一轆的世界觀。

一種對「一國兩制」的全新政治詮釋，經由他主動開口，主動宣示，恰恰就代表了香港正統政治意識的破產——他們期望隨着經濟發展自動走向開放和民主的中國，正一步一步走向極權，本來近在眼前的民主幻夢，至今已經遠得遙不可及。

如果「正統派」的那一套是對的話，對方不會這樣做，也不會把話說明白，連曖昧的空間也不給。對方這樣做了，證明「正統派」八十年代以來的「國情估算」根本完全脫離現實。

良好願望的「北待王師」，又與二零零三年之前中國對香港相對鬆弛的政策「相對接」。而現在中國對香港人有最新的「認同要求」。中國對香港重新詮釋了「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不是分權，香港沒有剩餘權力、任何主權或者半獨立地位。香港是中國一部分，《基本法》的母法是中國憲法，因此香港人，香港特區並沒有任何先天、原生的權力合法性，一切合法性來自中國憲法。所以她已經將所有在《基本法》的框架中玩遊戲的空間蒸發了。無論怎樣詮釋，政治上、法律上，在特區和《基本法》存在的情況下，都不容許將特區和《基本法》弄假成真、抗拒中國干預，將香港當作政治實體來操作的可能。一這樣做，就會被定義為「不符合一國兩制」，等同港獨。

因此「人大釋法」也根本是中國在香港的常設權利，沒有批評「有權用盡」的理據。整篇文章有一句如下：

「要做到尊重國家憲法、維護國家憲制秩序，一個基本前提就要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要尊重人民所選擇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的，尊重內地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

這裏就在國體的選擇上，拒絕了香港多年來善意盈盈的「建設民主中國」。中國說中國人選擇了這套制度，不需要其他。而香港當初由少數人主導了的「民主回

歸論」，就是建立於中國最終會接受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假設——因為中國最終都會進步，所以即使香港「回歸」中國，最終都可共榮共融。而香港人可以在「回歸」之後，在「一國」之內盡量改變中國，作中國一種民主自由社會的模範，等對方追上來。

說得明白一點，是香港上一輩人認為自己可以「和平演變」中國，在中國建設「公民社會」然後迫中國共產黨政改，令他們從「唯一執政黨」的神權退下。所以基本上在香港，政客可以用中國的務虛政治（如六四、關注中國維權者）來代替香港政治，因為他們相信改變中國就是改變香港，而務虛和怠工是可以的，因為對香港的政客而言，真正的戰場在中國，香港不必真正動彈。

然後有很多年的時間，稍有不可預料的對抗行為都會受到各路人馬的圍剿，正是因為香港政治的「規範」一直都是建立於對中國的光明想像和預期。

但中國在經濟起飛之後，選擇了「制度自信」、「專制自信」，至此已白紙黑字正式拒絕了香港能操作某程度自治的默契，也拒絕了所謂的「建設民主中國」。甚至宣示了香港的從政者，要得到中國共產黨的認證，你要先「承認政治現實」，承認中國共產黨的長期執政（等於否定了民主派立宗的建設民主中國），並且不會更改其意識形態。否則就有DQ——取消議員資格——的滅頂之災。

但由於香港正統的政治意識，香港與中國一體扣連。承認了中國的政治現實（即是 99% 人現在的情況），就同時否定了建設民主中國，否定了「民主派」。當然這套「治港新論述」一點也不新，在二零一四年觸發佔領運動的《一國兩制白皮书》已經談得很清楚。

根據中國的意志，香港這套制度的權力，與中國那一制不可能分庭抗禮。香港這一制也沒有主權國家、不是聯邦成員的位階。香港的權力由中國授予，《基本法》不是自有永有，而是來自中國憲法。所謂一國兩制與中國憲法的有機結合，就是改土歸流。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前的「兩制」只是現象而不是永恆。

政治現實很快改變，政治意識卻有一定遲緩。當現實改變了，我們仍然會受到過去的規範所影響。即使香港人以往引以為傲的選舉制度，也被隨意 DQ 毀壞了，但政治上的虛假意識，令我們繼續輪迴。大部分人眼睛目睹真實的中國、目睹它的專制和腐敗、看到她對香港的統治宣言，但他們心底裏仍然無意識地期盼中國局勢會好轉。

因為以前是如此的，香港的政治是從「期盼中國」開始，所以這是一切的底色——期盼。即使他們理智上已經明白了，但無意識仍然是那個認中關社的年代的

人。整個香港陷入一種現實與意識不同步的精神分裂——明明我們是經歷過普選破滅、佔領運動、中港矛盾、騷亂搜捕的香港人，但是我們的精神狀態仍然與九十年代相差無幾，他們仍然會期盼與特區政府「和解」，真心認同香港人不能在球場上噓中國國歌。

跨過了遲緩的意識平原之後，後面是出口還是另一座山，我不能肯定，但我肯定香港當下處於精神分裂，上一層的意識仍然壓着熔岩。沒有希望戰勝，戰敗亦不肯承認。近代的香港人意識，大概可以簡化為一種「高等華人情結」，不論是認為自己沾有英美西方自由主義，還是保存滿清民國以來的中國傳統，都將香港視為較中國先進，想像一種中國等待香港啟蒙的西方／東方殖民者情結。

我並不信仰任何一種。因為事實卻恰好倒轉，香港已經被殖民，甚至被視為簡陋、專制、落後的那一套，現在代表了權力和優勝。本地的有識之士紛紛表示，香港要建設主體，亦必須「知中」。

但有些知中論者是虛無的，他們只是用一種人類學的方式去研究中國，背後可以沒有「用心」和價值判斷。另一種人則認為中國是鄰國（認識上這固然沒錯），所以不用理會。這兩種恐怕都不是真正回應時代的態度。

香港人看待中國，大概需要更加實事求是，不要再用高等華人和假白人的視

覺，同時迴避建設民主中國的道德虛妄，也不要墮入美式「第三世界情結」對中國的盲目同情，而是要建設出一種香港人自己版本的中國學和國際學。過去的中國已經死亡，新生的中國已經來到，那是一個異形、一個不再濫情、一個擴張型的東西，沒有過去的依據，香港乃至世界要應付的新秩序挑戰。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04 除掉「皇后大道東」？

中國有花瓶政協提案，主張要換掉香港的英殖民地名，「激發兒童的愛國心」。政協在部落王共治時代尚且是花瓶，在獨帝時期就更不是甚麼了。例如也有政協建議「復興漢服」，以前有政協建議「回復正體字」，「中央」不動如山自有盤算。

不過，說要將香港興行百年的「皇后大道東」改成「毛澤大道東」、「人民大道東」之類，我很贊成。一個人的靈魂已經死亡，還留着肉身，就是煉屍、一具用來展示的臘肉；一個城市已經易手，還留着以前的事情，只是用來騙人說那雕闌玉砌猶在。不如面對現實，以後邀約他人，說「我們在人民大道東見」，好過偽裝我們還在香港。不然甚麼叫殖民，甚麼叫易幟。

日本皇軍佔領香港的時期，香港的街名也要改名，例如上述的皇后大道改作「明治通」。當年香港人還真的相信中國，說甚麼除了國防外交、換一面旗幟，其餘一概不改。他們不讀甚麼叫「東北易幟」，或老國粉視之為中國統一的光榮，而不察共和前期必要的長期分裂基礎，在當年夭折。易幟就是變天，人民大道君臨。

大部分香港人到了今天，仍然自我欺騙，認為香港仍然能抱着一具叫作一國兩制的老屍老臘肉過世，日日高呼老屍好嘢。大部分香港人都在真心的含糊之中過

日子，他們既不能接受心悅誠服地做「現實意義上的中國人」，又不願意清楚地否定中國臣民身分，追求獨立。一國兩制乃至之後的永續甚麼的，是甚麼呀，就是一種含混的認為中國統一，以及香港人的身分人權資源自由，可以兩全其美地一齊完成。

留戀已經失去靈魂的肉體，道白了就是「戀屍」；香港公民社會既不願做現實意義中國人，又反對港獨，泛民的時代精神就是戀屍。

現在明明是前者完成，後者為代價，他們裝作沒事兒沒事兒（京腔），裝作歲月仍然靜好，並且引導出一種永續不變的政治生活想像，那就是建基於「老屍好嘢」的假設，繼續做建制的花瓶，做永遠不會影響到大局的議員和壓力團體，遊行、簽名、反對，並且嚴厲鬥爭任何「超出界線」的異端、後來者、年輕人。

就算是經過了這麼多「直接管治」，他們還是繼續走老路。被DQ了議席嗎？找其他人去選吧。然後這些競選工程，又是說回老話，希望找長期粉絲投票支持，送回他們入議會出糧就算。然後到了「重奪議席」的時候，就是民主勝利，之後繼續回去過好日子，繼續做中國香港人。

至於書店老闆被擄走、港獨論者被剝奪選舉權、社會活動被老屈暴動然後入獄之類之類，乃至大敘事的「香港永遠不會有民主」，這宿命，當是不幸吧。不提就

算。然後大家看着「皇后大道東」的路牌，心裏仍然覺得安心，一切未改，勃發一股「港英時代」的思古幽情。

所以改成「人民大道」不是不好，而是非常好、大大的好。新路牌日日見到，日日篤口篤鼻就好；溝通混亂、各種不適應不習慣，越大越好。為甚麼你能這麼習慣呢？為甚麼你就能那麼風流快活呢？為甚麼你們欺騙自己的能力可以那麼高呢？這倒是將那些痛苦、狂亂、不適應、存在的焦慮，只留給了極少數的我們。

我支持共產，我支持將這種苦果端到所有人面前平均分享，不然中產還在海怡半島過他們的中產好日子！不然他們還在要求退稅、反對派錢，這不是中產只求自己繼續中產、港英遺民繼續做港英遺民的自私和駝鳥？我不會反對這類政協提案。懷着痛苦，我支持、我舉腳、我和議。

二零一八年三月四日

05 青年自殘學

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喪子，權貴群起鞭撻其他學生「趁機恭喜」的時候，其實又已有兩個年輕人自殺。一個廿四歲，一個十六歲，都是跳樓。

由二零一五年到現在，已經超過七十個學生自殺，每一宗都那麼慘烈，不過香港的權貴從來沒有着緊過。他們甚至經常批評學生脆弱、捱不得、欠缺生涯規劃。權貴說這些的時候，社會上的正氣君子們，也從來沒說過他們一句冷血涼薄；更不要說開記者會譴責，在報紙上批鬥。

有人問，為甚麼香港青年不斷自殺？這真是一個大哉問。解釋到這個問題，你會看到香港的「時代精神」。如果你想知道香港青年人或者大多數的香港人，正面對甚麼境況，可以去有一套叫《洋腸派對》(Sausage Party)的動畫電影。

雖然這套片充滿色情笑話，但它其實在探討一個嚴肅的主題——當神話和典範破滅之後，人要面對如何的恐慌。《洋腸派對》的角色是一班食物。例如包、洋腸、墨西哥脆脆、香口膠等等。他們一直都在超級市場等待人類買走。這些食物相信自己已被買走，會進入一個美好世界。雖然不知道是甚麼，也沒有食物回來講述之後發生甚麼，但總之未來是光明的，沒甚麼好擔心。

之後，一瓶芥辣醬發現了「真相」。人類會將食物切開，煮熟，食落肚，在廚房中極為殘酷地對待他們。於是食物的信仰破滅，陷入恐慌。當然主角是一個精神上的強者，他收拾心情，帶領伙伴，在超級市場找尋出路，最後聯同其他食物對抗人類。

這是一個充滿後現代或者克蘇魯神話色彩的故事。食物心目中的人類，是超然的神，但食物後來發現，神不一定是仁慈的神，神可以是殘暴的；現代世界的人突然發現，神的律法不再存在，一切都是夢幻泡影。過去我們一直相信的東西，一朝破產，那不是人人都受得了的。

在片中，很多食物得知真相之後，不是拒絕接受真相，打算回到貨架等待下一輪人類採購，就是發癲和自殘。

香港年輕人面對的處境，是香港經濟下流、互聯網造成的資訊流通和心靈早熟交織的複合戰場。香港年輕人要面對世界聞名的激烈社會競爭，而大人告訴他們，捱過這一切，會有回報，或這一切是有意義的。

但香港青年不用長得很大，就會從各種途徑得知真相——原來捱過這一切，你進入的只是另一個地獄，甚至是更深的地獄。當他們陷於教育制度的激烈鬥爭，卻發現將來等着他的，是償還學債、朝九晚五，但難覓立錐之地，始終無法獨立的命運，今天的受苦就變得毫無意義。

等於一個信耶穌的人，在極端歷史時期可以忍受獅咬、迫害、釘十字架，是因為他們知道苦難會終結，苦難有意義，最後也有回報。就算是恐怖分子放炸彈，心裏都是想着七十二個處女以及天國的模樣。香港年輕一代已經知道了一切，通過客觀的薪俸、物價數字，大家已經明白生活將會如何。

神話已經幻滅，但一天在教育制度之下，還是會被迫不斷競爭和比較；他們聽得太多官商勾結的例子，努力就會有回報的神話，也幻滅了。香港人以為中國人是溫良恭儉讓的神話，也因為自由而幻滅了；香港人以為放下前塵，認祖歸宗，學做一個中國人，自己的自由和人權就可以保住，中國還會容許你雙普選。這個神話也破滅了。

有些人會否認這破滅的虛無，說要回到貨架與「中央」保持溝通，這些人通常已經有點年紀，已經失去生命的敏感，這是他們的福氣。有些人不會受得了這蒼茫大地的實境，因為他們年紀太輕，生命的靈氣和觸覺猶在，他們很快就明白了狀況，而且無法欺騙自己。無法欺騙自己，那一切就濃縮在一剎那，to be or not to be，無意義的生存，要繼續還是到此為止？

並非青年人特別脆弱，只不過他們首當其衝，故而特別反映在群起自殺的社會事實。香港的教育改革，正是令規範瓦解，令學生和老師一齊迷失，令教育和生活

失去意義。所以他們的自殺行為最廣泛。相比起來，利益和規範不受政策影響的群體（例如家長、官員、公務員），就完全沒有心理問題和自殺案例——因為既得利益階層的典範、神話、心靈、方向感，在這二十年來基本不受衝擊。

為甚麼本地大學生大多言談本土、高舉港獨？因為他們是飽受神話和規範瓦解的痛苦的一群。大學裏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普通話授課語言、中國「內地」交流要求、中文班學簡體字、普通話畢業要求、權貴叫他們不滿就移民、要求他們去中國就業、大學高層表面上仁義道德，但實際卻四處吃人……這些事物，是一套與他們一直契合和擁有的「香港性」完全不磨合的異體制。

舊日的神話破了產，所以他們要通過其他東西重建自己的心靈秩序和心靈歸宿。這些東西可能是民主、獨立、學運、或者其他「對抗」。無論如何，這七十多人的自殺，雖然每個原因都不同，但終究有同一個大背景，社會急劇轉變，指引和秩序匱乏。冰河時期一來，恐龍都死了，不是恐龍特別脆弱，而是牠們根本適應不到突如其來的大氣候轉變。

在死境之中，才感受到生命的輪廓。「意義感」和「秩序感」令人活下去，失去它們，生命多一刻都嫌長。嫌命長，就極痛苦。

香港正受到殖民，不公不義的事持續發生，善惡這個最基本的倫理典範早已崩

潰。反對國民教育的時候，曾經有一個標語寫「細個教我仁義禮智，大個要我埋沒良知」，當你了解到這個事實，學習又有甚麼意義？既然學習無意義，學校的痛苦又更難忍受。

我不能假裝樂觀，肯定的是，年青人還會繼續自殘，因為我們活在一個老一輩對年輕人極不耐煩的社會，在一個老年人會聯合起來動用社會資源批鬥他們的社會，在一個老年人對年輕人實施暴政的社會，在一個老年人一有問題就叫年輕人滾的社會。直至我們建立到可以令人依靠的新秩序、新典範，一種他們願意委身的身分和歸宿，直到他們在社會找到生路。在一個所有「運動」都被輾碎的現實中，自殘可能真是香港人體驗「主體性」的極少數機會。自殘當然不好，但自殘背後都有一個機制和來歷。

思索死亡，令人通達。但入了死境的人，未必有能力走得來。若有倖存之花走出來，也是理所當然的扭曲。所以他們會憎恨、他們會奮鬥。抱歉他們是求生的動物，的確不是那麼溫良恭儉讓。但動物求生的咆哮，好過比起眾多德之賊站着說話不腰痛；動物求生無口德亂叫，好過酋長用刀叉食人，就扮道學先生，大言炎炎誰是錢穆、引用曼德拉甚麼甚麼的。

06 家庭團聚，偉大光榮正確

「家庭團聚」這四個字，本來應該很溫馨，現在聽來難聽過粗口。是的，出動這四字真言，不論是政府、社福界、宗教界、社運界，都沒有不跪拜的。

所謂的「家庭團聚」，大多是指香港老男人在中國娶了老婆，然後申請她們來香港居住入籍的一套制度。由於是「家庭團聚」，所以「新移民」和外國移民，排的是兩條隊，新移民是最沒有審批的。

很多中國女人貪圖一個來香港的機會，欺騙香港老男人，來香港之後另結新歡，謀取老人公屋。《壹週刊》以前是不做這種故事題材的，影響族群和諧，現在卻也突然深入淺出，說一個李姓香港老人，竟然有過三段「涉中婚姻」，第三個老婆，來香港為他生了一女，就聲稱與老人性格不合，聯同香港社工申請綜援和謀奪公屋。題為「娶大陸妻悲歌」，真是一個可歌可泣的悲劇？

其實有甚麼慘呢？老人甚麼都不是，僅憑着天賦的香港身分證，天賦的國民福利——那間香港公屋，就出入中國自如，娶過三個中國老婆（如無理解錯誤）。據片段說，老人是一個清潔工人，是低下階層無疑。他為甚麼去中國娶老婆呢？

據說娶嫁是人權，但請不要強辯一切都是童話故事，愛情超越地域之類。男女

之情也是最現實的。每個人得到的都是市場上議價的結果。如果有條件的話，為甚麼老伯不是娶新垣結衣，而是去惠東娶老婆呢？那就是他的條件所致。

老生常談，這個惠東女人貪圖香港李伯伯精壯結實，還是他貌如潘安？他不過是代表一條進入香港福利網的門匙，如果不是這種身分，憑他自己，恐怕連惠東女人都不會理他。這是他們的交易。老人投訴自己被出賣，很好，這是沒人應該可憐，因為他自己起碼有了一時快慰，香港倒要繼續付出空間和福利去養人，何止不會同情，沒有暴怒，已經是一點冷漠的修養。

今天伯伯大吐苦水，但他當初也想過這些，「我同佢講得好清楚，我年紀大，你千萬不要害我。我哋結婚，如果你到香港後同我離婚，你就係害我。」那就是將自己的要害放在別人手中了，當初他不也是博一場嗎，哪管身後洪水滔天。

在這種瓜分資源和機會的遊戲中，男人和女人都沒有無辜的。找一個發泄性慾的方便對像，拿香港整體來做代價和擔保，如此而已。就因為非常方便，所以香港的人口不斷膨脹，而這種與殖民無異的清洗，卻也因為「家庭團聚」四個字而長期在封印狀態，不能討論，並且產生了一條龐大的產業鏈（如故事中的社工），已經尾大不掉。這些新移民及其後代，就產生了改變社會和政治意識的結果。

現在一些政治工作者開始喊痛，說自己怎麼也改變不了這些新選民，令他們失

去了以往的多數優勢。這就是他們支持的「家庭團聚」、「天賦人權」。

以這個角度來講，這個好慘的老人，是不是香港的出賣者呢？他無法在香港找到伴侶，這是他的不幸，於是他將自己的不幸轉嫁給香港，以很方便的方式解決了，等於外賣麥當勞，製造了膠袋，後果由大家一起承擔。所以這些年來，香港老男人前仆後繼，將他們的後果帶來給香港。

因為這是一個囚犯博奕，先出賣人的，會有好報。去娶一個中國老婆，對方來到之後，是安分還是出賣，老男人都賺到了自己的那份，其他的只是由香港人集體收拾和結帳而已。不吃白不吃，中國廚房，食咗先講。

老實說我恨老男人還多過中國女人。中國女人只是憑着本能去尋找水草，就好像匈奴人四處遷移一樣，符合動物生存本能。老男人就不一樣了，他們取了大自然的便宜，卻不知感恩，認為自己是故事中唯一被出賣的人。雖然只看到自己的悲傷，也許又是他們另一種幸福。

有人會說，娶老婆和繁衍也是人權，力有不逮，退而求其次，不應批評。是啊。男人這東西，一旦沒有女人的時候，性情就會變得古怪，小則可能成為脾氣古怪的麥當勞叔叔，重則可能成為歐美現在流行的毒撚恐怖主義者。現在他們叫自己做 INCEL——involuntary celibate，非自願禁慾者，在加洲和多倫多，已經出

了兩個四處開槍、用車輾死途人的烈士，他們的犯案動機是，女人都不和他們在一起和上牀，令他們感到被世界拒絕，他們要報仇。

沒錯，每一個社會也許都會有這種弱勢，而這種弱勢可能會持續很久。好像一種長期頑疾，終身難以痊癒。羅湖橋以北卻是一個神奇世界，那裏有很多溫泉可以治好老男人的病。美國人和加拿大人，卻竟然以悍烈的方式自爆而死，而不是去墨西哥或者南美洲找尋價廉物美的少妻，實在太過自食其力，太過古典自由主義，何不學香港魯蛇將禍患轉嫁給社會呢？

說到底，我寧願被谷精上腦的老男人一槍打死，成為那些恐怖襲擊中的死者，都不願看見四周都是他們帶來的中國女人，還有她們那些天真爛漫的小朋友，穿着本地校服，說着流利的「漢語」。他們背後還跟着一票社區主任、社工的影子，人強馬壯，而我們喊甚麼民主，一點意義都沒有，那是別人的地方了。

這種改變越是生氣勃勃，越是恐怖，還是一槍打死我好過了。老男人也許有着失戀少男的心，但就算他最後失去公屋，甚或流落街頭，他不用捱很久，不像我們，老人就是有這種好，無論做了甚麼，都不用受很久的罪。

07 今天應該很高興

農曆年初一晚，去了旺角夜市。說是夜市，其實主要就一條街的熟食攤販，彷彿太平盛世。兩年前有一班香港人因為要保護小販，而跟警察衝突。後來這件事經由政治定性，變成了「暴動」，一輪大搜捕之後，近九十人被控，有些已經坐牢，少數流亡海外。

事情之後引發了很多眩目的政治變化，容易令人忘記，這場騷亂的起因，只是為了爭取香港人能夠在新年自由在街上買賣熟食。香港的「公民社會」喊「爭取民主」很多年，而實情又是大多數人都不願意付代價。二零一六年一小撮香港人付出如此慘重的代價，才成功爭取夜市不受打擾。大概是怯於眾怒，政府不敢再派食環署來鎮壓封鎖。

騷亂之後那一晚，我也到過同一個地點，人山人海、生意興隆，一點也看不出一日之前發生過甚麼。當然兩年之後的今晚，夜市還是一樣。但這個成果，大概都與兩年前的那一晚脫不了關係。我們都在享受那血的滋潤。有人說大家都在吃人血饅頭，大概不假。小如夜市自由，大如民主實施、國家建立，都是後人食前人的人血饅頭，不論是感恩還是遺忘、在意或者無感，機制都如此。

已經不是陳義高如民主人權，不過是為了一點街道不受過度管理、新年大家開心下，都要付出如此代價。那麼要在這裏爭取更多，要付出的代價又要乘多少倍？也許泛民政客比熱血青年聰明，他們早就看穿了這一點，所以全職扮工，裝作爭取，但其實不過為了十萬元月薪，過界的事，他們絕對不會做。所以兩年前那一晚，幾乎所有政黨不論政治光譜，齊聲譴責，只有大專學界和極少數的社會名流站在抗爭者的一邊。政客當然沒有需要改變，我倒改變了，我學會對他們冷漠。

二零一七那年我沒去夜市，不知道這個變化是從何開始：今年看見很多檔主是南亞人。我當然不會認為，這反映香港不愧為一個「國際都市」，連夜市都有各國人士擺檔參與（OK我承認我看見一檔是白人）。他們大概都是有組織、集團式，他們也會用廣東話叫賣，至少這一點好過那些死都要講普通話的中國遊客。

現在我突然想，這些南亞人知道兩年前的事嗎？他們會不會知道，這裏小小的安樂，除了因為中國人都回國過年之外，還有兩年前那班人，用自己的自由留下了一點祝福？他們會知道梁天琦嗎？李倩怡呢？還有兩個流亡海外，還有無數的人在柵欄之後。其中一個，他家中被搜出一百粒偉哥的事，恐怕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水落石出。這是說笑。我發現我從來沒跟他們談過政治。有一次梁天琦去了外國，代過他做一次節目。那時他還未被人DQ，現在回想，應是準備選第二次立法會的那個季節。

節目之前，跟那位已經跟偉哥扯上關係的「偉哥」聊了一頓飯，其實都沒談過太多自己，大概就是一些身外的玄談，甚麼尼采、外星人之類。之後好像就沒再聯絡，每個人都越來越忙。跟他的拍擋最後一次通訊，其實是在大公報事件之後，他最後一句話是「明明我嘅專長就係9 u p 政治」，那好像已經是他被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之後？擅長一件事是祝福，專長被專門地禁止了，便是詛咒，每一秒都是折磨，就算之後「繼承人」憑其祝福，輕易勝選也好。場外止步的一刻，就已經被捲入無窮的黑暗。

現在我偶爾見到網上有些正經八百的蠢人談論這個人物的功過，我覺得夜市南亞人的沉默似乎還比較好。冷漠吧，今天應該很高興，不是所有人都配憂國的。不理會，好過蒼蠅嗡嗡不停，嘗試對自己領域以外的事物發表意見，愚蠢地就他們是否「原諒他」發表偉論。

當然兩年以來，也有很多蠢人發表過太多關於整件事的痛心疾首。可是你看這些高興而少有自由的人民。雖然開出這個局面的人，已經無法在同一條街道出現，但他們的缺席莊嚴而肅穆。

二零一八年二月十七日

08 地厚天高

如果想從紀錄片《地厚天高》找尋政治問題的答案，無論是本土派或者「泛支黃左」（泛民、支聯會、黃絲、左翼），都不會如願。

泛支黃左看到的是一個人性和脆弱的梁天琦，沒有談到港獨、時代革命、主張甚麼、相信甚麼，而是進入其深層的情緒回憶世界，這樣的取態，令一心入場看完然後大肆批判其政治主張的泛支黃左，頓覺使不上力，其中一些憤怒的少數發表高層次的電影批評：電影去政治化，洗白梁天琦，看似中立但實質是為本土派張目，哼！

但如果你是本土派，這部片也不會令你高興。你不會找到強化信仰的遺跡，你看見的也不是領袖身分的梁天琦，而是有自毀傾向的梁天琦。作為一個領袖，他說自己不是英雄，不是矯情的正言若反，是真正的在毀滅自己的形象；承認自己懦弱、不再追求港獨、負了選民、承認現階段不知能做甚麼——這些老實過度的說話，是人的說話，而不屬於領袖。

一個領袖總是慣性說謊，並且欺騙群眾，令他們成為那望梅止渴故事中的士兵。領袖都戴着裝甲，收藏自己脆弱的那一面。梁天琦似乎沒這個意識，他最多只

是隱遁消失，出來說話時每次都是拆自己台。

《地厚天高》沒有系統性、學術性地討論政治，不代表它就是「去政治化」。一些人不懂用心看電影，因為他們帶着準備文藝批判的腦袋、帶着認為本土派搶掉自己大台的偏見和怨毒入場，因此他們一定與文本失諸交臂。

《地厚天高》最珍貴的地方，是補遺了梁天琦在加入社運組織之前的「前傳」——抑鬱和治病令他參與政治，在雨傘佔領之中「感到生命充實」的弔詭——這其實是反映了新一代人普遍的政治參與第一因：這也許是一個「不方便的真相」，但的確如此——我們大多數人並不是首先在理性上認同了某種崇高的價值，而去實踐追求，而是首先因為對生命的空虛，有過度的敏感，而陷入抑鬱；並且在政治氣氛中得到啟蒙，得到充實，而被動也同時是主動地捲入這個浪潮。

但政治是真的只會折磨人，令人加倍不快樂，加倍地食麥當勞。但是政治又好像令空虛的生命、空虛的世代，在廢毀的大地上，長出一點有意義的果子。它令人不在乎代價，為了自己有一刻自我實現。這是自私嗎？但實際上每一個政治領袖，都不是聖人，只是人。

你說大地上的抗爭者，是不是一定對自己的「理念」理解透徹、至死不渝？不會，也不必，他們只是在特定的時間做了特定的事，而旁人後人將他們分類、標記、

詮釋和解讀。那是梁天琦一個人的故事，也是這個時代的青年群像。

有人搞政治是為了斂財和去旅行，有人是為了做中產，也有人是純粹來毀滅自己。那第一因是不是因為政治呢？那可能只是出於某種病狀、某種心結，不是那麼崇高、不是那麼集體，而是因為個人原因，投入那滔滔浪潮和烈火。

第一次知道梁天琦，是在一個網台的飯局中。當時我知道黃台仰，而梁只是黃台仰的拍檔。之後這個名字突然上晒報，黃台仰變了黃瓦全、台偉哥。時勢很紛亂。旺角騷亂的事件迅速進入司法程序，他們都不披露當晚的事。我是比較邊緣的人，只是一直觀察。我的生活也隨着他們崛起和參加補選，而進入相當癡狂的狀態。

顯然我和他們並沒太多現實交雜，只是我們很多人，真的很多人都投入那一次，當然也是為了自己出一次氣。那是為了反對暴政，當然；泛民主派長期對異議打壓批判本土派，當然也想吐氣揚眉一次；在那一次之後，我懷疑我們還能不能對一件事如此全情投入。

在那之後還有一次立法會選舉，但那已經不是同一回事，那不過像是收拾這些年來開了的頭。直至那一年的夏天，梁天琦和陳浩天被取消參選資格。香港的半直選遊戲，正式 Game Over。

當然很沮喪。政治的路貌似已經封死，凜冬將至，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無意

義。地上有白骨，也總能鋪成一條路；但是這一切消失，我們又會變回抑鬱，變成夜晚不斷食麥當勞的肥仔。後來當然也發生了很多事情，不同的戰鬥繼續發生，戰鬥是辛苦的，總有一些時候，所有疲倦和傷患都一次過跑出來，精神也會不斷的蛻皮和進化。

我開始厭惡這一切，當然也包括捲入這一切的自己；回想一年一年來的自己，想到自己做過的錯事。青春是甚麼？問的人自己也不再年輕了，在同一個話題，我們已擲去自己不算值錢的青春；但不在這裏待，又能在甚麼地方待？如果事情再來一次，大概還是這樣選擇。不這樣做，又能如何？

不知道他們現在怎樣了呢？不論是走佬或者沒有走佬的人。現在還是很多青年自殺，連遺書裏都在談政治，說自殺只是想暴政底下找一點不受侮辱的尊嚴。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初稿

二零一八年六月十日 增改

09 成為神的引誘

人在苦難之中，特別需要先知和神。我以為救世主是天生的，但現在我知道救世主是後天形成的，是絕望的人民製造了他，是民眾簇擁而成的。

救世主站在歷史的高點，但他們本來只是凡人。他們不知從哪裏得到一些偉大的念頭，很大的誘惑，它誘使凡人變成被選中的小孩。一旦在腦海中種植了這個念頭，就拋不開了，即使刑場在眼前，可能逃得脫，但救世主有了莫名其妙的堅持和包袱。

岳飛接到那十二道金牌，最後回京受刑；耶穌知道自稱救世主會引來官兵搜捕，那一刻他們是偉大，也是虛榮的，因為他們將整個本來不屬於他們的天下擔戴在肩上。為了人民，為了支持他的人，凡人自己被自己迫上了十字架。

小時候看馬田史高西斯的《基督最後的誘惑》，設定上，片中的耶穌就是救世主，他知道上帝為自己鋪了一條釘十字架的死路，他最終極的誘惑是「成為人」，成為一個普通的男人，娶老婆，生小孩，然後自然老死。現在我會將這個故事反過來讀，人最終極的誘惑，是「成為神」。一旦有了這個念頭，就不可能回到日常生活，沒有退路。寧願偉大的死，也不願苟且偷生。

人是求生，神卻求死。救世主自己是矛盾的戰場，他有求生之心，但卻自覺不能有負天下，受刑又是痛苦，卻又自我克制着逃生的本能。當然這種凡人沒有的矛盾，有時也會賦予這些人神性。

但英雄氣短，是物理之必然。項羽不會回去江東，因為他太虛榮，太不可一世。他不可能接受自己回到那個卑微的敗軍之中。項羽是典型的救世主自囚例，他不是真的沒有退路，只是他的心容不下。項羽是貴族，是強者，有自己的人民支持，但這些艷麗的光環，一步一步將他推向死路。

沒錯，項羽留下了傳奇，但這值得嗎？不知道虞姬有沒有問他這一句。但英雄只有一擊，雖然震動天下，卻不會捲土重來。臨上十字架，他覺得自己不能回去，反倒將釘十字架當作自己的使命，一旦有了使命，便是千軍不能移，萬民獨圍觀。

在猶太行省乃至整個帝國，隨着傳奇和「福音」的流傳，當年死在十字架上的木匠之子，慢慢成為了神，群眾的手影像壁畫一樣風化，只剩下神降生的神話。耶穌是遭釘死的，但也是死於自殺，因為是他自己選擇被捕。

涂爾幹論自殺的幾種類型，表面上救世主們的死，是「利他型自殺」，是殉道，例如希望自己自殺，可以換得部眾有機會獲善待；而木匠之子認為一人之死，可以換取整個世界得救，那當然更是利他型之極點。但神是由人變成的，利他型自殺的

原點，可能是另一種原因，也許他們本來是「失範型自殺」，即是一個社會正在解體或劇烈改變時，無法接受和適應時的虛空連鎖。

木匠之子誕生時的猶太行省，鎮壓頻繁，先知賢士不斷被殺，官家不斷冒犯猶太人的宗教活動；在福音中看來知書識禮的彼拉多，在歷史中其實是一個酷吏。由於作風強硬，猶太人經常暴動，又遭血腥鎮壓和處死。這種社會氣氛，肯定令人痛苦和迷惑。作為上帝的選民，卻落得今日的下場，為甚麼？為甚麼？好像那些得知自己身患絕症的人，當他們一問「為甚麼」，前面就只剩下瘋狂了。

人的價值和希望解體，人就找尋更高的東西代替。神是盲目的，好像馬場或戰場上的馬，蒙着眼，看不見四面八方的動靜，才專心一意的跑。凡人的神也許只是一個被蒙蔽而強大的人。雖然他跑得很快，但就是這一段路而已。耶穌釘十字架的時候，有兩個犯人一同受死。如果他們如實觀之，一切會否更加真實？但也許另一方面，他們又需要那種更宏大的光輝，支撐自己忍受不可承受的痛楚和虛無。

也許魔鬼是神的母親，魔鬼要是與凡人為敵，祂會慫恿凡人變成神，抱着一個執念，被世界折磨，走一條留下神奇傳說的不歸路。

10 粵語是我們的故鄉

香港網民發現，教育局向全港小學派發的多份普通話課程資料中，有文章竟然說「粵語不是香港人的母語」，引起網民極大反應，因為粵語是香港人的母語，應是類似太陽從東方升起一樣的共識。

該篇文章題為《淺論香港普通話教育的性質與發展》，作者是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心榮譽專業顧問宋欣橋。宋欣橋其實是畢業於北京大學，主修中文系「漢語專業」。文章稱，普教中（在香港用普通話教授中文）會引起爭議，是因為大家對「母語」、「中文」、「普通話」、「粵語」等概念「缺乏準確理解」。

宋欣橋的文旨在於要解構「母語」這個概念。宋欣橋認為，香港人主要民族構成是漢族，所以漢族的母語必然是漢語，而廣東話／粵語只是漢語的一種方言，所以宋欣橋認為，「香港人以粵語為母語」並不準確，最精準的表述方法是：香港人的母語是漢語。反過來說，文章隱而不發的結論則為網民大吵特鬧的：粵語並不是香港人的母語。

這裏可以看見的，是帝國對屬地的政治再教育，是對語文或廣義教育的再政治化。這篇文的意思是，粵語並不是一種專屬於「香港人」的孤立語言，而是屬於中

國的一部分，屬於漢語的一支，因此汝等不應抵抗普通話教育，亦不應反對普教中。在中國的政治世界中，普教中和粵語都是漢語，主張教師不應在潛意識中覺得普通話是一種「外語教育」。

文章當然是為普教中鳴鼓開路，但它最細緻的地方，是試圖消解「粵語是母語」這命題，消解「母語」這個概念。但問題是，即使視粵語為一種方言，那又為甚麼不可以是母語？香港人的母語和「國語」，如果是一種方言，而非中國奉為正朔的漢語，則隱含着中港實質上有差距的事實。而這是中國官方極力希望「修正」的。在羅馬帝國之下，法蘭西地區的人講法語，德意地區的人講德語，長此下去會怎樣發展，可想而知。

按照一般的常識，一個人一出生由父母傳授的，他第一種用來思考和溝通的，就是母語。在香港，大部分人的母語，構成他的世界的語言，是粵語，一種與普通話有系統性相異的語言，這就造成了一班「天生」與中國人語言和內在世界都不一樣的異民。

這種差異甚至比起台灣要大。雖然台灣有獨立的政府和軍隊，政治認同亦與中國人大異其趣，但畢竟大多數人（特別是新一代）說的「國語」，說穿了是同一種語言。因此即使香港已經被回歸，國籍變了中國人，甚至他們的政治認同都歸屬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他們的母語是粵語，天然地迥異於中國人，在香港人和帝國之間，有一道無形的牆壁，這道牆壁造成香港人懷有異心，「人心遲遲不回歸」，這是中國上下的共識。

宋欣橋這篇文章，是一張帝國通函。對帝國主義的中國來說，不會容忍香港人生來就有一道抵抗中國的語言屏障，如此香港就擁有了史達林所定義的「民族」條件。他說：「民族是什麼呢？民族首先是一個共同體，是由人們組成的確定的共同體。這個共同體不是種族的，也不是部落的……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着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

如果從這個社會主義視野下的民族觀去看，就可以反過來對中國對港政策清楚了解，包括已發生的和將發生的。在史達林的早期定義下，民族就是「共同語言、地域、經濟生活和心理」，所以中國的對港政策，最大目標是為了拆除香港可能成為一個民族的條件。

共同語言，用普教中、貶抑粵語和母語是普通話的人口輸入來摧毀；共同地域，則用大灣區（鼓勵香港人向內陸移民，離開香港）、各種建基增加中國人在香港的數量來達成；共同經濟，則早自二零零三年的CEPA以來，已經融合；至於

共同心理，大抵是用各種文化產品（影視、Apps、用詞、交易機制），以及吸納香港的文化人材，例如電影人、文化人來進行心理融合。

拿着史達林的論文，就好像戴了眼鏡，對於中國在香港的統治，突然就清楚了。基本上中國在這裏的政策，沒有一項離開這個藍圖。包括這些教育政策的倡議和執行，經濟文化政策，甚至看來中性的基建交通，全部都是執行一場隱性的、針對香港人的民族清洗。

其實類似的「網民發現」，在幾年前已經發生過。當年網民又發現教育局的網頁中，出現一句「廣東話……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遭民間狂轟，最後教育局道歉。所以母語、語言、方言這些概念，說到底並不是事情的深層。在這方面，我也是唯政治論者。所謂方言還是語言，是「一種語言」還是「漢語的一種方言」，只是看哪一方拿着槍罷了。

羅馬尼亞旅法文學家蕭沉 (Emile Cioran) 說：「我們的祖國並不是我們所住的國家，而是語言。請別弄錯，我們的母語才是真正的故鄉。」希特拉從反面說出了語言的民族性：「要消滅一個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消滅承載它的語言；要消滅這種語言，先從他們的學校裏下手。」當你在說粵語，或者台語，或者藏語，維吾爾語，即使你心裏確實擁護中國政權，但實際上你

也是一個民族論者。

很多人覺得維護香港獨特文化，與政治港獨不同，中間有迴旋空間。但實際上兩者都是殺頭的買賣。說粵語，就是隱性港獨。中國現在是這樣看的，政治現實是如此，我們也不妨這樣看，要用民族的心態來看自己使用粵語這種行為。

二零一八年五月五日



/ 餘殘的中國

- 11 見到楊岳橋，保持必要的沉默
- 12 很爽，人血旅遊團
- 13 想起當年的 Rosina
- 14 最高的蔑視是無視
- 15 「愛自由」是羞恥的
- 16 你也港獨了？
- 17 向古人問卦，是不會有答案的
- 18 中史科當然是取消的好

羅翯 著

余英時 序

11 見到楊岳橋，保持必要的沉默

有一次去一家出版社寫字樓拍照錄影，用來做今年（編按：時為二零一七年）書展的宣傳材料。

一入化妝室，見楊岳橋除下眼鏡正在化妝，我便坐下來等他完成。那一刻我有一點想問他，選舉事務處將電腦遺失，令所有香港人資料外泄，為甚麼那天你不去投票，導致主張開啟調查的提案流產？

我當然知道楊岳橋事後有解釋，他說家中有老人去世，要料理後事而無法趕回立法會。我想問的是：究竟是家中的事情大，還是七百萬人的關係大？下一次再有人死，你是否一樣無法回到你那關鍵一席？

但我不是害怕說話，只是我知道楊岳橋說話的方式，我沒期望會得到甚麼答案。那一刻我心裏那種「習得無力感」又浮起來，好像異形破胸落地，血花四濺，我死了。這些年來，政客都說過很多話，很多選舉諾言，最後都是沒用，當你問的時候，沒有，只有他們和土共建制派，他們怎麼解釋、怎麼處理，普通人像我，好像連提問的力量都殆盡。

我已經知道這整個議員仕途網絡，會對外界的打擾採取甚麼既定程序和慣用語

言。總而言之，我不會得到答案。我開口之前，過去每一場失敗的社會運動，以及一切，在我腦中都馬上都像一頭破胸而出的小異形，我的喉嚨有點乾，那口氣還是留給自已吧。當我早就知道一切應然如此，直到永恆，高山上又是另一塊石頭。

過了一陣，聽到公民黨的創黨周年晚會，請了777林鄭月娥，還有公民黨黨魁岳橋親切的招呼着，一同給拍下了合照。

泛民主派反對梁振英，撐曾俊華，因為討厭「撕裂」，所以要修補撕裂；林鄭月娥這個人和她背後的集團，被批評為「撕裂2.0」，這字兩個月前才說着，兩個月後就變了同場合流，說好的不要撕裂2.0呢？大概泛民是真的上善若水，不撕裂自然要跪謝皇恩，同樣是撕裂，他們一樣可以跪下，像水一樣。

不禁想，當時胡志偉拋出「大和解」被外界插了一輪，或者這些都是泛民內部的共識。因為民主黨和公民黨已經開始苗頭互別，等待老爺點燈「被和解」。曾健超出獄後向《明報》說，有個泛民中人對其曉以大義，謂如今社會撕裂，你不如向七警求情，「釋出善意」——曾堅決不透露該人身分。

但曾健超顯然成了棄子，想犧牲他來修補撕裂，但問題撕裂社會的是中共、梁振英，他們的罪反而要受害者的曾健超去贖。很離奇地，我心裏那堆消極的石頭阻止了我浪費自己的口水——因為我問甚麼也好，他反正很快就會去和林鄭食飯，邀

請林鄭才是正經事。

泛民和「新政府」會談甚麼？大概是怎樣叫香港人不要再搞事，要修補裂痕——由G89（梁振英）政府乃至九七回歸所種下的裂痕，不知為何又會是受難者的問題。官迫民反，但民主黨公民黨裏面也有很多官，很多師，要求「公正」處理衝突中的犯人。曾建超這位真心黃絲，泛民的政客也不放過，想榨盡他最後的利用價值，化成一抹修補撕裂的水泥。那麼其他被囚、將囚的人，在泛民或外圍團體的操作之下，究竟會有多少人血饅頭可食，不知道。

現在還談《無間道》去講香港，是否非常老套？但仍然合時。在《終極無間》，劉健明成為倖存的潛伏於警隊的黑社會臥底，他想做回警察，但是當年一齊混入警隊的人，究竟會不會認得出他？於是為了重新做人，就要先下手為強去找出並殺死其他臥底。

有時我會想，泛民的心理是否即《終極無間》的劉健明，過去同路的人、爭取民主的人，甚至發展出爭取自治、自決以及港獨景願，今天就成為他們「重新做中國人」的障礙，所以他們恨不得你們被DQ、選不到，如果他們不收拾你們，不可能成為忠誠的八大反對派，取得法定的抗議地位以及預算。

如果你有記憶，應該記得張德江來香港見了一見梁家傑、劉慧卿加上何秀蘭，

他們就歡天喜地，覺得自己得到了憲制地位。

我想一般人的要想想，在疑中留情或者覺得無得選擇的同時，泛民究竟是甚麼，我們和他發生任何關係，是否都會危害自己的安全，更不要說甚麼爭取民主——如果我們不是「進步力量」，而是他們歸化成為堂堂正正中國人（並且是尊貴官方認可反對派代議士）的阻礙。

有些人問，為甚麼現在的年輕人都不願「傳承」過去的民運經歷和智慧呢？問題是，你怎可能去與一個視你為阻礙、會出手推你去死的人談這些呢？

當然，有些事情在雨傘革命的現場，我已經看過，只是說出去，竟然成為都市傳說，沒甚麼人相信，選舉的時候又是只能選舊的——沒辦法，因為真的新人，被DQ了，最後大家還是只能投回官方認可的反對黨。香港議會其實只是一個聲量和肢體動作大一點的人大會議，泛民則繼續西裝筆挺的爭取去做官方認可民主黨派。

況且他未必認得，我在新東也沒投他一票。楊岳橋的西裝穿得挺好，笑容可掬，但除了天涼好個秋以外，一切都是虛無，我保持必要的沉默。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五日

12 很爽，人血旅遊團

極受歡迎的公民黨最近推出「逆權旅行團」，去光州事件的光州和板門店等地，住高級酒店、歎鮑魚和人參雞，每位盛惠\$23,800港元，當然有些水分是為公民黨籌款。有時我真不知道「逆權」這些概念對大家來說是甚麼，但真的十分有創意。由公民黨帶着大家「跟着逆權足跡，親歷逆權場景」，大概就像梁國雄一邊說不認同旺角騷亂之前的保衛小販行動，但又裝模作樣去聽梁天琦的審？

光州事件是怎樣的事呢？南韓內亂，軍人全斗煥奪權，全國戒嚴，肅清異見者，派軍隊鎮壓抗議。光州成為民主聖地，不是因為甚麼，而是光州人頑強抵抗，他們舉起鐵棍，自製燃燒彈，公然「違法」對抗軍警；媒體封鎖消息，他們就去MBC、KBS等傳媒機構縱火。這些人違法，傷人，以香港邏輯來說，他們「製造藉口」讓軍警掃射，造成大量民眾死傷，民主運動跌入谷底，理論上香港的政客應該絕不認同。以逆權作為概念，不知是不是叫人血旅遊團，以人血煮鮑魚。

兩年前的旺角騷亂，暴力程度連光州的車尾燈都看不到，警民雙方沒死一人，公民黨在事發後的聲明說：

「有示威者縱火、掙磚、襲擊警員和記者，多人受傷，財物損毀。公民黨譴責

暴力行為……暴力無助解決問題，而且會令社會將焦點轉而至騷亂，而非小販政策問題本身。因此我們譴責使用暴力者，認為他們必須承擔使用暴力的法律後果。」

其實他們一向都如此，台灣太陽花學運期間，該黨成員以及一些社運圈人士，特地飛到現場打卡自拍，但那不是街道，而是被學生和民眾「違法佔領」的立法院。至少青島東路側側門的玻璃是打爛了的。篤信「和平理性非暴力」教條的政客，卻經常做外國武力抗爭者的啦啦隊，endorse 他們，做搖旗助威的勝利球迷。

「逆權旅行團」就像齊澤克說的沒有咖啡因的咖啡，或者說戴套的性愛，永遠不會搞出結果，也不會製造犧牲，因為隔岸觀火從來爽得很。其實香港人對待中國的六四事件，也是如此。北京學生在爭取，香港人在香港支持，博一個和平演變，最後政府軍鎮壓，死的不是香港人，之後人血饅頭更成為泛民不斷選舉的助力之一，變成一個政治資產。

去到南韓，更遠，更無關，但臨風望月，遙觀赤壁，又可以激發一點與自己本無關係的思古幽情，以及抗爭情感，那是一種另類娛樂。好像看「妄想電車女子大生調教無限中出」，有高中女生被 #metoo 了，但你知道是虛擬的，你坐在安全舒服的椅子上，何等幽微的 guilty pleasure。浴血的光州人，在香港人的意淫之中，成了那個電車中高潮迭起的女高中生。

不只是政客，而是香港人整體，總是在永世的隔岸觀火之中，看他起高樓，看見他樓塌，做不沾手的道德判官，在觀望之中錯失了所有。民族建國的風潮、民主化的波浪，都一一錯失了，現在香港不是國家，也沒有民主。「逆權」電影，很多人看得很感動，但他們不一定願意看到一樣的事情發生在香港。有事情發生，他們都會忍不住出來高呼：點解香港會搞到咁撕裂呀。

老實說，如果我是能付得起\$23,800去南韓的高端人口，我並不會在乎以上這些，因為我已經是有閒階級，沒有民主，沒有主權，我一樣活得好，我是四處都能生存的世界公民，換一本護照，別人的民主，我馬上擁有。如果你是這樣的人，即可暢遊異國，放心吃喝。對香港人來說，大概世界也就是這麼一個隨時到訪和離開的異鄉罷。

這中間的邏輯，是中產生下的左膠子女，因為環保、「熱愛土地」或者對抗財閥之類的理由，走去短期種田，或者正經人家走去做雞，或者田北辰上電視做幾日窮人，純粹是「體驗生活」，對比越大越爽。最爽的是，你知道幾日之後自己就會回復原狀，你有選擇。就像一隻鑽石戒指，你將它握在手中，沒人知道，只有你知道，是一種類似偷情的爽，暗暗的爽最爽。我忌妒他們。

二零一八年五月七日

13 想起當年的 Rosina

本周一立法會審議「一地兩檢」，即是容許中國在香港高鐵站內有法律權力。表示誓死反對的泛民，還是一部分成員吵鬧一下，大多數還是眼巴巴看着甚麼都通過。當日公民黨的楊岳橋連在席都沒有，他在美國和梁家傑向一個叫 Asia Society 的組織陳情，請求美國打貿易戰不要波及香港。

既然已經有梁家傑去，楊岳橋為甚麼又要跟去？是因為他覺得在香港開會，不及去遊說美國人重要嗎？我不知道。只記得幾個月前香港政府要收緊立法會議事規則，楊岳橋很激動的說，要有必死的決心去抗爭，又在專欄寫，未來要將保皇黨「摑到口腫臉腫」；泛民補選失利，楊岳橋又說：「我們還有許多場仗要打，包括一地兩檢和國歌法。謝謝大家一路支持，我們必全力以赴，繼續力阻惡法，對抗專政」，但到了一地兩檢要表決的時候，人影都不見。

我不知道楊岳橋白紙黑字寫出來的「有許多場仗要打」，是怎麼個打法；連開會都不在席，又算是怎樣「力阻惡法」。每次楊岳橋都是這樣，在鏡頭前一臉義正辭嚴，講到明會做的事情就次次失蹤。

香港泛民在說甚麼「民主最黑暗一天」，你發現楊岳橋在 New York 食好西，

拍照在 Instagram 留念，還有很多友好留言助興錦上添花，有多黑暗？我不覺。

我不禁回想，在二零一六年楊岳橋參加補選，當然整個泛民都支持他，但說不出他有甚麼好，不外乎就是說要守住關鍵否決權，所謂「關鍵一席」的稱呼就是這樣來的。後來梁天琦成為了競爭者，很多人不是批評他別有用心、搞暴動食人血饅頭來令楊岳橋接不到班，就是盲撐。最記得在《立場新聞》有一個叫 Rosina 的人寫文力撐，說「我唔識識政治，所以揀靚仔 7 號」，「楊岳橋唇紅齒白官仔骨骨，陽光男孩加埋少少假啞牙，真係師奶所愛」，所以就支持了。

現在我很想知道，這些當年的楊岳橋支持者，甚至投了票，豪言過不投楊岳橋，世界就會末日的香港人，現在會怎麼看自己。

華麗的 Soundbite、肉緊的面部演技，巧言令色，有甚麼用呢？做議員，拿公帑，做代議士，頭號職責難道不是投票和開會？但楊岳橋似乎更努力於玩 Instagram，口號文創，做政治公關。

當年一臉誠懇承諾改革泛民，無影；反對修改議事規則，說要有必死的決心，過兩日在結婚酒席上，卻請晒一班沒有口腫臉腫的權貴，大家把酒言歡。我不是討厭政棍，政棍在香港只是臭嚙出臭草的自然現象，我是為當日視他為關鍵一席救世主的選民感到可憐。你不覺得痴心錯付，道旁也看得臉紅耳赤，好尷尬。人人有功

練，咁你都信，不欺騙你騙誰呢？

每次楊生、貴黨和貴派，一出這些有負天下的事情，就會有很多 Rosina 出來錄音機式反駁，或者默默按下一個 unlike、unfollow 的鍵，畢竟這比起接受現實輕鬆得多。他們有很多藉口，唔選泛民選邊個？或者指着別人，XXX 也是仆街。

「去美國 lobby 的事，能算棄甲曳兵嗎？」之後便是一輪難懂的話，甚麼關鍵否決權啦，甚麼民主派要團結之類。中國殘暴殖民香港，楊岳橋卻好整以暇，最在乎的是西裝穿得好，在議會連據理力爭都放棄，立法會尊嚴尤如垃圾。

這種淡定，是因為他知道自己在做獨市生意，聲稱支持民主自由那批香港人，一定要選他們；天天咧嘴而笑，是知道自己已經衣食無憂，在可見的二十年以上，都會繼續衣食無憂。因為看派系而不是看表現的泛民選民，只會選他，保他一生富貴。

就像親中聯辦的何君堯，在議會中做 live，開閃燈，擺鬼臉，那都是一種淡定，因為知道自己怎樣做，要保他的還是會保他。楊岳橋在審議一地兩檢的時候不去開會，但你們選民敢不投他嗎？他們不敢，連想也不敢想。

在國歌法，廿三條要來的時候，我說楊岳橋也不用來開會，因為說到底香港人還是會繼續投他。楊岳橋看通了這一點，何君堯、甚至湯家驊也懂得。為甚麼要

做事？說到底在外國關鍵旅遊，以及在議會裏面叫口號被人抬走，一樣是沒打算阻止，那不如去旅遊好呀。

香港的事，why bother，中老那一代已經說出口，賺最後的錢，準備安老和移民。他們投票給楊岳橋，而不是梁天琦，就是表達出一個訊息：We don't need change. 所以去旅行，不開會，都是選民想要的。

你說Rosina會在乎嗎？做人有時就是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最高貴的守舊派，往往連自己不想改變這一點都察覺不到，他們還以為自己真心支持民主自由人權呢。

二零一八年五月九日

14 最高的蔑視是無視

二零一七年底，香港立法會要修緊議事規則，民主派議員呼天搶地，說要決戰，說要有死的決心，說大家要出來。但最後沒甚麼人出來。

為甚麼？他們起先不解，繼而暴怒，質問那些冷嘲熱諷的人。冷嘲熱諷至少代表知道這件事，還會搭嘴，其他人倒是提都費撚事。冷嘲熱諷者大部分都是「前熱心市民」，本來全是熱血沸騰的，但是雞蛋打在高牆上，汁激四濺。那是因為中國政權的無情鎮壓嗎？對他們來說，當年一腔熱血投入「社運抗爭」，首先遇到的高牆建制，叫左翼社運圈，然後是泛民主派，不是很多能有幸遇到真正的大佬。

二零一四年六月，反對政府強行發展新界東北，強行付諸表決，有人出來，有人拿着鐵馬要撞，被職業社運人士阻止，只留下了一句「村民唔係咁諗」；兩傘革命期間，局勢膠着，有人衝擊立法會，打碎玻璃，旋即受到全港政黨譴責，聲稱「支持運動」的政客帶着警察去抓人；有人求助於「佔中義務律師」陳玉峰女士，陳女士在臉書曾經說：

「你班人，唔係抗拒組織，又想拆大台？有事就想打被捕支援熱線，世事有無咁便宜呀？……義工和律師為運動者默默付出，好多不方便受訪問，連身分也

不能透露，呢個月靜靜陪市民一起承擔運動，你哋又為運動付出咩嘢？一直屌大台、在旺角貼葉寶琳的海報……如果你真係要律師，我哋一定可以幫你：簽番個 retainer，咪按鐘收返錢，而我哋組內大部分嘅律師 bill 緊 \$3,000-5,000 一個鐘，緊急夜訪警察的話，折咗盛惠二萬蚊一晚。你入咗錢去律師行戶口做訂金，我哋咪即刻來，你想幾點要都有。」

電話調到「飛行模式」，就甚麼都聽不到了。

有組織號召升級，有人出來，不過旋即發現自己變成棄嬰，無人支援然後遭警察圍捕和暴打；二零一六年，市民保護小販，警察亂打介入導致騷亂，翌日又是全港政黨譴責暴力；泛民主派不斷動員叫人放下成見要大團結，號召遊行。好，有人出來放下成見團結一下，行完一日之後發現原來「大會」是為了幫「13+3」籌錢，成立所謂的抗爭者支援基金，堅決排除「13+3」以外的積極抗爭者申請，堅拒承認他們也是政治犯。

次次搞活動，次次都有人出來，揮之則來，控制不到或者跟他們唱不同的調，就馬上受到出賣和打壓，揮之則去，賤過雞。次次都有人出來，出來當然是為了自己的權益，但是受到的污辱和打擊實在太多，唯有放棄，傷不起。

要在大朝廷手上爭取甚麼，本來就很難，還要通過小朝廷的天羅地網，更加難

過登天。是泛民主派叫人民離開，叫人民冷靜。泛民現在要人幫手？他們自動變成飛行模式。政客長年不把人民當一回事，最後人民都不會當他們一回事。

數這些歷史，不是為了追究，誰能追究呢？他們實在太強大了，並不是我們寫幾句、批評幾十分鐘就能動搖。他們也是知道的。即使所謂議會失守，卻不是議員薪金失守，他們還是可以好好的做民主花瓶。聲稱是死士的，從來都不是真死士；據說的決戰，也一定不會是最終。

政治積極者身心傷透離場，或入獄監禁，現在無人阻礙運動啦，應該是求仁得仁。叫他們要關心甚麼？關心一個從來不會有一般市民份兒的大局？關心一種議席從來只是在小圈子中流轉的「民主」？問我們做過甚麼？這班人坐擁議席，有友好傳媒護航，豢養着朋黨，太平無事的時候有錢有面養尊處優，危急的時候卻只懂叫人民出來「展示力量」。賺的是他們賺，蝕的由人民付。多好的生意？

政治本來不是這樣，不是這樣一拍兩散。但是政客的每一次僥倖，每一次自以為站於保皇黨的對面就能黃袍加身，那無論如何都必然勝選的懶性，最終吸乾了這個遊戲中的信任和曖昧。現在大家都願意明白和相信，一切只是政客的個人利益，憑甚麼要為別人的利益犧牲自己呢？沒人想把事情看得那麼犬儒，只是在政客一次又一次傲慢的利用之中，再熱心的人都有清醒的一天。泛民主派不是耗盡了自己，他

們耗盡了一個時代。

最高的蔑視是無視，我這一類人也許冷嘲熱諷，或者直斥其非，但境界最高還是那些絕口不提，沉默退出的人。他們走過金鐘，時運高到直接看不見這班身居要位但又毫無承擔的人。但毫無疑問，政客是百足之蟲，他們不用討好我們。他們看着中國政府動用「取消資格」，幫自己對付前來競爭的本土派，以為借敵人之手，幫自己摘取心腹大患。所以有人用出席來投票，也有人用缺席來表態。

晚上的風涼嗎？希望你們也能吹到一點點毀滅的風。那風早已吹拂過我們的臉，現在輪到你們了。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15 「愛自由」是羞恥的

香港為甚麼走到今天的地步呢？為甚麼三十年代的所有爭取，都是一場春夢？為甚麼二戰之後，半個世界非殖反殖，香港卻搞成咁？差不多年期開始政改，為甚麼台灣已經普選總統，香港連鳥籠民主都被DQ歸零？香港人明明那麼愛自由——自由是香港人的最大公因數？敢情是的，但香港最終也死在這「愛自由」。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香港人將「海闊天空」奉為準國歌，有古遠的民族根源。

不錯，香港有古老的自由主義傳統。香港有盧亭傳說，謂香港的其中一班原住民，是半人半魚，來自東晉民變首領盧循後代，居於今日大嶼山和香港島一帶，與漢人不相往來，後來成為蜑家人的民族神話。蜑家人是水上人、漁民，與內陸帝國的臣民習俗不一樣，文化相差大，而且受制度化的歧視。水上人一向不能參加科舉，到了一七九二年，雍正才准許水上人投考舉科。

不論是神話中半人半魚的盧亭族，還是可考的蜑家人，都希望能夠融入帝國的階級流動，而紛紛從事自我漢化和杜撰漢人族譜之類的活動；另一批不具備漢化能力的水上人，便成為海洋（尤其是海盜）。可以說，香港留存的前現代遺跡，充滿了帝國邊緣、海洋、異質文明的意象。英國人來到的時候，又流傳一名叫作「阿群」

的村民，為英國士兵做「帶路黨」，促成殖民事業的反骨仔意象，可說是水上人受到帝國歧視百代之後，對帝國的最終復仇。

這些傳說未必可考，但一定表現出一種集體意識和取態。每一個民族的傳說值得研究，皆由於此。在這些片段中，「自由」當然是其公因數。你不被「帝國、士大夫、農民」所接納，你被迫面對自由和焦慮；做海盜當然也是被迫的自由，而且貨物不扣稅、不報關，可能是最早的自由市場放任論的實行者；不顧帝國的安危和面子，帶異族士兵上岸，無視所謂三綱五常、忠君愛國枷鎖，當然也是相當的「仍然自由自我」。

英國取得割讓的香港之後，不少嚮往自由的中國人，也就視香港為一個逃生門。他們成為難民。從太平天國到文化大革命，乃至近年移民到香港的「新移民」，一波一波的難民，我們都可以視他們為嚮往自由的人。那麼，這裏的人口由這些嚮往自由的難民構成，香港不就成為一個崇尚自由的國度？一個由自由人組成的地方，民主呼聲應該很大才是，但為甚麼不是？

問題就在這裏。崇尚自由，是個體自由，個人選擇，個人生存，這種精神無疑成就了香港的經濟發展和（相對於中國）靈活的文化。然而這種愛好自由的民族性，是一種「反民族的民族性」，是空虛飄浮的，講究個人自由，以自己為第一，沒有

任何守土衛民的意識。因為有這種意識的都會留在中國而餓死、批死、鬥死。

「戰後嬰兒」一代就是這一切的集大成作品。他們的確愛自由，但亦因此無法生長出公民權責心——公民是地域性的，是一個城邦或者屬土之中的權界。公民的權利往往與義務和責任並存。只要局勢一動蕩，一有困難，他們的解決辦法必定是移民，因為移民最能將個人自由運行到極致。香港人愛自由，但亦僅止於此，沒有更多，發展不出犧牲精神和共同體的意識，因此每一次爭取，都是以失敗並且一些高端人口移民海外告終。

黃絲和藍絲其實只是一個銅板的兩面。藍絲也愛自由，他們支持鐵腕統治，但不要動到他，亦鮮少身體力行上街反佔領；黃絲亦愛自由，但當佔領會影響到交通或者任何經濟指數，他們就會叫人退場。香港人愛自由，但不會為捍衛自由，付出顯著的代價。香港人愛自由，但那自由只是歷史和英國人給予的，不是他們犧牲爭取回來。他們是習慣享用，而不用付出的一代；所以這一代中的表表者，在街上吃飯時因為老闆給多一碗飯、或者收到商場公關部的一個果籃而沾沾自喜，或者香港人普遍貪小便宜，均屬其來有自的國民性。

香港人愛好自由，但沒有自己的國族意識和責任。所以他們真的完全無法理解，為甚麼有人會犧牲前途去抗爭、去犯法。因為對他們來說，人生是坐着享受的。

叫他們本人付出甚麼，是天方夜譚，所以他們會一律視這些無法理解的人為「收了錢的共產黨鬼」。

這些愛好自由的人，也因為英國承擔了所有建立界限、維持獨立共同體的黑暗責任，而能夠繼續做清白的自由人。所以他們不接受原來維持一個家，維持一班人的物質需要和尊嚴，需要付出、需要犧牲；有時需要排外、衝突，用說不出來的手段；要經常承擔絕望、忍受屈辱……

他們會說，哪裏有自由，哪裏就是家，而用這美麗的詩境，去粉飾自己去外國並享受他族先輩爭取回來的東西。因為愛好自由，所以安於做一個難民。本質是走難，卻當自己是很高尚很超然的世界公民。許冠傑有一首歌叫《同舟共濟》，「實在極不願 移民外國做二等公民」，但他自己就移了民。

移民真的不是問題，但是移了民的人又經常毒舌批評香港人為自己前途打拚的手法，賣弄自己過時的分析框架和意底牢結，就令人側目。愛好自由的人不一定是崇高，因為太愛自由就沒有意識的根，吹到哪裏就到哪裏。愛自由而沒有其他的人，他做中國人又得，做美國人更好，做加拿大人福利好好，他移了民也不是為那個地方付出。愛好自由而沒有其他的人，無所用心，自由是屬於他們的，也不會為任何一個地方的沉淪而悲哀，令人羨慕。

你說香港為甚麼沒有民主，除了中國的封鎖，民主需要主權的劃界和承載，主權來自民族意識，但香港人窮得只剩下自由。香港人爭相逃避自己的責任，只問有沒有多一碗不收錢的飯、不想做一個未建成之國的國民，不是共同體，沒有主權，民主和鬥爭也無從談起。舊香港的輝煌始於愛自由，也敗於此。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16 你也港獨了？

戴耀廷在台灣出席活動時，因為「想像」中國倒台之後，中國各族紛紛「自決」，香港可「考慮」獨立建國，遭中國定性為港獨分子，狂轟濫炸。戴耀廷似乎有點急，有點冤枉，所以在網絡上不斷回應。他像泛民主派的政客一樣，不斷重申自己不支持港獨，好像經典的強迫症病人一樣，不斷洗手。其實香港人的手，並沒有那麼冤枉，只是臣民心態不根除，自己心中都有「紅線」，所以雖然嘴裏喊「守護普世價值」那麼多年，卻又連行使基本人權——言論、思想，都覺得委屈而不能理直氣壯。

其實戴耀廷那個泛民階級真的不需要支持香港獨立，只是他們要明白自己在棋盤中的位置。在統戰過程中，與本土派相比，泛民曾經是次要敵人，是「爭取對象」，所以被動好主動好，收受了中國的好處——至少本土派被剝奪議席，被打殘，灰心的民眾不是放棄，就是含淚回去支持泛民，借公權力來掃除自己的競爭對手，這就是所謂統戰下的利益。不過主要敵人被打死之後，即是次要敵人也將變成主要敵人。

泛民或者他們支持者要接受的現實是，香港人的待遇，從來不是取決於他們小

腦袋的心證，而是取決於實際的局面。他們實在將自己「是否支持港獨」的心證，看得太重要，「把自己看得那麼高」。當然本土派很了解戴耀廷，戴耀廷並沒有甚麼國族思想，不論是香港那邊還是中國那邊，他的抽象思維能力太高，令他無法體味國族主義的實際肌理（不管是這邊還是對面的）。

其實無論如何，中國根本不在乎你是否支持港獨，她就是要鬥人而已。當中國要批鬥人的時候，甚麼罪名都可以找到。反「右」是甚麼右呀？甚麼「資產階級自由化」呀，這全部只是為了行事的名目。

老一輩人聲稱自己有中國視野，知道中國歷史，卻不能將歷史與現實結合起來。戴耀廷和泛民習慣了機關算盡，所以聰明反被聰明誤，心裏一向有一個「我不能給中國口實」的前設，認為自己只要守好紅線，就能「你睇我唔到」。

事實上，紅線不是客觀的東西，不是一條河，不是一道城牆，而是中國自己定的政治規則，你去守，以地事秦，可以配合多久？割城割地，老本幾時耗盡？他們甚至為了這種看似聰明、識玩的身位，而經常要表現得更加愛國、更加保守、與中國的國家大局更加一致，但事實上他們甚麼都得不到，香港也得不到甚麼，只是輸下去，輸得更快。

戴耀廷他們真的不需要相信港獨，不過恭喜晒，你已經是港獨分子了。紅線已經改變，正如我在二零一六年年底已經預言：香港人活着就是港獨，所有不服從中國絕對統治的人，都是港獨。

「港獨」——這次我加了括號——是不可以從字面和理論上去理解的。在中國的話境中，那不是關於香港實際上如何從中國分離出去的問題，而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一個違背「絕對統治」的「可能性」。你可以用「造反」來理解。被說是「造反」的，有時也不真的是反了甚麼，甚至不用有任何行動，那只是「君要臣死」的一種講法而已。就好像孟子並沒有民主思想，但只是提出「人民有誅殺暴君的權利」，這一個可能性，已經被歷代刪禁。

其實除了皇帝本身，全國臣民都是潛在的造反者，都是港獨。你們香港人經常自恃「公民」，叫自己的圈子做「公民社會」，以為很高尚，很溫和，其實「公民」本身就是臣民自我充權後的概念，遲早不容於絕對統治。香港人經常以為，自己只要愛國，自認為中國人、叫中國做「內地」，就可以得到其他領域的寬容，於是紛紛與港獨、與本土、與年輕人劃清界線，但這不會獲得寬容，只是令自己的群眾基礎更加離心離德。

我不會說戴耀廷抵死，但其他人就不敢說了；從陳巧文到林慧思，再到今天的

本土派，都是這樣被泛民很聰明地輾死，所以現在歷史的巨輪就要輾他們了。現在他們繼續高呼「我反對港獨」，這真是離題萬丈，用香港國父梁振英的說話來講：有時真係忍唔住笑。

在《1984》裏面，溫斯頓有做過甚麼嗎？他甚至是一個外圍黨員，地位其實跟泛民差不多。但是只要他不是與上層完全同步，就要整治；老大哥是為了純粹的權力而存在，他根本不在乎誰才實際上支持港獨，而是要邁向擁有「隨意定義一切、隨意將任何人批鬥至死」這一種超凡權力。今日出來群起攻擊戴耀廷的人，你又認為他是否愛國？如果美中開戰，中日開戰，他們會似拜倫般趕赴希臘戰場，然後獻出生命嗎？開玩笑。

戴耀廷他們真的不需要相信港獨，因為也沒人真的愛中國。老一輩泛民中，也有一些表面上愛中國，但其實生活圈子、文化都完全是親美親英的人（名字就不開好了），他們之愛中國，也不過是政治表態——雖然很可惜他們踏繪，並沒有帶來和平。就好像有人相信外星人，有不相信；有人信上帝，有人嘲諷上帝。就當中國是那個上帝吧。你們竟然正經八百地進行神學和邏輯辯論。其實上帝是否存在，誰管呢，他只是要消滅說不相信他的人。

以前和現在這一代人，都出自一個美好年代——他們對港獨嗤之以鼻，覺得它

不可能又愚蠢，因為在一九七七到二零一四這三十年之中，香港人從來食盡共產中國和自由世界的兩邊紅利，既可以認祖歸宗，投入現成中國民族主義，而不用自己創造一個國族，但又可以保持言論和政治自由。他們從來想像不到，有一天，中國認同、承認中國主權，會腐蝕香港的各種基本人權，兩者只能活一個。

在這裏不妨作出另一個預言：不管你支持裂解中國還是大一統，局面也將收緊到這樣的程度：你要爭取甚麼，不論想爭取的權力有多基本，都會面對一頭叫「中國」的守門犬，你要不是就回頭忍受，要不就得越過牠、否定牠、衝擊牠。不管你願不願意、主動還是被動，不管你無悔還是後悔，做一個中國人和做一個自由人已不再相容，避不了的，深黃圈子的人還以為可以避過「政治化」，回去社區深耕細作，就可以避過對手刻意政治化。就好像叫猶太人回去種田、「連結社區」就可以逃避納粹德國系統性迫害的那樣天真。

猶太人有陰謀控制德國金融嗎？有沒有，那都不是重要的，你們如何反對港獨，政權亦不關心。鬥爭是需要的，那是先射了箭，再劃圈。香港需要的是能帶領民眾抵抗的人，而不是一班每個月收十萬元月薪，不斷選舉並且一天到晚告訴香港人「不要激颯共產黨」的花瓶。

今次戴耀廷是不是激颯了共產黨、引清兵入關的鬼？但他當然有自由去支持港

獨，有自由去「考慮」獨立建國，不管他是不是會做，不管這件事本身能否做到，他就是有自由去這樣想這樣說。本土派談港獨，是認真的；戴耀廷說港獨，是鳩喻的，但一個禁止鳩喻的世界，也不值得享有那些例如《香港政策法》、與中國不同的商業待遇、各國免簽之類，它應該像北韓一樣受到圍剿和孤立。

社會賢達顧着自報家門表示自己也不支持港獨，對於中國侵害香港人的基本自由卻輕輕帶過，是一種沒有大局意識的表現，也不知道自己的命運。這只是一個掛名的「公民社會」，不應叫自己「民主派」，因為他們靈和肉都斷不了「中國人」的根，一個中國人享有自由，自己也視為暫時的恩賜，被奪走的時候也不敢太理直氣壯，被奪走也符合了那種中國人的宿命。

於是這又回到我的預言：你要反抗，就算反抗九成是假，但只有一成是真，你都會觸犯紅線，干犯那無限擴張的國家大義。你要高舉「香港人的自由」，就不能反對「分離權」，以及高舉任何立場的自由。當然香港人會繼續否認，直至被插上「港獨分子」的斬立決木牌，也繼續高呼自己並無二心。香港人不是很愛黃子華的嗎？黃子華就說過：敢對黨提出意見，本身就是死罪。

那麼等香港的主體人民都認清了自己命中注定就是廣義的港獨分子，到時才會
有真正意義的民主派。

畢竟在立場上反對獨立的，其實只是否定人生而自由的信條，這種「民主派」只是中港之間特定時空、過渡狀態之下的畸型產物，一點也不「普世」。我期待香港有一天「跟世界接軌」，出現第一代貨真價實的民主派。

二零一八年四月五日

17 向古人問卦，是不會有答案的

大學校園爭論港獨，新亞學院院長黃乃正，拿出錢穆、唐君毅兩個創校人物來批評獨派學生，一輪仁義禮智的口頭道學之後，總是一句「錢唐兩位先生如仍在生，對周同學的表現也會深感痛心。」

於是一些天真無邪的人就圍繞着「甚麼是新亞」來講，爭論錢唐二人對國家民族的「真實想法」是甚麼。有人簡單地說，錢唐二人「反共」，來港創校之時，接受過蔣介石國民政府的資助，認同中華民國，所以他們如仍在世，一定不會支持權貴對獨派學生的迫害云云。

這是不是太過天真呢？錢穆唐君毅等人「反共」，到底是出於大一統國家觀念。《國史大綱》開頭已經稱，要對中國那一套抱持「溫情敬意」；他們談到香港人，很乾脆的說「香港人在地理上雖是香港的，但生命是中國的。」唐君毅：「中大即使國際上取得地位，也不能代表中大的特殊性，它要代表中國文化承先繼後的發展精神。」

你以為他們是大儒、有教無類，不會下手迫害加刀，但是錢唐等人會認為，支持港獨的學生是思想走歪了、學壞了，然後板起一副循循善誘的面孔，來「教導」

你「正確」的國家觀念、甚麼是「真正的中國文化」，那不是更令人難受？

錢穆宣揚的是國家大一統主義，整個學派的餘毒，在新高中前的中史課本尤其明顯。朝代的興衰，總是以領土是否夠大、武力是否最強、中央是否夠集權來衡量。洋人日本人懂得宋朝的好。在中國的中史課裏，兩宋永遠是武力廢馳、喪權辱國，滿清則有「盛世」，西藏東突厥是中國的。這種史觀，無異於一種中原史觀在香港的殖民，一代一代毒害香港人，令他們成為不愛黨而愛國的後清奴隸。

讀過中學中史科的人，都會明白我在說甚麼。而中學教育往往才是最普及，最影響國民意志的階段。

當然錢穆唐君毅是過去之人，今人不必苛責他們的國家認同。近代的「中國人」認同，是靠日軍侵華來團結而成的。錢唐那輩人經歷過抗日，捱過日本人的恐嚇和殘殺，必然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只是後來見中共不斷批判傳統，於是他們才「反共」。

也許今人要慶幸他們都在中共崛起之前死掉。如果他們還在，他們眼前的中國，是一個搞孔子學院、再次尊孔、提倡「和諧」、一邊領土擴張、軍力強大、經濟全球第二的強國，你想他們會否心馳神往？

中共在他們死後，也辦活動紀念他們；也有人資源搞儒家研究。一個這樣的

中國，即使還是共產黨領導，但專門讀書人的毛澤東死了，這個已堪稱「傳統士人」心目中的盛世。讀中國史的人，都太明白士人的本質。上面那個是蔣介石還是習近平又有甚麼分別？不依國主，法事難立，是不是？

我們面臨巨大的變局，前途似霧。向古人問卦，是不會有答案的。你說現在香港如此如此，錢唐若在，他們還是跟你說傳統有多可愛、如何修養心性道德，他們是儒家呀，他們如果能超出這些，就不再是儒家。

我不反對中國這東西的，只是今人與古人相比，多了一分留給自己的主體。韓非說：「時移，而治不易者，亂。」世界在向前，我們面臨新的局面，過去的智慧無論多精密，也是不對應今日的。商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製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

錢穆也曾說過「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哪個中國？已經越過這些了，所以我沒興趣討論那個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正是「一個」的中國，就是壓迫機器，是世界所有自由靈魂的公敵。

中國政權當然是存在的，但不是香港人的根源，也不共負一軛的命運共同體。日本和滿洲人習染了那麼多中國文化，最終自己是自己，對面是對面，分得清楚。

我們不奢求古人，今日的事要今人處理。幸好他們今天不在，否則要駁斥的對象又多兩個。

在今日，反共不代表甚麼的。香港的政治大哉問，是共同體的界定，而不是經濟文化意識形態（即國共、新舊）之爭。國共今日也融合了，反不反共，就像是否支持「平反六四」一樣，沒意義。塵埃落定，已經和光同塵，向古人問卦，是不會有答案的。

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三日

18 中史科當然是取消的好

據說下學年初中生又要必修中史科（中國歷史科）。這一科，取消了又回來，現在還舉着愛國的旗幟：「教育局策略包括強化《基本法》教育、舉辦更多校長及教師專業培訓、發展教學資源等，促進師生全方位認識國情，欣賞及傳承優秀的中華文化」。

我反對有中史科的。教育就是洗腦，是洗多和洗少的分別。歷史科則應該是為害極大的其中一科。事情有過程，然後結論。中史科的結論，必然是接駁於現實的這個中國——所以大家要認同《基本法》，認同中國殖民香港的政治事實。

這是重新安裝中史科背後的政策思路，這不是浪漫的香港上一輩人所爭論的「文化中國」——以前中國來了很多南來文人，二戰之後的那批反共文人，很多都做老師，教中文、教歷史，開書院（今日的新亞書院），以再殖「真·中華文化」於香港為己任。所以之後幾十年，起碼中史科是他們的隱性喉舌，所謂的「民國史觀」和「民族情懷」，就此植根。

結論不怎麼好，過程也不惶多讓。即使晚至我讀高中的年代，中史課本是怎樣的呢？就是意識形態灌輸。它不是愚蠢地叫你要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不，幾千年

進了教科書，不過是濃縮成一首無韻的國歌，用無數的年月冰冷地譜成一首大一統的讚歌。春秋戰國時代，無數的戰爭、九流十家，明明都是為了自己的鄉國，在教科書上卻變成類似「各家各派為了統一中國而努力」的政治宣傳（是真的這樣寫）。現代的那個中國，每時每刻穿越於古史，加上「外族」、宗教、經貿、往來史，就將整個古代的東亞，套入一個以現實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為脈絡的解讀套板之中。

這些課本，滲透着一種腐爛、專制、邪惡的現代氣息，和過去東亞那種組織鬆散和相對自由的實況相去極遠。歷史課本歌頌暴君，將殖民和滅絕他族視為「征討蠻夷」、遭外族入侵而滅國就說成「民族融和」、就地建國視為分裂國家——這處引用的「國家」亦當然是現代觀念。

對中史課本，甚麼「轉型正義」的歷史反思、多元解讀，盡是不知甚麼外星語言。一個文明現代的國家，不免會用強調今人價值的角度，來觀看這些故事。所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但中國歷史的方法特別着重道統，彷彿有一個永恆不變的歷史原型——至少在教科書裏，這種氣息明白得很，只有一個提綱挈領，一種解讀，一種沒有聲音的主旋律，帶着讀者去到現代，一個經歷了清末屈辱之後再次強大的帝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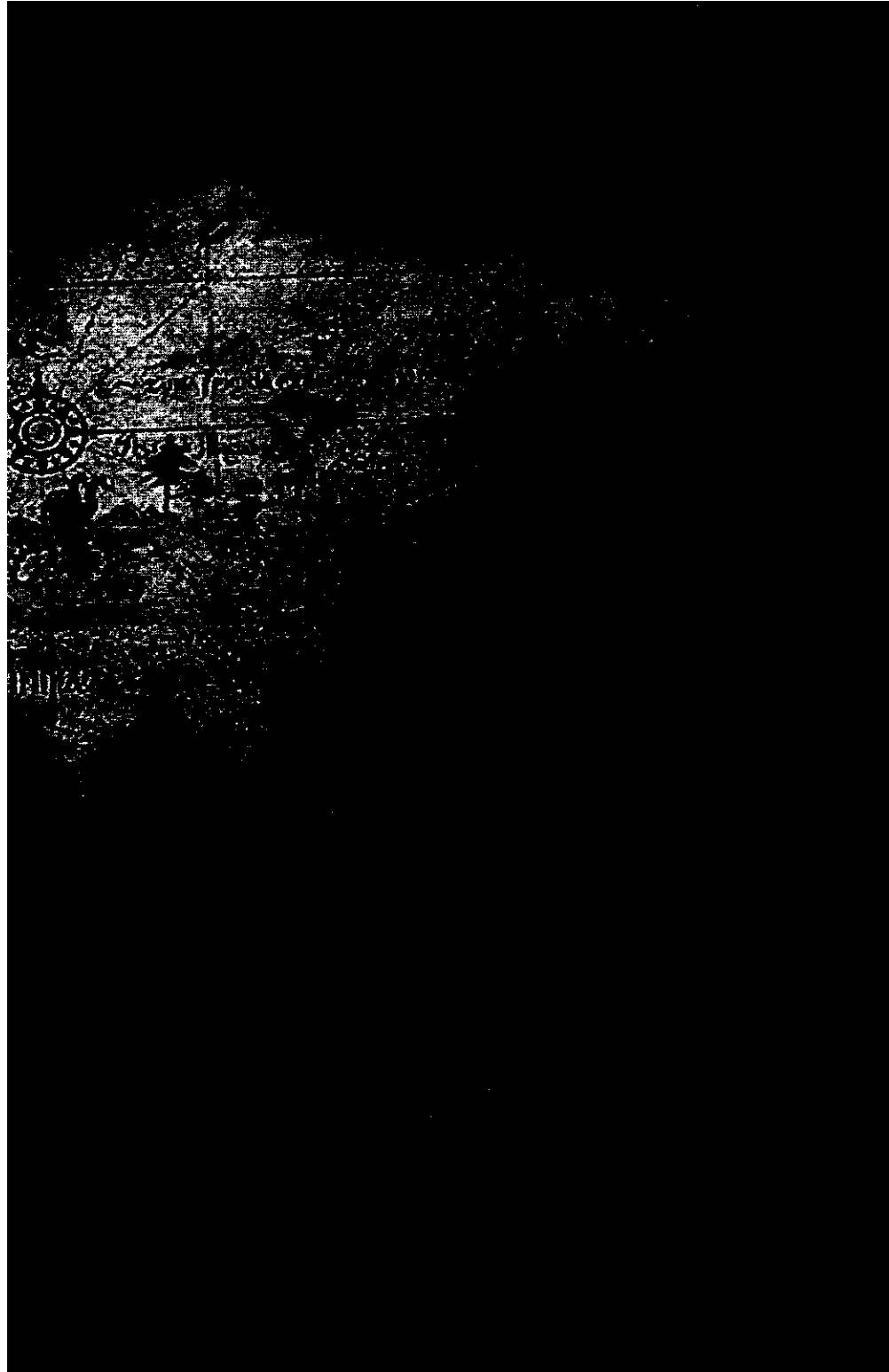
民國史觀強烈影響下的教員、教科書作者，成就了香港幾代的「大中華膠」。民國史觀者是可以無縫轉換到親共的。因為這套史觀就是追求領土要大、要一統；富國強兵、回復天下中心，做世界霸主。這件事民國做不到，中共做得到，他們就支持中共。看見中國上太空，經濟強大，以前的民國粉也會變節，感到由衷興奮。

即使是高學歷的中共學者，在這一套面前也不知道甚麼是馬克思了。一旦回復了漢唐盛世，我們還需要革命和談論甚麼無產階級嗎？所以他們的心已經是一個中華帝國的藍圖了。民國史觀在香港耳濡目染幾代人的成果，萬劍歸宗，還是回到強國的夢想。誰實現那個中國夢，是姓蔣還是姓共，一般人是不会在乎的。

過去在香港本來親民國的同鄉會、同業公會、報社、學校，都在很久之前就集體轉了會。除了錢，也是因為他們靈魂中的那一套，就是一套漢唐盛世的美夢，這個夢民國給不了，但中共可以。

中學中史科，香港開埠以來就沒有好過，最好的時候就是取消必修的那幾年。加上通識科，一代關心香港的反叛青年出現了，你說好不好？所以中國政權又學乖了，他們又要來說故事了，這說了一千幾百年的故事，還在不斷殘害下一代的靈魂。

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三日



/ 世界——權力的籠罩處

- 19 帝國黥面者的宿命
- 20 世界命題：反不反華？
- 21 鄧小平——再死一次
- 22 論帝國主義，中國是西方的前輩
- 23 不搞帝國主義的不是中國人
- 24 習近平喜歡王陽明，一點也不奇怪
- 25 十四億人這個法器
- 26 天朝人的國際觀
- 27 劉曉波：現代危機下的殖民主義粉絲及慕道者
- 28 《西遊記》——宿命解題

冠錫： 劉曉波

19 帝國鯨面者的宿命——林心如的剪影

台灣藝人林心如主演的電視劇《我的男孩》被舉報「領取台獨津貼二千萬台幣」，在中國騰訊的平台下架。所謂「二千萬台獨津貼」，其實是來自中華民國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一個叫作「105年度電視節目製作補助案」的補助。

這當然是中國內部無理取鬧的常態，也是中國內部矛盾向外輸出的例子。在香港，也經常有並無特別政治主張的組織或行為，被指控港獨。例如香港一個叫作「本土研究社」的組織也被指控是港獨組織。

中國的權貴階級近年流行以分離主義指控打擊體制內的對手。這些人其實不在乎甚麼民族大義，而是功利地運用中國官方的紅線（反分離主義）來作為打擊政敵的借刀。這些刀光劍影的政治鬥爭，蔓延到帝國的邊陲，就是這些港台地區的「涉獨爭議」。

林心如的官方聲明表示：「以前不曾以後也不會支持任何『台獨』言論及行為」，又引來島內大量「滾回中國」的批評。這種澄清在公關學上固然進退失據，在中華帝國的脈絡每每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如何否認台獨呢？中國和台灣，是互相以導彈瞄準對方的準開戰狀態，中國亦經常發出要侵略台灣的言語。以中國人最

嚴苛的立場來說，接受中華民國政府這個敵國政府的錢，性質已經是「接受台獨資助」。

中國的政治觀念，歸根究底就是中央集權，無關資本主義或者共產主義，而是二、三千年的歷史沉積，不受其直接控制的目標，就已經是懷有異心，早晚要整治。例如香港，大多數香港上一代人，都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也十分愛國，古往今來都有資助中國災民的傳統，又熱烈響應改革開放，令中國走出六四事件之後的國際封鎖。可是你一想到《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承諾了的民主，就是想分權，很快被給中國扣上分離主義的帽子。

台灣和香港都有很多自以為現實主義的人，他們認為自己只要自報家門，向京師的皇表忠朝貢交心，自認做中國人，就可以迴避彼此的衝突。但身為香港人、台灣人，在中國眼中是抹不去的烙印。帶着這些烙印的人，從來就是潛在的反叛分子，是信不過的，最好的情況都是互相利用，到了價值減少，就是增加奴役的時候。

中國向來不是法國大革命以後講求一體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部落、種姓制度風格的社會。中央剝削地方，高種姓一層剝削一層下層種姓，孔子以來的學說被視為維持社會和平的必要手段，而二千年來基本不受質疑。朝廷裏的省籍情結，到現代中國的戶籍制度，都是中華種姓的延續。

有些人永遠不能進入「中國人」這個子集之中，他永遠不是「純正」的中國人。例如廣東人就從來極少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系統，統治廣東人的中共官員大多數都不是廣東人。

問題從來不是台灣人實際上是抵抗中國，還是順從中國，而是台灣對中國本身就是一個異質子集，從來是信不過的潛在敵人。就算台灣人今天無血開城，恭迎中國軍隊入城，台灣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台灣省，也不能改變自己在中華定義下的低賤屬性。

正如香港也被中國「統一」了，但香港人仍然不信任。首任特首董建華在經濟不景時曾經慫恿港商「北上發展」，很多人破產收場，亦有很多人回來表示，香港人根本無法打入中國人的圈子。香港人到中國讀書，回來也多數表示，自己是被「差別對待」的一群。用中國現在的流行話來說，這是「歧視鏈」，而港人台人是屬於歧視鏈相當低端的位置。

當然我也相信，林心如以前或現在都不曾支持過台灣獨立，但在中國眼中，你是台灣人，你就是一個台獨的潛在支持者；現在不是，將來也可能是。表面上看不到，檯底下你也可能支持。

帝國中央有帝國中央的宿命，就是他永遠在猜疑屬下叛變的可能，置身於鬼影

幢幢的黑幕；帝國邊陲也有帝國邊陲的宿命，它永遠無法證明自己的忠心——即使他已經忠心。邊陲最終的宿命不是弄假成真的叛教獨立，就是只能以死亡（完全受控）來作為忠心的證明。

「中國」這個意識就是一個邊陲絞肉機。所以林心如即使沒有支持台獨，她的存在就是台獨，這是抹不掉的烙印，就像以前的犯罪者要黥面（編按：在犯人的臉或額頭上刺青。），是歸順了也沒好日子過的，你得到的只是一個囚房。黥面者如果想過好日子，只能是將自己分離出去，建立黥面者之間的政商網絡、自己的法律和秩序，兼且積極勾結帝國以外的邦國，無所不用其極的爭取自身利益和續存。

這是黥面者的宿命，在帝國邊陲出生的命運，一點也不輕鬆，不是講道理就能脫身。正如林心如怎樣講道理，傷害都已經造成。只要對方想，還有無數的帽子可以扣。有些人以為放棄抵抗，可以改善自己被打壓的狀況。例如接受「統一」，就可以改善國際生存環境。其實這只是幻覺，並不是抵抗令你變成奴隸，而是你本來就是奴隸。對主人來說，鞭打奴隸是常理，是天公地道。有「歸順就能改善生活」這個幻覺的人，一方面是對敵情（即所謂中國國情）的不理解，但最終是因為對自身命運從來沒有興趣和最終的省察。

二零一八年一月十八日

20 世界命題：反不反華？

有時我想像，做一個中國人是否累人？釣魚台關他事，南海關他事，中越邊界關他事，香港有大學說要取消普通話作為畢業要求，又關他們事……不說這些「大事」，連小事都要投入，要亮劍。

例如余文樂的時裝品牌，按照「國際慣例」視港台地區於中國之外，就惹來中國網民排隊炮轟；Benz 的微博廣告，引述達賴喇嘛一句無關痛癢的話，又是差點要切腹謝罪的群眾陣勢。

花蓮大地震，日本報恩援助。中國自己則越過總統和陸委會，直接「慰問」花蓮地方官，中國外交部再放送批評，自己政治化、失卻交往分際，另一隻手指同時指着日本罵：你們借支援搞一中一台。中國人當然也會同意外交部的意見，並且又會跟着口誅筆伐，甚至不會介意又有機會，能走上街頭以反日名義「打砸搶燒」一輪。

中國無可置疑地崛起之後，官民似乎深有默契地發展出「亮劍外交」。亮劍多見於中國網絡輿論。大意指中國對小日本、老美、港獨分子、台獨分子等等，都忍得太多，必要時要「亮劍」展示肌肉，鐵腕處理以保衛國家利益。

中國人作為一個團結的整體，雖然經常抗議外國干預其內政，但中國又同時經常用自己的禁忌規範（或化身成「傷害中國人民感情」一說），去干預別人的內政甚至價值觀。

中國崛起之後，世界「中國化」。中國的禁忌和好喜，以主流國際社會規則作為掩護，以市場作為媒介，擴張到世界，搞到人人被迫遵守。中國與世界的交往方式，好像就只能圍繞着中國自己的禁忌，佐以暴躁的群眾，最後以外國的退讓終結。每次的退讓，均幫助中國人自我證明「亮劍」果然換來成果，鼓勵了他們下一次事無大小的「亮劍」。

這套「外交守則」，固然是幾十年愛國教育的成果；這套愛國教育則建基於一套永恆擴大和迴蕩的民族被害情結。今年一月二十四日，由東京成田機場飛往上海浦東機場的航班，因為上海降雪而取消，導致大批中國遊客滯留。不滿無分國界，但中國遊客與日本警方衝突的時候，竟然合唱《義勇軍進行曲》表達不滿，最後成功引來中國領事介入。

這並不是遊客品德的問題，而是折射了普羅中國人的特殊性：他們爭取個人利益的行為，往往是高度政治化，善於將私利與國家敘事混合。在國際的政治外交世界，中國人以公私混一的方法，取得無比的戰略主動性；中國得以用主權國家的無

上權威，將各種問題「內部事務化」，以阻止他人介入，但又同時以狂躁和海量的「民族民意」，脅迫他國在國際事務讓步；得到「主權國家」免死金牌的中國，卻又無意涉獵及採用一點這個所謂「國際社會」發展出來的中心思想或核心價值。

用最簡單的一句話來說，就是「佔了便宜又賣乖」；而中國又佔了最好的位置：西歐能一較高下的大國，有大量抱持第三世界情結的領袖，而且脅於「十四億民意」；第三世界則實力不足而當然只能屈服。

如此的國際形勢，聰明的中國人亦自然對「亮劍」的機會心領神會：有國家在，個人過分一點也沒問題，因為我們苦了很久，現在還不拿點戰利品？

近年中國人不只是老大帝國中不理世事的順民，而是爭相外出魚肉外國人、批鬥外國商業或民間機構錯用名詞、搞錯概念，震怒於又有人踩到中國人的國族紅線。如此中國，將令全球人民永無寧日。

中國官方當然也不會理會這套自我中心得很露骨的外交觀，只有在實際影響到外交談判時，才會出手「叫停」。這股向世界輻射的中國感冒，已經使列國官民爭相阿諛。例如賓士「誤用」達賴喇嘛語錄，竟然發展到總公司總裁寫信給中國駐德大使道歉，只差在沒有負荊請罪。這些反應，是不是被動地增加了中國的國威，使得中國人更加確信自己到處亮劍的大國露體情結，在將來會更加一發不可收拾？

事實上不用「反華」，不用針對中國，只要用常理、正常的分際和對待，告訴中國人，世界並不是只有他們一個主權國家，不是中國人才慘，不是只有中國人才值得受尊重。

雖然「國際社會」一向有姑息養奸、助長野心家，最後令自己生靈塗炭兼麻煩極大的往績。但困難的事也總有人會做，總會有人身受其害，直至民意的天秤倒向另一邊。即使是與中國衝突，也是在更大的、關於「中國將世界化，還是世界將中國化」的大懸念之中。

今日的一時不便、代價，如果不付，將來的價格可能更加高昂。這個問題今日雖然仍被刻意掩蓋，但顯然是廿一世紀人類無法逃避的世紀命題。

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21 鄧小平——再死一次

中共在二月廿五號宣佈，將取消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習近平變成任期不受限制的無冕之王。如果說大風起於青萍之末，十九次黨大會的各種徵兆，也略嫌過早；閱讀中國問題，只要讀懂香港就好，因為習近平的無限任期，是中國崛起的自然結果；而香港的各種變化，又是中國崛起到甚麼程度的寒暑表。

如果說中國崛起是一場戰爭，自由世界第一個淪陷的城市就是香港。香港是觀察中國的水晶鏡，世界甚至香港人自己卻讀不懂這本書。由前途談判到二零零三年前後，中國對香港千依百順、溫馴如熊貓，百般聲稱「回歸」只是換一面旗，軍事外交以外一概不管，又承諾最終會在香港啟動改政、實施雙普選，這折射出的自然是中國當年的國勢，對香港和顏悅色，本身就是韜光養晦大政策的一部分。

二零零三年之後，中國強化「中聯辦」政治角色，成為實際的政治司令部，在文化、經濟、政治、選舉層面，大舉實行類似清朝改土歸流的硬式同化政策，在大格局層面，就是不斷「重新詮釋」「一國兩制」，到最後便是二零一四年推出「一國兩制白皮書」，將與聯邦制一步之遙的「一國兩制」，「講清楚」為典型的中央與地方關係，將中央的權力無限擴大。這些動作背後的「底氣」來自中國經濟實力

的擴張、在世界的話語權一路擴大。

在這個過程，雖然中國統治者一再強調「一國兩制」這面旗幟，但實際上已經換弦更張。習近平廢除國家主席的任期制度，更要否定鄧小平對毛澤東大亂的修正；「一國兩制」是鄧小平的另一種政治產物。事實是習近平上台前後，中共已經對「一國兩制」做了很多外科手術，在理論形成上重新詮釋，進而完成本質上的否定。

將這個改變過程理論化、寫出來的其中一個帝國官方學者強世功，在二零零四至二零零七年於香港中聯辦擔任研究員，這正是香港政治格局劇變的幾年。他在二零一六年接受官媒訪問，表示「『一國兩制』亟須走出鄧小平時代」，那是甚麼意思呢？就是那個鄧小平時代的假設，那將「一國兩制」當真來玩的思想，是守舊、迂腐的。

強世功在《中國香港：文化與政治的視野》一書主張，中國要視「一國兩制」為權宜之計，不能當兩制是真的，而是要直接介入香港事務，並且用各種政治手段在香港「洗腦贏心」，令香港人變成中國人。

香港到現在的政治發展，基本依循着這條方略進行。所以我們在世界看到的「一帶一路」、在香港見到的自治死亡、在北京看到的皇帝再興，都是一件事，就是中國權貴階層集體令鄧小平再死一次。不論鄧小平當年的承諾是真心還是假意，中共的黨高層早有默契：現在已到了改弦更張的時刻。

在二零一六年的訪問，強世功說：「……不少人試圖用香港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和選舉自由等為『港獨』存在尋找法律依據，完全忽視為香港法律提供正當性和有效性的這一政治基礎，忘了法治的憲制基礎乃是政治。」中國今時今日內部的政治理論指導，恐怕不是馬克思列寧、不是西方自由民主制，也不是中國的聖人之治，亦不是政治文青愛的 John Rawls，而是保守法學家施密特 (Carl Schmitt) 等與納粹接近的現代國家主義理論。

「唯政治論」是強世功等鷹派的特色，香港人講法律、迷信法律，拿着《基本法》說事，但是中國最新的黨國思維，是主張當權者要戒慎於法律，不要讓法律規限自己，要時時刻刻製造緊急狀態、保持政治於「運動」之中，既要名義，也要實質。所以對於「一國兩制」，他們認為兩制來真的，等於獨立，中國的主權有名無實；至於習近平將來有可能永續任期，其實任期只是表象，事情的本質是政治。政治是本質，法律只是「本質」派生的「形式」。

即使名義上的任期完結，大家都明白習近平及其利益版塊，會繼續控制中國和掌權，但是像江澤民等等在幕後操控，是有實無名，也是不好。所以在北京發生的事情，與香港發生的事情，是一個硬幣的兩邊。在香港，中國是先有了名義，然後要求實質；在北京，習近平有了實質，現在要名義，要人民高呼萬歲。

那麼之後會發生甚麼事？另一條鄧小平定下的「祖訓」，叫作「韜光養晦」。這條祖訓在隱暗之中也早已被推翻。眼下中國於南海造島陳兵、在整個世界灑錢買人，無異於毛澤東年代大喊過的「輸出革命」。在世界的孤立和無視中，香港倒下了，這加強了中國向外擴張的信心。

中國夢最後是甚麼？大概也不出推翻那個十九世紀以來強加於中國頭上的國際秩序；政治文化上的自由民主制、國際外交的西發利亞對等主權概念，都會在中國擴張的過程中不斷削弱，直至崩解。廣義的「西方」將會消失，高端科技不斷興起，對人的全面宰制力不斷加強，新一波專制政治已經來到，世界出現一道新的鐵幕。

二零一八年三月一日

22 論帝國主義，中國是西方的前輩

香港的舊高中制度，有一科叫「中國文化科」（下稱「中化科」），很多代的香港人，雖然與中國本部隔絕，卻能透過中化科神遊美好的「文化中國」，這也成為現代香港人愛國主義的根源。中化科可能是最早，也最強大的「洗腦教育」，它透過對中國文化一往情深的歌頌，建立了香港人心目中的中國本質——縱然它是一個脫離現實的夢像。

超國民教育

中化科的立場，是基於五四運動之後全盤西化思潮的逆反和反動。你要放棄，我要拯救。在香港，「中華復興主義」是一班流亡香港，矢志復興「真中華」文人學者的小眾玩意。他們透過與港英政府的某種共謀共治，使這套特定的意識形態得以長期主導中國文化科、舊中史科和中國文學這類「超國民教育」。今人反「洗腦教育」，卻振振爭論錢穆唐君毅會不會反對港獨云云。大概是一種反貪官不反皇帝的情深，無法省察在香港的立場而言，香港教育中的「中國學」，乃至所謂「新亞系統」的殖民性。

中化科經常提出一些中西對立的命題，其產生之時，是中國積弱動亂之時。例

如「中國文明是靜的文明，西方文明是動的文明」（應該是出自五四時的文化保守派杜亞泉）、「中國文明是精神的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質的文明」（見張君勱及梁漱溟），這些現在讀來都令人尷尬的命題。在他們的論述中，中國是美好的，和平的，是仁義禮智之邦。上一代認為「中國古往今來沒有帝國主義」，到了十九世紀，「西力東漸」，所以中國是帝國主義的受害者。

中國是西方的前輩

然而中國文化早就有帝國主義，中國從古到今都是帝國主義，沒有一天不是帝國主義。十九至二十世紀的那一段，其實中國都是帝國主義，只因為實力不足，而潛心等待。在帝國主義的建設路上，中國是西方的前輩，早就在終點線等待他們。在羅馬帝國未形成之前，秦始皇已經「南征百越」，之後不同君主的侵略行動，一直受到後世儒生之文飾。左宗棠、王震先後在新疆的種族屠殺，國民黨之屠「皇民」，亦自不用言。

殺人和戰爭，滅族和屠殺，古往今來皆有，但是「帝國主義」的特徵，是事後的文飾。白人的侵略，是帶來文明和基督教；華人的侵略，是帶來中國古往今來的聖人之教，治理野蠻，是移風易俗以夏變夷，之後是披上共產主義大同世界的外衣。中華文明的內核，是文明等差論。黃仁宇曾經說中國文明早熟，而到今天仍為此付

出代價。不能不感嘆，中華文明之早熟，在我而言乃是其早就發明了帝國主義。一個文明要不是義理深奧，也不能在原始本能的侵略和暴力之上，建立起奉天承運、上帝選中的價值系統。

戰爭並不一定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是戰爭之上閃耀裝襯的理念。帝國是（自命）關於價值的。不論是羅馬帝國還是中國。羅馬帝國分開了文明人和野蠻人，中國分開了夷和夏、無秩序和秩序、無明和王治。三千年來，中國不是連續的政體或文明（因為外族的不斷進入殖民並假裝成「華」），但它肯定有連續的帝國主義和文飾系統。

帝國主義傳在東亞的傳播

看中華文明的帝國主義侵略性，看越南和日本就知道。這兩個曾經多少受到中國文化影響的國家，一切習得之事都可以拋棄，但最核心的傳承，就是那帝國主義的DNA。「中華」是文明等差論，化為實質，是戰爭時的侵略，和平時的朝貢。越南和日本目睹中華帝國的強大，也學習這種文明，即帝國主義。越南和日本都迫附近小國朝貢，越南的欺凌對象是占婆、暹羅、老撾；日本的對象則是琉球、朝鮮乃至文明的本部——「支那」。

事實上他們都是「華化」的，因而也是帝國主義的信徒。大中華是侵略而成的，

而受「王化」感生而成的小中華，也是侵略性的。因為小中華憧憬變成中華，他們的內核一致。不夠打，成王敗寇，只能屈就，做小中華。中國的國際觀實際上沒有改變，亦不會改變，就是不夠打的時候扮反帝，裝和平，羽翼長成時回復帝國的面貌。近十年來中國的國際行為，以至香港承受的一切，都反映了中國的文明本質，一點也不值得驕傲和歌頌。

中國不擴張時，只是因為力衰，非不為也，實不能也，不是他們信仰「多元文化」，不是尊重每一種文化和民族都有生存發展的權利。因為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化近乎神秘的迷信，認為那是人類歷史以來最悠久和強大的文化，如果有能力，他們會強迫世界六十億人接受自己的體制和文化。這就是帝國主義。所以中國是不是被共產主義改變了，或者學習了歐洲的帝國主義，因而「變質」了呢？中國文化的信徒會這樣相信，但他們不願面對中國文明悠久的帝國主義脈絡。

東亞的「文明」與歐美的定義不一樣

中國人古往今來，大體上就是帝國主義的信徒。他們承受侵略的時候呼天搶地，但他們只是不值向來欺負人的自己，今天竟淪落到被人欺負，而不是根本否定「欺負他人」這行為。只要你和中國人交往，不論是販夫走卒，還是高級知識分子，乃至黨員官員，你會驚訝成分紛雜的他們，卻有一個極為一致的世界觀，就是弱肉

強食、叢林法則、成王敗寇，他們也認定「國際社會」從來力量至上，他們不相信哪怕是一點點的規則和公義。

雖然他們在官方的指揮棒和教育下，仍然對日本侵華痛心疾首，義憤填膺，可他們心底裏認同的那一套成王敗寇的東西，和日本人在勢力強大時所做的，其實並無二致。他們所相信的是同一套秩序觀——我比你強，比你「文明」，我就有了侵略和擴張的天命。中國人七十年來的呼天搶地，只是投訴為甚麼自己被人侵略，「為甚麼不是我侵略人啊？」

認識一個帶日本團的香港導遊，五六十歲了，他年輕時在日本留學，娶了個日本妻子，生了兩個女，但說到日本，他還是相信，日本也是古中國人（徐福）的後代，日本都是中國一部分。

我當然笑而不語，這就是中國的大體現實，這裏的歷史根源太悠久了，不是我能夠改變。那不是中化科所說的童話故事。中國的歷史是不是仁義禮智呢？魯迅半夜睡不着，翻來翻去，發現字裏行間全部都是吃人。

文明人會將刀兵傳到普天下去

歐洲進入了西伐利亞系統，再打了三百幾年，才偃武修文，變成左膠國聯二世。中國文明只是假裝進入西伐利亞系統，但實際上不是。中國仍然信仰文明等差論，

相信「文明」，而且在反美反歐知識分子的理論庇護之中成長。

文明人會將刀兵傳到普天下去，歐洲已經沒落，中國還有，不論是內戰還是將戰爭輸出去，中國仍然將古代的殘暴保存得很精緻。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23 不搞帝國主義的不是中國人

新年，自由黨李梓敬在臉書說：「如果你唔認同自己係中國人，唔該唔好逗利是！」（如果你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請不要討紅包。）這句欠缺中國學常識的愛國宣言，例牌引起有識之士的反駁。但其實我想說，以這句話來了解中國，也是不錯的切入點。這話的下一句，其實是：「所有討紅包的人，都是中國人；所有流播中華習俗的地區，都是中國。」

這是中國式的帝國主義。中國人的「國家」並不是一個疆界不變的穩定概念，而是流體；帝國的子民去到哪裏，傳播了人口和風俗，那地方就是天下的一部分，即使當下不能直接統治，也視之為「等待統治的地方」。所有習染華風的地區，都被帝國本部視之為應然的中國勢力範圍。

十九世紀以來就沒有真心信服現代民族國家觀念。中國的國家組織型態，就只有兩種；一種是宋型，一種是蒙古型。宋型國家形態，是在艱難和強敵之下激發出類似弱小民族主義，武力不足的時候，中國有時會貌似是一個國際社會的成員，宋、遼、金的交往、互相簽訂的條約，大概也有一點歐洲式的影子；但這只是實際勢力均勢所造成的錯覺，實際上宋、遼、金都自稱「朝」。當中國的武力夠強，就是蒙

古型。秦、漢、唐、蒙元、明、清，不一而足。中國人認為「中華文明一直光輝燦爛」，因此我們亦可武斷中國大部分時間都是蒙古型。

帝國主義是關於價值的。羅馬帝國傳播羅馬文明，歐洲人傳播上帝和白人文明，中國人則傳播「王道」，事實上三者都是殖民，並不是中國受過苦，就自動脫離殖民者的行列。十九世紀以來在中國發生的事，只是古殖民者受到新殖民者的壓迫，被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即使是經過了共產主義洗禮，帝國主義仍然是中國為之中國的核心。

中國中央電視台在今年的春晚，竟然找一班中國人塗黑面扮黑人，上演一齣短劇，講一個黑人女人為了避免家中的盲婚啞嫁，找了一個中國人扮男朋友；黑人老母知道之後，竟然說：「**我怎會不同意呢？中國人來幫我們修鐵路……中國人那麼好，我愛中國人！我愛中國！**」小小短劇，中國人的帝國主義之心水銀瀉地，隔住個 mon 都是一股腥臭。劇中還出現一班類似空姐的黑人，看來是空姐，但其實穿是中國在肯亞高鐵的「服務員」制服。

過去一千年，東亞各國或遲或早，都在千方百計脫離中國，到了後來要發明新文字，來「去中國化」。中國人怪他們，感到被背棄，卻不察覺自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帝國主義，先把他們趕跑，周邊各國各族要自保，要尊嚴，要利益，就得

各出奇謀而激進地剝掉自己的中華胎記。

其他國家悉數獨立，帝國本部的臣民斯人獨憔悴、陷入身分認同危機，因為沒有朝貢國和勢力範圍的，就不是帝國。「一帶一路」說是經濟產物，但實際上是關於帝國身分的重建。就算賺不到錢，國威還是要揚，揚了才可以重新再造以往的中國。即使中國已不能直接奴役東亞鄰國，但他們有香港和澳門，有時有台灣，非洲則支撐起整個中華帝國的驕傲。有僕從的就是主人。

當然看見中國人直接舞弄「中國人的包袱」，我會想到，幾年前當香港人在中國自由行的狂潮中，被迫起來保衛利益和尊嚴時，整個盤據在香港的左翼自由派公民社會，口誅筆伐、千般攔阻，令民間內耗了很大的能量。他們的其中一個理由，乃是「種族歧視是不對的啊」，然後喊濕一包紙巾；中國官方電視台公然搞黑人 stereotype 和中華帝國主義宣傳，他們無動於衷的。

其實這表面上很普世的反種族主義，只在保衛中國人的時候生效。中國人歧視、帝殖其他民族，他們讀後現代社會學、由白左學院和傳媒養大的小腦袋，就當機了、失效了。他們嘮嘮叨叨地說：「一帶一路不能算殖民！……殖民！中國人的事，能算殖民嗎？」

西方的殖民主義反省，多年沉積下，容易產生一種錯覺：殖民主義是第一世

界、已發展國家的事物，第三世界總是被殖民，不會有殖民主義的。香港被視為第一世界，因此不可能被殖民呢，不可能被人欺壓；中國被認定為第三世界國家，因此不可能殖民他人。這當然是完全沒有國際觀、沒有「中國視野」的書呆之言。讀書越多越多越反動，毛澤東說得對。白人的自由主義不能抵擋中國人，也抵擋不到伊斯蘭，而接受這種秩序，而最多只能到達二流白左程度的學生們，自然更進一步，只能成為中殖的同謀或「自乾五」了。

二零一八年二月十八日

24 習近平喜歡王陽明，一點也不奇怪

一些西方傳媒報道，習近平竟然推崇明代的王陽明。在貴陽，當年王陽明遭流放而「悟道」之處，重新建立了一些關於王陽明的「主題樂園」。共產黨明明是反對傳統文化，就算近年搞孔子學院，習近平為何特意提王陽明這個人呢？

其實王陽明，或者儒學，本身就是專制者的歸宿。這是命定的，即使那不是習近平，也會抬出王陽明。日本的明治武士，後來的軍國主義者，中國的蔣介石待等，都愛王陽明。當然也有很多正常人喜歡他，但王陽明的思想之中，就是有一些機括，非常吸引上述的那群東方獨裁者，令他們深深認同，數百年餘韻或陰魂不絕。

中國人的儒家思想，有一個道統。即孫文那句「堯、舜、禹、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相繼不絕」。後來唐宋之際，開始了「孟子升格運動」，孟子也進入了道統。道統到這裏。北宋建立之前，是胡漢歐亞國際帝國李唐的崩潰，經歷了很多年率獸食人的混戰，國勢粗安之後，宋代的儒學根據「時代需要」，建立了新的儒學，即理學。

政治而言，壓抑戰爭、崇尚文治，並且再次建立強大的外部社會道德規範，以安定國家人心；在讀書明理的人之中，佛、道兩家的哲學思辯程度，早已超出漢

儒那一套，於是宋儒吸收了佛道思想，建立了「理氣之辯」的模式去解釋世界的各種現象，創造傳統 (inventing the tradition)，將孟子提過的「氣」，擴大為宇宙物理的所有現象和物質的構成，試圖將不斷發展的世界和新難題，統攝於一個「新儒家」的框架之下。

「北宋五子」和繼後的朱熹，建立了有別於混戰時期，大多數人「崇尚」個體價值的年代，侍奉五朝八姓十三帝的馮道不是有能力的世界仔，而是無忠無義之徒。在兩宋，理學建立了一種類似民族主義的集體性，使得宋人面對強大的遼人、金人，乃至橫掃世界的蒙古人，表現了強大的抵抗力和「民族氣節」。

王陽明是很多年之後的人，蒙古已經入主中國，之後又遭歧視鏈最末的那班人（所謂漢人／南人）趕走。王陽明身處的明朝中國，已經進入穩定狀態很久。理儒學解釋世界的方法，是一種方便法門式的接駁，始終不是西方那種由基礎開始的人文／自然科學。例如程頤朱熹之類的那一派，會主張學者可以研究生物、物理、天候、天地萬物，進而漸次發現那個儒學者相信是善的真理，所謂「格物」然後「致知」。甚至出現真理與人的對立。所謂「存天理，去人慾」，人的個性和慾求成為要滅絕的東西。

但理學那一套，是要有相當智力和開化的主張，是從客觀世界歸納出一條真

理的方法。但這些大學者、士大夫卻發現，現實不是如此，他們被億萬不讀「聖賢書」的一般人甚至文盲農民所包圍。可以想像個別有理想的學者會因此驚恐，這些無能力或沒有資源讀書明理、研究客觀世界的人，不就完全沒希望脫離小人，成為君子了嗎？如果世上大部分人是命定的邪惡、不可得救，那儒家的理想和系統就崩潰了。

就像西方的神父發現非洲美洲之後，他們突然想，這些人，或世上很多人，一生都沒讀過聖經，也沒有神父聽他們悔改、幫他們洗禮，那他們不是命定無法得救，必然落地獄？

於是出現了「心學」。由陸九淵開始，到王陽明，乃至之後的李贄。這也是一種發明傳統，他們主張從孟子而來，人之性善本來就具足於心的理論。由於他們假定真理也是善的，因此客觀的真理，就在人的心中。成為君子是不假外求，在心裏就可以找到道德和行為依據。

新儒家的杜維明說，王陽明就像西方的馬丁路德，這兩人的確有可比之處。王陽明的系統，將一個人改善或成聖的可能，放在自己本身，所以人人都有希望，但動力本來就內藏，主要並非來自外部世界。「馬丁路德的最大貢獻就是提出每個人都可以依靠信仰完成自我救贖。」

這個系統發展下來，就出現一種必然出現的異變。所謂「心即理」，但每個人的心都不一樣，心無時無刻改變，或根本不存在，那麼心裏的理，也只是一個人的道，不一定合於「大道」。明朝士大夫追求「普世救贖」和社會追求個性解放、個體特殊性，促進了心學的大為流行，但也造成了統一標準的位移。於是只要有足夠自信和狂熱，就可以「我自行我道」，心即是理，老子就是道理。

這必不然是心學家的主張，但「心學」必然如此發展。這就像部派佛教之爭，服從外部世界還是內心神秘世界的比例，決定了這種戰爭。多年後的李贄，則是這場戰爭的產品。

好了，真正重要的地方來了。王陽明除了發明了「真理所在」（客觀與內在），試圖將客觀知識和主觀感受的分界消除，還發明了屬於知識分子的行動主義，即所謂「知行合一」。本身王陽明就不是單純的道學先生，江西、福建、廣東交界發生人民起義，王陽明帶領鎮壓，殺人如麻；南昌寧王反叛，亦是如此。從王陽明的履歷，你可以看見為甚麼日本人那麼尊崇他。因為日本的知識分子（即是封建制下的武士），在王陽明身上看見自己憧憬的原形。

蔣介石也是王陽明的推崇者。你可以說，二戰的中日之爭，是王陽明信徒的內部戰爭。當人的心（個人／國家慾求）和理（外在規範）發生衝突的時候，「心即

理」，解決了，然後「知行合一」，行動不要受到「理」的規範，而要聽從「心」的指引。

那麼故事回到習近平，或古往今來每一個希望「大有為」的統治者。他們一上場，發現國家已經充滿規範，充滿舊臣、派系、潛規則，希望得到主體性、希望「幹一番大事」的人，都會在王陽明身上找到共鳴。陸王心學的特色，並不是完全破壞堯舜禹湯文武孔孟的資源，也不是後現代的否定真理，而是將自己和真理的界線主觀地融解，以行動取代思考。在不否定外界道德規範的同時，將自己在其中的主體性和行動提升到極限。這是武士，西鄉隆盛、東鄉平八郎……也是蔣介石，也是毛澤東、習近平。

儒家是秩序的維護者，從孔子「吾從周」以來，維護了中國無數的皇朝，以及日本的德川幕府。但是開創者、專制者、殺人狂，也可以找到資源，那就是提倡秩序，但也肯定主體的心學。心學行動起來，可以是慈善家，教育家，也可以是嗜殺的極權狂人。

25 十四億人這個法器

每有中國異見人士遭投入黑牢，折磨至患病甚至死於獄中，總是會有一陣終將歸於靜默的口誅筆伐。

暴政要受到聲討，聲討者本着人道主義的良心、對國家民族有感情，事情遠淡之後，他們又會想回去做「建設性的反對派」。這個名詞是一些前學運領袖的創造，中國人都不想被人批評「有破壞無建設」，在批評的時候好像都要有一些「實績」墊底。就好像香港的愛國民主派、體制內民主派，都很怕被指控得個「鬧」字，所以他們的投票取向其實與土共建制沒太多分別，他們都一樣十分合作地通過政府的議案，在口頭上堅持三權分立的時候，積極「協助政府施政」。

「華人」都是如此，當我們聽見異見人士遭受慘無人道的對待，慨嘆中國暴虐如斯，心裏當然會很厭惡，但是很快我們就會想做回「建設性的反對派」，我們會繼續捐錢資助「內地」貧困山區兒童的學費，我們會繼續支持香港與中國融合，迫自己和下一代參與這個運轉如輪的政治資本體系。

只要皇帝手握著十四億人這個法器，無論他手起刀落多少次，我們有多厭惡腥血，最後我們還是會回來，好像趕屍的道士一搖那個鈴鐺，穿着清朝官服的東西就

「回歸」站隊了。

主權還是人權大？不忍卒睹異見者的慘狀，是那麽正常，但是在人性的幽谷底下，國家分裂、喪權辱國的非理性恐懼，會戰勝人的同情心。在國家主權的集體主宰之下，個體的人權是飛鴻踏雪，不敵大千紅塵、不敵時光飛逝的。

要阻止這類悲劇，大家都知道，中國要分裂，要弱化。但是我們又怕被指通番賣國，在兩傘革命的時候，美國請學聯去聽證會搞局，他們也是請美國吃閉門羹，或者我們還更怕中國衰弱。傳統中國歷史學對大清衰落的哀嘆，簡直刻在我們的骨中，而這種哀嘆已經順利轉換成我們對極權一種身體很誠實的擁護。

事實上我們是在擁護極權的，當然我們會可憐劉曉波，但是泛民主派還是會客客氣氣的見習近平，做建設性的事情，我們不反對一國兩制，我們不否認中國對我們有主權。中國有主權，那香港的人權就只能靠邊站了，事情就是如此運作。馬兒好，以及不吃草，不能兼得，你要一個強大的中國，你就要自我犧牲。秦國統一六國了，就有很多工人會死在長城下、墓穴中。

釣魚台是屬於誰的呢？那當然是屬於日本比較好，中國得到更多資源，也是國家機器用來欺壓人的資源。中國強大了，你要識得哀嘆。如果對中國異見人士物傷其類，物傷的是這一類。

全世界都是這個暴政不同程度的奴隸。普世價值，不是中國民主化，而是中國碎片化。在這麼一個暴政之下，做建設性的甚麼，說到底都是合作，助長滋養它。既然做了婊子，還拿甚麼反對派批判者的貞節牌坊呢？

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26 天朝人的國際觀

在一些時間之前，中國仍然為自己辯護，辯稱沒有「中國威脅論」這回事，但中國在這場大戲又恰好好處地扮演到處破壞秩序、不顧大局的奸角。

自歐美擴散到全球的條約體系安全系統，要怎麼看待這個公開的叛徒？南海權益的仲裁，中國處於下風；聯軍攻入伊斯蘭國的首都拉卡之後，美國軍艦就駛到中國附近的海域；與中國相關的北韓問題，則足夠將整個東亞拉下水來為敵。在中國的西邊，有印度這個不能算是友邦的國家，而這個國家與東邊的日本又拋開中國的「一帶一路」，搞了一個「自由走廊」。

中國那個自外於世界的意識、新近發財的民族主義、多面作戰的疑慮，和一戰以前的德國有不祥的相似。中國只是欠缺一班思維嚴謹的思想家，以及他國的知識分子和應，否則也可以將自己粉飾為新世界的希望。德國的世界政策，和「一帶一路」一樣，並不是一個融入已存在的秩序，而是一個主動與世界競爭的世界觀。

大量的歐洲大學者對舊歐洲和美國嗤之以鼻。他們從生物學（美洲人種比較愚蠢，物種比較虛弱，歐洲人與美洲人混血會被弱化這類理論，在十九世紀極為常見）到哲學，鋪陳出德國有為歐洲興滅繼絕的天命。對衝突的浪漫主義和樂觀情緒，就

在歐洲累積起來。

中國人自十九世紀以來，就對「世界」充滿怨恨。是世界迫他們打開國門，是世界迫他們簽了條約，是世界侵略他們，是世界封鎖他們。以前進入聯合國，只是為了安全理事會裏面的權力，而不是意識上認同了自己是那個「世界」的一分子。這和西方的帝國不一樣。歐洲人的帝國認為，他們自己就是世界；而中國則自十九世紀以來，就確信了自己是世界之外的飄浮島嶼。

本來中國也認為自己是世界，只是歐洲人來到之後，一場一場的敗仗實際終結了朝貢和天朝體系。但他們是硬生生被拔出來的，不代表他們對歐洲人創造出來的條約和國際體系心悅誠服。實際上，中國人的孤憤，到今日還未完結，而且大概也不會完結。不承認聲明、撕毀條約，好像是為十九世紀的大清雪恥，向世界示了威。就像劉曉波被判入監獄，那是當年十二月廿五日，耶誕之日，也是西方文明誕生之日，判死一個宣講普世人權、要求聯邦共和的人，同樣是出於一種孤憤，向世界示威。

一個低下層的維園阿伯相信「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以及中共最高領導人高呼「我們不搞西方那套」，是一樣的——世界是邪惡的，中國人不能同流合污，而他們在偽裝成對國際社會無害的成員時，又會做一些小動作，表明自己並不真正

服從這套秩序。

從毛澤東的第三世界戰略，到今天更加空泛的中國復興夢、一帶一路，那都是夢想重建王朝中國的「朝貢——宗主」秩序，它不願意成為歐美秩序的一分子，即使共產主義本身是一種發源於歐洲的思想也好，「總之中國是不一樣的」，中國人堅持。

所以中國只會像德國一樣，情不自禁地違反父輩定下的安全界線，與整個世界兵戎相見：避得到一時，避不了一世，鷹派最終一定會佔上風。當然她的出路也只能是成為另一個蒙古帝國或者威廉二世。

二零一七年七月三日

27 劉曉波：現代危機下的殖民主義粉絲及慕道者

殖民、基督、現代危機與劉曉波

劉曉波的事，海外華人特別是香港人，是傾向將其視為「人權鬥士」來演繹和哀憐的。很多大中華派，即是熱烈參與過「保釣」、七七事變去日本領事館抗議、六四堅持要用「建設民主中國」作為綱領的那一班，都特別關注和高舉劉曉波。

這其中有一種很深的諷刺，我們對這個政治犯的詮釋，是一種過度簡化，它變成了一個在七一遊行加上去的訴求，這種高舉恰恰帶着極深的淘空。

三百年殖民

在那相對溫和的《零八憲章》之前，劉曉波一早是一個「賣國者」。一九八八年《開放雜誌》訪問劉曉波，那是一個長訪問，劉曉波說，中國還未走出農業文明，要補資本主義的課；而且要實現真正的變革，不能靠自己，最好是被外國殖民三百年，原話如下：

「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我要引用馬克

思〈共產黨宣言〉的一句話：『工人沒祖國，絕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但歷史不會再給中國人這樣的機會了。殖民地時代已經過去了，沒有人會願意再背中國這個包袱。」

劉曉波是一個怎樣思想的人？我們希望淘空他。當他的〈我沒有敵人〉論被政客和鬼佬連番讚歎的時候，或者是一種對劉曉波激進一面有意無意的改造。毫不遮掩的通番賣國論，令人尷尬，所以在傳媒和論者筆下的劉曉波，他是一個人畜無害的人權鬥士，他激進而和盤托出的一面，就遭軟埋了。

好像台灣的鄭南榕是一個明確主張台灣獨立的政治論者，但他的自焚殉道，在後世不斷的重提和淘空之下，就只剩下「守護言論自由」或「人權鬥士」的形象。至於他是爭取哪一種言論自由或者權利，事實令大家尷尬，往往語焉不詳。

如何解決中國問題。劉曉波開出的藥方是要外國人殖民統治中國一段長時間。這導致他被不少中國人，乃至「支持民主」的中國人批判。維權的人維自己的權，但絕不會接受外國的奴役和改造。即使中國千瘡百孔，也不要外國人砍掉重練，這是中國人最重也最深的驕傲和心結。即使他們支持民主自由，但在「一國」面前還是要跪的。

雖然劉曉波在〈我沒有敵人〉的自辯中，用了不少篇幅讚頌德治機關對他人道，體制正在進步，但他最後的收場，就應了他自己三十幾歲時對中國的看法：中國是一個地獄，無法自力改革，必須靠外國殖民才有一線生機。但殖民的時代已經過去，「沒有人會願意再背中國這個包袱」，所以體制的進步，其實遠遠稱不上是改變，爬不到命運的天梯。不論如何，無法靠自力改變的「中國」，正是慢性謀殺他的元兇。

談劉曉波，也許要分開不同時期。在六四之前，承接着改革開放，文革的陰影離去，在檢討歷史的風潮中，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再起。劉曉波正是其中一個最強烈的批判者。今日高舉他的政客和華人，有些會把他看成「民族英雄」、有濃濃的「中國性」，但其實在六四前夕，劉曉波的思想，可以歸納為「以基督教價值為對照的全盤反傳統」。

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

劉曉波沉痛批判中國文化對個人權利的系統性壓迫，他的對照材料是西方，以及不能避開討論的基督教。因此中共在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將其判入獄，是對照劉的「基督教成分」來開刀，是精心計算的象徵政治戰爭。

劉曉波回顧文革，認為文革並非只是四人幫的問題，也不只是毛澤東的問題，

他認為每個中國人都參與了，而這種參與則是出自傳統文化的「魔性」。劉曉波說：

「制度是人創造的，中國的所有悲劇，都是中國人自編自導和自我欣賞的，不要埋怨別人，反傳統和革新要從每個人自己開始……他媽的，文革時你幹什麼去了？……沒有土壤，毛澤東一個人不會有那麼大的力量。」

那個土壤，就是中國傳統那個「外儒內法」、帝皇術、厚黑世故的中國文化土壤。劉曉波雖然堅持非暴力和平抗爭，但他針對中國文化，提出的藥方其實極其激進，特別是對中國官方而言。他提出的是普世價值、西方的東西、基督教的東西，都是中共憎之入骨的東西。

中共高高捧起五四新文化運動，視之為新中國的濫觴、中國共產黨的文化起源，但在劉曉波眼中，五四是失敗的，而且也不同的傳統派或新儒家的痛心疾首。劉曉波認為五四根本沒有成功，它乃是一個失敗，中國傳統文化沒有被五四殺死，而文革則是中國傳統文化達到的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和災難。

中國傳統文化從未斷裂，五四運動的失敗就是傳統文化的勝利，文革則是封建主義的全面復活，每個中國人都是傳統文化這條千年不死的劣根的一部分。

這樣的論述，對我這樣的香港人並不陌生。大約是二零一零年之後，我們都有類似的想法。究竟中國的暴政，是少數的皇帝和太子的問題，還是民眾都有暴政的

因素？這樣的論述得到認同，是因為二零零三年之後，自由行開通，大量中國旅客、平常的中國人來到香港；在日常的磨擦中，我們除了一時的仇恨，也得到普遍的印象：中國人對香港，並不是那麼和善，甚至是看不起、仇恨的。

傳統的香港人，特別是泛民主派的公民社會，對中國總是情深款款，他們當初支持中國「收回」香港、反對英國繼續「殖民統治」，也是出於愛國主義。

泛民主派及傳統公民認為中國人同樣是暴政的受害者，所以當中國人大量擠塞香港街道、搶奪香港物資的時候，泛民主派基於愛國感情，認為香港人應該包容；但更多的普通人卻開始認為，普通的下層中國人，同樣是共謀。

也許這種情緒有過激之處，但這明顯比起泛民主派認為「所有中國人都是暴政受害者」的世界觀，來得複雜和有層次。因為我們開始看到，暴政並不是那麼二元，官民之間，不是截然二分，而是互相依存、互相影響。無論如何，在特定的歷史時空，在中國被剝削的普通人，可以依靠中國殖民香港的大局，橫行無忌，剝削香港人。

這種複雜形勢，恐怕沒有太多中國人會願意面對。香港的上一代，亦無法面對自己心目中樸素的中共政權受害者，那十四億中國人，原來是那麼醜陋。其實這不是事實：十四億人之中，有些拼死追求自由，但更多的是害人害己、奴性而可恥，

為什麼我們不能接受事實呢？暴政和人民互相依存，互相改變，將人訓練成這個模樣。不是這個模樣，根本不能生存，所以經過幾十年操練，能活下來的大都是這樣的人。

現在即使西方如何衰落，他們都知道中國人野心勃勃，絕不是自己在第三世界國家，像泰國、印度、不丹之類所看見的樸素人民，中國人是在殘酷叢林中活下來的人，並不信仰所謂文明社會規則，所以要絕對提防。這是世界大多數人的共識，不能接受中國人「無可救藥」的，大概也就只有香港和海外的極少數大中華民族主義者了。當然，他們現在都高舉着劉曉波。

我認為劉曉波是個絕對的悲觀者。他對中國人和中國文化，是很早就去到了清明的悲觀境地。但到了清明處，水清的時候，就沒有魚，人要怎樣活下去呢？劉曉波的悲觀，以基督作為出口。我不知道他是否是一個「正式」的基督教徒，但他非常欣賞基督的精神、肯定基督教文化，並視之為這個黑暗世界的終極救贖，則大概不中亦不遠。

中國人的命運固然悲哀，但在普世範圍，他也認為人性充滿缺憾。依循一種典型的天主教觀念，凡人有原罪，天生就有缺憾；就算是新教，人也得靠上帝的仁慈和恩典得救，而不是靠自己頓悟和修煉。

主張個人道德修煉、賢人政治的傳統中國文化，在基督教體系的對照下，顯露出黑暗的陰影——中國文化假定了人性的善，並且可以通過教育來自我完善，絕對肯定「個體人格」，因此人外無神，所以沒有西方文化的贖罪懺悔傳統。

在中國文化之中，絕有修養的人，都不會有那種在上帝全視之眼下的真誠悔罪。因為在中國文化中，人之外再無更高的律則。張愛玲在〈中國人的宗教〉一文中，就早已有相似的觀察，中國人的宇宙觀恰好是後現代式的一片虛無：

「……表面上中國人是沒有宗教可言的。中國智識階級這許多年來一直是無神論者。佛教對於中國哲學的影響又是一個問題，可是佛教在普通人的教育上似乎留下很少的痕跡。就因為對一切都懷疑，中國文學裏瀰漫着大的悲哀。只有在物質的細節上，它得到歡悅——因此《金瓶梅》、《紅樓夢》仔仔細細開出整桌的菜單，毫無倦意，不為甚麼，就因為喜歡——細節往往是和美暢快，引人入勝的，而主題永遠悲觀。一切對於人生的籠統觀察都指向虛無。」

世界各國的人都有類似的感覺，中國人與眾不同的地方是：這「虛空的空虛，一切都是虛空」的感覺總像個新發現，並且就停留在這階級。一個一個中國人看見花落水流，於是臨風灑淚，對月長嘆，感到生命之暫，但是他們就到這裏為止，不往前想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他們並不因此就灰心，絕望，放浪，貪婪，荒

淫——對於歐洲人，那似乎是合邏輯的反應。像文藝復興時代的歐洲人，一旦不相信死的永生了，便大大地作樂而且作惡，鬧得天翻地覆。

受過教育的中國人認為人一年年地活下去，並不走到哪裏去；人類一代一代下去，也並不走到哪裏去。那麼，活着有什麼意義呢？不管有意義沒有，反正是活着的。

中國的崛起，是那麼符合這個後現代。因為我們需要技術、進步、力量、金錢，但不需要任何超越性的信仰。

劉曉波在〈鐵窗中的感動——論基督徒偉大之處〉詮釋了自己並非一個「唯西方論」的人，他並非「進步史觀」的信徒，他認為雖然文藝復興以來，世俗社會掙脫了神權統治，帶來了自由、人權乃至民主，但是他深深警惕人性的進步，可能墮入虛無：

「……如果沒有神聖價值的引導，中立化的技術難免誤入歧途，被用於野蠻的屠殺和奴役，如二戰和共產極權。只有在靈魂上返回幸福的本源——那給予人類終極依賴的神聖之物，才能免除技術進步宰制的人類生存。」

這篇文章據說是他在一九九七年的作品，已經是「後六四」的東西。六四之後，劉曉波和一些「學運領袖」不太一樣，他對學生和北京人的犧牲，不是毫無反應，

或者認為別人的犧牲是必須。

在邢福增的一篇文章〈走下十字架的劉曉波〉，我們看到劉曉波的「轉變」。在大力批判中國傳統、高舉西方的階段之後，劉曉波到了外國遊歷，又有了新的反省，自我修正，他開始認為西方也不是那麼萬能、體認到西方的現代危機。當然那個危機其實也能以基督教體系來對照——現代西方也拋棄了自己的超越性傳統。

生之掙扎

一九九一年，澳洲國立大學亞太學院的中國歷史教授白傑明（Geremie Barme）說「一句話」：

「中國的精英們都想當殉難的耶穌，成為舉世矚目的大英雄。但是他們不願意被永遠釘在十字架上，而是釘了一會兒就被扶下來，在人們的歡呼聲中走下十字架。這就是中國特有的或叫有中國特色的走下十字架的殉難者。」

而這件事最大的「亮點」，是劉曉波認同這句話。這句話出現的兩三個月前，劉曉波才因為向中共懺悔而得到釋放。

也許我們都要正視這一點。人有高尚之處，但也絕非白璧無瑕，人怎樣面對自

己的軟弱、在倒下之後怎樣再起，那才是問題。關於六四的一切，真正的良心並不是全面否定或者高舉，真正的人性和真誠往往見於「掙扎」，甚至自我批判。

如果劉曉波死了，大概他是為了自己而死的，而不是為國家。（編按：劉曉波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三日，因肝癌晚期出現的多重器官衰竭病逝，而即使在治療階段，海外德國美國的醫院願意治療他，國家還是要他死在中國。）劉曉波已經連馬克思都搬出來，他是一個無國之人。但就像歷史上的很多人，他遲早都會被抹上那種形象。他會位列一個從岳飛、文天祥到康有為的殉國者系譜，成為一個受盡苦難而堅持到底的「良心中國人典範」。

但主權還是人權大，他應該是拋得開前者的，而很多高舉他的人，並沒有理解到這一點。沒有理解這一點，他的犧牲也就很快會被體制化，成為儒家式道統廟堂之中等待下一個當權者「平反」的殉死者。

殉死是自願的，我們也想像他是自願，整個狀況神聖而變態，雖然這變態持續了足足二千年。

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中國的道統輪迴之外，無意成為國家主權概念的囚徒，他要求的是一種古典右派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他的整個經歷，以及多年的言論，築構出一套超越國家體系的視野。超越的上帝，是整個歷史和道德的依歸。

在旁觀者而言，劉曉波最可貴的並非其諾貝爾獎或者文壇的名氣，而是他在不同階段的反省和自我批判，那是一種精神中的苦行僧，精神中的自我鞭打。

（為余杰作品《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劉曉波的生命與思想世界》作之推薦序言）

28

《西遊記》——宿命解題

香港人似乎特別熱愛《西遊記》，周星馳和劉鎮偉在一次兩部曲的合作之後，各自開展了自己的《西遊記》系統。周星馳之後拍了兩套，劉鎮偉之後起碼有三套，香港的郭子健、鄭保瑞也拍了，先不說這些成品最後是優是劣、也不計較大製作的投資，肯定全部是中國資金——香港創作人迷戀《西遊記》，是確定的；而且不只是改編，而是借殼來物外神遊，言自己的情。

在二十世紀末，香港的電影人無心插柳地奪得了《西遊記》這部經典的詮釋權。從那時起，《西遊記》就已經不是那個唐僧帶着猴子、豬和河童去印度取經的故事，而是一部貼近都市人寂寞心靈的現代故事。《大話西遊》系列那些關於時間的輪迴和追悔，近乎一種迷戀過隙白馬的戀物，天下間亦只有香港人會對時間想那麼多。因為大限來到，所有在時間裏面的遺憾、傷害，就在將來的時間裏不斷輪迴，不斷記得起自己給時間洪流沖走的悔恨，永恆受罪。

劉鎮偉和王家衛是朋友。王家衛的戲蝕到仆街的時候，劉鎮偉就幫手拍些好賣的電影去填數。但《西遊記》就和王家衛的戲一樣，在本地上映之初，一直遭冷待、遭劣評，《西遊記第壹佰零壹回之月光寶盒》與《西遊記大結局之仙履奇緣》的票

房亦大失預算（雖然兩集合起來也有五千萬，在今天也算是天文數字的成績），劉鎮偉和周星馳也很不滿意，並且傷心。

香港人是不是分外因孫悟空而哀鴻？不是，因為劉鎮偉已經談過，拍的時候從來沒有那麼多意思。《西遊記》這個闖不過的情關、造物或者佛祖抗不了的弄人，是香港人以及之後的中國人的集體創作，體現在一篇又一篇的影評和分析之中。

孫悟空反叛，本領通天，但最後先敗於如來佛祖，後受制於文弱而迂腐的唐三藏。他的反叛只到了那個地步，就胡裏胡塗地接受了天命。這個取經的天命，是別人給的，不見得孫悟空是心向佛法、不是為了做好事的道德感性，他只是受到官兵的鎮壓，終極 Boss 將他壓倒在五指山，多不甘心。

本來《西遊記》就是講華人的宿命論。通天的齊天大聖，最終無法逃出仙佛組成的天庭世界，半推半就，最後「戰勝了自己」，對這個體系心悅誠服。《水滸傳》則是江宋求官，英雄盡死的政治日常戲劇化，也是逃不出的宿命。《紅樓夢》和《金瓶梅》是對繁花落盡、朝夕最終無所憑藉的詠嘆調。這些故事，沒有不是悲觀灰暗的。《三國演義》是正統失敗、反賊也沒有成功，由第四勢力接受勝果。英雄人物盡淘，最後為他人作嫁衣，一切都徒勞無功。推到最上的石頭最後又掉下來，壓在你的背上，又是一座新的五指山。

香港人對《西遊記》的改造，是一個都市國家子民的角度。我們已失去三綱五常的傳統，但我們又沒有國家的紀律和責任，我們彷彿在一個時間之外的避難處，在那裏，愛情是我們唯一的信仰，也是所有世俗生活去到最後的憑藉。然後在愛情的世界，充滿時間和人物的錯摸，然後竟然在兇暴的孫悟空之上，僭建一個叫至尊寶的凡人，作為受難的主體。然後樣貌身材在全盛時期的朱茵為了救你，死在你面前，然後背景音樂還是拿《東邪西毒》的世界級配樂來照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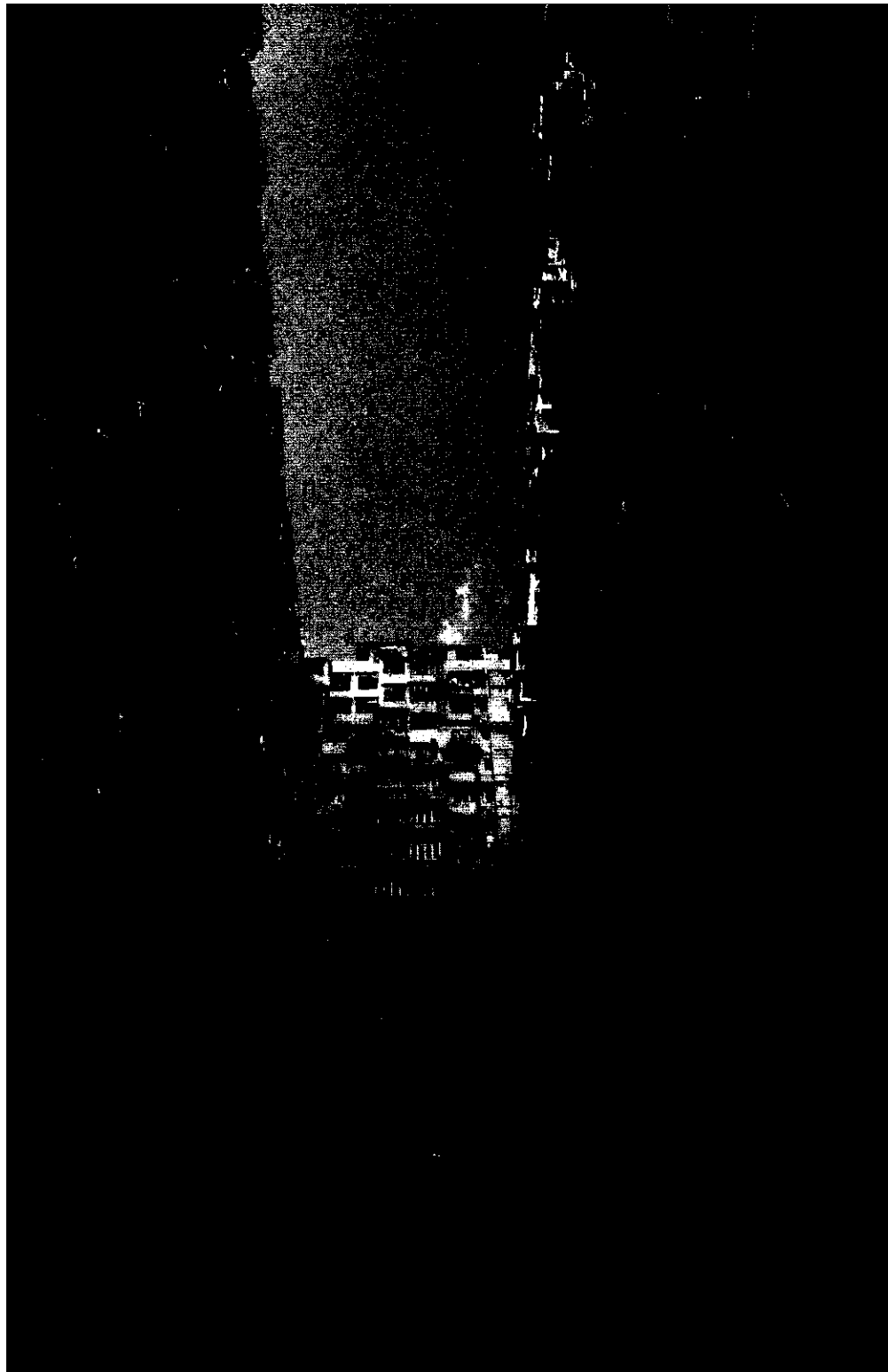
唐三藏是天庭的要人，孫悟空要去貼身保鏢，於是葬送了自己的一生，「被迫」得道。在劉鎮偉後來的系統（即後來的《情癡大聖》），唐三藏原來也是一個身不由己，被天庭壓迫，到最後要打上天庭的鬥士，當然一看就知道是某公司要洗大錢的超華麗燒錢電影中，還會出現唐三藏數落神仙政權冷酷無情、不知人世情的精句。如此大改聖人地位的唐三藏，如果中國是佛教國家，那就是近似馬田史高西斯 (Martin Scorsese) 拍《基督最後的誘惑》，將耶穌神性底下的人性再挖出來的高度。

香港人、中國人一直玩《西遊記》，其實也許是一種宿命主義的遊戲。張愛玲說，中國人的形上世界，最後總是指向空白。推完石之後，石一定會再掉下來。凡人唯一能做的，只是在宿命的閒暇，寫一首自己意欲超越，但最後折翼墮落的奧德塞史詩。

不論是「革命」，還是尋找「真愛」，在傳統中國人的世界，一切沒有終點和救贖，看得通，只不過是無濟於事的慧極必傷，阻止不了你失去紫霞仙子。

二零一七年，我們還在《西遊記》之中。《悟空傳》輪到彭于晏做孫悟空，連宣傳文案也是寫「一齊抗命」，干戈指向天庭，但是故事再千迴百轉、暗渡陳倉，我們知道之後會有五指山、會有西經，這到底是一個華麗而到底沒有戲劇出口的故事罷。

二零一七年七月二十日



改變在*

/ 自報家門

- 29 大樹無言
- 30 在網絡，我們都失去了自己
- 31 如蛇的政治
- 32 一旦懷緬 人就會死
- 33 寇茲上校與人魔漢尼拔
- 34 新聞就是怪物 就是凝視你的深淵
- 35 自報家門——前篇
- 36 自報家門——後篇

這場 × 911

29 大樹無言

一種近期出現的感覺——當初來到「活動」的時候，我一定是最年輕的那一群。現在可不是了，在我身後有更年輕的一群，當然據說更年輕的中學生，有些已經在說我們非常討厭，而無法溝通的中國潮語。無法感知的時間，要透過物來示現。

風是無形的，但看着遠方的樹搖晃，你就知道風的存在。樹想安靜，卻與風永遠依存，永遠受它撩動。

在我前面當然有先驅。可能已經入土為安，可能仍在奮鬥；可能在歷史留名，可能始終隱沒於市。我想像他們也承受一樣以及更多的不便、憂患與屈辱。屈辱是一種特殊的事物。與直諸加諸於身體的痛苦相比，它又是另一回事。

好像二零一六年的那個夏天，香港第一次有人被剝奪選舉資格。當時那個世界，要選舉的當然繼續去選，但其實那一瞬間，已經天崩地裂，後來已是另一個世界。不只是一些人無法選舉的問題，而是遊戲規則不同了。在那個時候不客氣地說，已經看到最溫和無害的周庭也會被DQ這個結局。

這當然是一個全體的屈辱——雖然不是很多人這樣認為。作為某種屬性的異議者，你也會遭受很多屈辱。很多人以為自己是異議者，他們覺得自己講包容、種族

共融、人口流動、女權主義等等，是雞蛋，其實他們不知道自己才是建制。這時代真正的異議者，反而是另一邊。

生日的時候，近日捲入政治風波的劉子頎會長也跟我說了幾句，他說我的文字給他力量。我會想，我是否真能給他力量呢？我不肯定。我們帶着一種姑且叫做民族主義的瘟疫，雖然的確是有表而發，並無矯偽，但是給自己也帶來厄運，帶來辱屈，帶來痛苦。我着着後來的人，只希望他們能夠幸免於難。雖然如此說，但是每個人要生存、要發展，要在陽光下爭一個位置，恐怕都避不開。

目下也有很多人承受了痛苦，想來並無原因的慘況。好像幾年前有一個中年女教師因為對警察講了兩句粗口，就被學校和親中群眾精神折磨了幾年，近來還是請辭。我有時想像文革中的被批鬥者，或者所謂三上三落的鄧小平，還有他那個被「群眾」折磨而跳樓致殘的兒子，在一切過去之後，他們的心境是怎樣的呢？我讀到鄧小平第一次看見兒子如此，甚麼都沒說，只坐在一旁一根一根的抽煙。

群眾的恨，也好像是無來由的魔性，發作至一切煙滅、自身耗盡之後，才會停。其實他們自己也是甚麼都得不到。他們在之後還是會繼續卑微而討厭自己。這些當然不會達成甚麼，但沒有實際利益的爭，才會爭到家破人亡，因為沒有物資，更無法妥協。很早就會看到一切背後是虛無。

但是我們當然還能活，還能開心。在毀滅之後，在一無所有的雪地上，看着一線晨光，還是會覺得活着還是好。到了後來，不知是對自己漸漸麻木，還是已經放棄了問為甚麼，事情是要這樣發生，就這樣發生，好像命定了是如此，就去承受。我並不是宣稱痛苦有意義，事實上痛苦並無意義。好像樹逃避不了風的嘲弄、躲不了撒雨，但是樹還是沉默的生長，根深入泥土的黑暗處。我想做那棵樹，並不是為人遮風擋雨那種意象，而是它的沉默彷彿能夠抵抗到一點點龐大的黑暗。

我並不是說實際的人間世，而是個體生存各種的不舒服，如果你感知得到，是那麼剝奪人的自尊。大部分人在痛苦的馴化之下，會變成自己都不察覺的奴隸。我不奢望能夠離苦得樂，在它的奴役之中能有一點點沉默的餘裕，凝視它、藐視它：如果你在這種情況下能快樂，你可以當成某種叛逆的勝利。雖然也是精神勝利。但有時也是極微小的、卡謬式的精神勝利，能令人撐過大不幸。

二零一八年二月四日

30 在網絡，我們都失去了自己

記得很多年前蘋果還是小眾玩意，要買蘋果電腦，並無專門店，要找一些隱藏在小商場的 Authorized Seller。Steve Jobs 發佈初代 iPhone 時，向公司的員工說了類似這樣一句話：自豪吧！以後你可以對子孫兒女說，你曾經有份成就第一代 iPhone。

先進的電話，競爭下調的上網費用（後來重新上漲），再加上社交網絡，徹底改變了人類這東西。現在我們的靈魂已等於上載到社交網絡這一個熔爐。即使說 Facebook 已經受新一代唾棄，但是他們總有自己的社交網絡。社交網絡掌握了人的靈魂，等於重新「打造」了人類的行為和情緒。

經過這一波科技革命之後，我們彷彿脫離了幾百萬年不斷演化的靈長類大綱，自行創建了一個子集，變成一種由網絡設計的新物種，我們的精神生活已經在網上渡過，小時候網絡不是如此，當時它只是通訊工具，是現實世界的延伸；而今日的網絡世界才是現實世界的中心。

分別在於，以往的網民沒有身分，而今天我們都有一個等於實名的身分，我們一切的網絡行為，都以這個實際的身分去展開。人怎麼看待自己、人的行為模式，

更大程度是塑形自網絡身分。例如「呃 Like」這個行為，沒有人不受其影響的。看見多人按 Like，你會覺得突然很有自信；看見 Engagement 低，你會陷入沉思，不斷去反問自己是否說錯了甚麼？是否應該不說這些？

再清高、再自我的人，都避不過這張羅網。在網絡上有了身分，拂了一身還滿，連喜怒哀樂和自我存在感，都會慢慢受它操縱。我們為了呃 Like，可謂無所不用其極。早些年，Facebook 流行那種「只要這個帖子有 XXXXXX 個讚，我就會 XXX」的做法。為了呃 Like，有人會食屎，究竟屎是不是真，我沒考究，但網絡上一定會有反應，不論是好反應還是壞反應；直播時代，也應該會有人表演現場食屎。每個人都會有屬於他的十五分鐘。

當然「直播食屎」只是一個隱喻，在網絡上發表甚麼都好，如果想得到很大迴響，「直播食屎」式內容是捷徑。太正常的東西，很難獲得大規模注視。這個生態令一些人想破了頭，他們最後發現，做假膠好過無人理，於是玩起了「直播食屎」。

這一招當然很有作用，也很難說不能持久，因為觀眾沒有改變。然而這也是一種自我剝削，一個富有才華的人也可以就此自我毀滅，就只是為博觀眾一時掌聲，自己都養成了呃 Like 型人格，所謂的 Attention Seeking。觀眾給讚，彼此相交，

雖然不知道，但也是在推着這台上的表演者去死，使其一步一步走向欲罷不能的風氣，使其退化為以群眾為中心，而更加鮮有去想想自己要去做甚麼。雖然與其他人接通了，但真不知道是進步還是退步。

但這些曝光和讚好，到最後不能補償到食屎帶來的名毀呢？好像賣腎買iPhone，很難說得上值得。那大概也很像吸毒，一旦登過峰，之後的空虛寂寞凍，不是每一個人都受得住，為了又獲得關注，於是更加賣力去表演食屎。

上網日久，我們最終都淪為一個小丑。好像 Logan Paul，一個最成功的Youtuber，不說他在青木原樹海所謂的「褻瀆屍體」，其實其日本之行的每一個環節非常弱智和亢奮。是不是美國人都如此的？森林事件搞到滿城風雨之後，最近他又拿兩隻老鼠屍體惡搞，最終Youtube 十分政治正確地出手禁制戶口。

然而這一切恐怕不會落幕。這個網絡世界的機制就是會產生 Logan Paul。當過熱鬧的人很難耐得住冰冷，即使那是本來的狀況。我也記不起社交網絡之前的情景。那提醒你有多少 notification 的小紅點未出現之前，人是如何跟這個世界交往的呢？

固然我們現在都會說，演算法始終控制在空中掌權者的手中。但觀眾也很絕情的，弄死迫瘋了小丑，他們就若無其事離開，找下一齣戲。戲子無情，觀眾亦無義

得天公地道，水流花謝兩無情。但我們還是會造一個自己很重要的夢，去補償掩蓋現實的蒼白。在這個數字面前，我們是奴僕。

很多年之後，我們會怎麼對下一代說這段歷史呢？「我們用過第一代的社交媒體……」你說：「我們見過很多新東西，有快樂，但也有痛苦；戰勝過，也失敗過；賺過錢，也輸過錢，但最終我們最後找到的都是虛無，我們都失去了自己。」

二零一八年二月十四日

31 如蛇的政治

政治充滿誘惑，蛇都往那個洞鑽。或者賭檯之於賭徒。

二零一六年，大家都輸了很多。說的當然是DQ——取消參選資格或取消議席。其實DQ有三輪，首輪是DQ候選人（梁天琦、陳浩天等等），第二輪是梁頌恆游蕙禎，第三輪是四個泛民議員。DQ當然不用深究其原因，因為香港人懷璧其罪，罪名一定莫須有。

二零一六年立法會補選，梁天琦大出風頭，深具獨立色彩的本土派在香港竟然稍有眉目，得到一定票數和大量曝光，中國已經埋下殺機。之後那次選舉，無論誰選上都會開刀阻嚇，為阻廣義港獨派得到資源，就此生息蔓延下去。之後的一切都是歷史，世界都知道。

這些議席空缺所形成的補選，又引來一陣稱為補選的腥風血雨。例如新界東，梁頌恆的位置要補選。張秀賢聲稱自己得到的資源會捐出來，會幫助初一旺角衝突的被捕者等等，因此四出希望本土論者、組織者為他背書。

二零一六年那兩輪DQ，大家都太不甘心，所以有少部分人會覺得，現在議會有一個機會出現「本土同情者」，這不是一個機會嗎？

於是他們也落注，而且鼓勵其他人幫助張；泛民主派的初選完結，張秀賢票數最低出局，這些朋友又墮入另一次不甘心，並批評其他本土選民執著「政治潔癖」，不支持張秀賢，令其他人漁人得利。

我覺得這是因為太想在輪掉之後贏回一點點，而情緒化的藥石亂投。因為不談候選人是否真正能代表你，而只講政治形勢，為了不想「益對家」而投另一個，是為了團結而相同，跟泛民每次都說，不想「益土共」就要大家團結投票泛民關鍵一席，好像沒甚麼分別。我不是覺得選舉不能選 *lesser evil*，不是覺得不能賭。而是覺得，就算二零一六年的 15.38% 所謂本土派選票完全團結，都去投票張秀賢，他也不可能走到最後。

不說泛民在新東有龐大的票源，而且泛民初選中，還有「電話訪問」和「團體票」這兩種完全反民主的機制。更不說張秀賢就算過得了初選，他公然承諾會分享資源給本土派，本身就構成中國去 DQ 他的動機。

我當然更不滿意另外兩個候選人，但是我無法改變張秀賢在這個政治時空中毫無吸引力的事實。即使是更有戰功、更受認可的本土派（當然他們多數官非纏身），或者找其他有名的前議員去參與這個泛民初選，只要你不是泛民選民多數接受的，都沒有勝算。

說來說去，這不是一張好牌，但是為甚麼會有一些朋友狂熱地孤注一擲呢？

我想像那是因為不甘心、太恨那些哄搶本土派屍骸議席的泛民、太想議會有一個，甚至半個、幾分之一議員，是對本土派的示威者沒那麼敵視、少一點抹黑。我當然明白，但這種情緒，只會令人不斷再賭，然後再輸，再失望。失望之後又引致再賭，然後再輸。如此惡性循環。情緒低落的人飲酒，很容易發酒癲。絕望和想贏回來的情緒，只會令人輸得更多。

再說盡一點，個別人士的輸贏，又是甚麼天大的事情，今天的議會又能做甚麼呢？為了無關痛癢的一場戲，而令自己顛倒夢想，一時心雄一時悲哀，甚至怪罪其他陣線相若的人，我不會認為值得。

又像每一次選舉都會有人說「焦土論」，即不如投給泛民的對手，即建制派吧，即使你完全不認同那個人那個黨。其實那都是亂投票，覺得自己必須要投票、參一腳，再底層的潛意識可能是大家都不願正視一個事實：無論我們投這個還是投那個，都不會影響到甚麼。

很殘酷和刻苦，但既然是真相何不細味？二零一六年前可以疑中留情，但一六年之後就再沒有幻想的空間。當溫和無害到不知如何形容的姚松炎和周庭過了初選那關之後，也像臣下一樣等待中國發落，人人都在競猜他們會否再被DQ。（編按：最終周庭於一月二十七日被DQ，而姚松炎順利入闖但敗選。）

我不是想說選舉或者個別人選。對我來說，所有候選人跟似乎很多人討厭的萬年代表馮檢基，都沒有本質分別。

我是想到自己和很多朋友這幾年來誤入的歧途：我們太關注那些本來無關痛癢的事情，而不去營建真實、可觸碰的東西。一切到頭來都是他人的嫁衣，為別人歡呼和戰鬥。

很多人為選舉謀劃很久、拉朋結黨、機關算盡、透支義工和支持者人力和錢，到頭來只是中國的一句話、一個決定，就灰飛煙滅，而且久久無法翻身。我們失去了領袖，或者群眾自動心灰意冷的離去，宣佈自己「不再關心」。這對香港都是損失。有人是講真的，做得到，但也有很多人只是欲罷不能，最終折騰自己。

台灣人在白色恐怖的時候怎樣撐下去、東歐人在鐵幕下如何撐到季節改變？起碼不是靠不停動員去參加完全掌握在中國手中的選舉，因為那無異於將自己暴露於敵人最擅長的打擊面。

政治很誘惑，因那是勝負，那是意氣，那是榮辱，輸一次，恨長如江。玻璃放得越高，越容易摔碎；感情越烈越耗光心力，要保守心勝過一切，原來是真。火熱久了，失去冷眼旁觀的本能，就等於失去了存活的演化機制。水在火毒的炎陽之下很快就會蒸乾。

在變態的世界，越深情的人越要絕情。

這似乎是一個悖論，但在今天的香港，要關注社會，要保留那心力，似乎要有一顆不關心、冷漠的心。玻璃之心很容易摔碎。

二零一八年一月十八日

32 一旦懷緬 人就會死

「本土派收皮啦」是梁國雄出名的政見，也是真心的。梁國雄在臉書上特別喜愛分享「當年今日」，都是那些日子年輕的梁國雄出席一些抗爭活動、記者相機簇擁下的相片。也許每個人都有光輝歲月，常懷緬過去是一種年華老去的徵兆。佔領運動有很多人衝了出來，也有很多本來應該衝出來的人，沒衝出去，後來更發展出「衝就係鬼」的理論。為甚麼呢？他們在和平時期，不都是衝在最前線的嗎？

但問題是和平時期的「抗爭」，是政治產業鏈一部分，說得是產業鏈，就是永遠要跟各界協商，預早跟警察協商，每一場示威都是固有秩序的一部分；當事情不是預早協商的，就會有人衝不出去。「本土派收皮啦」自二零一四年之後，雖越喊越似哀鳴，但也越喊越多，因為他們越來越認定，是「本土派」將自己的光輝歲月終止了，是他搶走了屬於他們的東西。

其實當日越過他的，當然不止「本土派」。這事情並不一定涉及意識形態，當日越過泛民的，又何止千萬，超越者的思想也千差萬變。例如後來變成自決派的雙學，也是超越者之一。從一九九七至二零一四，一場超長時間的戲劇突然終止，人戲合一的泛民，無法適應現實的突然君臨；「現實」蜂湧改變香港，真正的反動力

量——例如黑幫、警察的拳頭和警棍，打在一般人身上，而不是尊貴的泛民身上，這已經說明了殘暴現實的接觸，既是苦難，又是祝福，這個祝福已經轉移到一般人身上，之後幾年接受祝福的人崛起了，也被重點擊落。

雖然潰散如流星，但悲劇的主角，始終也是主角；爛片的主角雖然是主角，仍永遠屬於爛片。一切也無法回到光輝歲月，所以一個人、一群人到了這個地步，懷緬是多麼合乎人性。

其實社會上很多人都在懷緬，不懷緬的是極少數。一懷緬，精神就會停止生長。整個香港都在懷緬以前的香港；民主黨在懷緬自己在九十年代的準執政地位；公民黨懷緬自己乘着反廿三條而崛起；「激進民主派」懷緬自己在二零零八年之後幾年的發展；本土派在懷緬二零一六年疑似三分天下的局面，並且暗地裏認為自己最有功勞。這種對於過去的留戀，必然深入變成每一個人的意底牢結，這使得每一群人都變成了自己的囚徒。

我並不是想說政治，這令人很煩厭，我也覺得很煩厭。

香港社會一拉開來看，就是一個一個斷層，每一群人都是自己那個土層裏的出土文物。每一個人都只想記得自己曾是侏羅紀時代的肉食恐龍，曾經處於食物鏈的上游。他們的過去力場越強，接受氣候轉變的時間就越長。現實是統一存在的，但

每一群人接受的深度和速度都不一樣，每一群人領受到的「真實」也有多有少。

不過這裏法則是相同的：懷緬得越多，轉變的能力就越低。因為在過去的夢幻中扮演恐龍，即使只是夢幻，也好過在現實中扮演老鼠。所以我見到絕大部分的人，都覺得悶，因為他們那一套語音、那套視野、那種套路、那種觀念，我都太熟悉，而且很多年都沒有一點改變。

那不就是侏羅紀的 Good Old Days 嗎？而懷緬的時候，我們都傾向將自己想像得很有功德、很有功勞。就像社會最底層的維園阿伯，在講到過去的香港時，也會認為自己貢獻良多，需要尊重。人類總是太過不尊重他人，而太過尊重自己。以為自己很重要，以為自己可以安住於某種遺產之中，那就是懷緬的動能。

聖人無常法也無常師，但人的本能很下賤，他們總是尋求活於死水之中，高舉某種幾十年不變的理論和教條，因為我們害怕否定過去，以及在過去中的自己，甚至不願放開割傷自己的刀刃。

在這裏你會格外地感受到這點。因為這裏是香港，是所有衝突的總其成。如果在別的地方，別的時代，你恐怕就不會格外感受到人的深層僵化。而我有時也感到自己僵化，而感到懣悶；每當有任何思緒生起，都是那麼老舊，那麼熟悉，我太熟悉自己；好像一對已經厭悶對方的夫婦，但他們無法離婚。

因此我對所有熟悉的事物和人，都保持距離。我想起The Smith有一首經典歌 *There Is A Light That Never Goes Out*，外面的光永不止息，外面是不熟悉的，但外面有維持生命活躍的靈糧。

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三日

33 寇茲上校與人魔漢尼拔

著名導演哥普拉 (Francis Coppola) 的《現代啟示錄》(1979)，日本譯名《地獄の黙示録》似乎更加貼切主題。這部越戰背景的戰爭片，在廿一世紀看來仍然匠心獨運。在電影的中後段，男主角帶着團隊，沿河搜尋刺殺目標，一路所見的戰壕和陣地，鏡頭之中是一個超現實而主觀的視點。講到越戰後期，美國已經準備撤軍，而遺留於戰地的美軍，陷入虛無而無目標；面對源源不絕的越共敵軍，已經不知道自己為何而戰。

河邊佈滿聖誕燈飾的戰場、指揮官已經死亡的小隊、表情迷幻兼胡言亂語的士兵，那是一場現實的戰役，也描寫了一個人的內心世界。我們發現暮色蒼冷，鬼影幢幢，大戰爭似乎已經打完了，但戰場上的軍隊在毫無意義的掙扎。軍人的存在意義，並不是自己奮勇殺敵，就能實現，而需要有更高層的國家指令和「政策配合」。一旦大政治轉向，流落異國的戰士就馬上成為無主孤魂，再勇猛都只能持續一時，「為了甚麼」這個問題一旦形成，夕陽就不遠了。

小戰役如何努力和勝利，大戰爭已經輸了，戰敗只是時間問題，那就是越戰之於美國，也是現代之於現代人。這種生不逢時的感受，看着事物始終要毀滅的靜默，

也就是日本武士片的母題。武士生來想打勝仗，但勝仗一出現，武士就會迎來末日，和平的時代，武士只能受氣，商人的重要性越來越高，最後武士只能做商人的私人保鏢。

是不是有大氣候的配合，人就能實現自己的存在意義呢？仍然有安東尼鶴堅斯主演的《沉默的殺機》（2001）就是講這件事。食人魔與FBI探員的血腥羅曼史終章，食人魔嘲諷克莉絲·史黛琳（Clarice Starling）多年來為FBI賣命，但FBI的官僚視她為威脅，最後還解除了她的職權。她的正義和堅持孤掌難鳴，到最後只能歸於空無。

她的自我價值是透過FBI賦予的，她並不是一個徹底的自由人。可是要做一個自由人很困難。食人魔或者《現代啟示錄》的叛變將軍，在意義虛無的焦土上，投身瘋狂以支撐自己。將軍認為可以訓練一班不怕死的戰士，來打贏越戰，但是正常世界畢竟勢力龐大，派了正常、年輕的主角去刺殺他，就像在出現問題的電腦系統中除掉一隻臭蟲；食人魔保持自己的食人異稟、奇特道德觀，引來「維護正常」的FBI來圍捕。其實正常人和瘋狂人都沒有出路，因為不是面臨虛無，就是面臨毀滅。

因此我們都流行說「初衷」，「勿忘初衷」是為了確保最終的勝利，但也揭示

了當下的迷失。我們都會重頭細想，一切是「為了甚麼」，血紅的夕陽映在你的面，逃避不了。當我們發現自己流落在越南，日子要如何打發呢？有些人裝模作樣的還在戰鬥，彷彿還可以戰勝，一切能夠修補，但是已經完了，除了自願遭瘋狂淹沒，否則正常人都明白，這場仗已經完了。繼續在假裝的戰鬥中翻滾，還是抽身，是一個大問題。

前者是容易的，因為你旁邊的人都在這樣做，後者是那麼孤寂和落寞。因為每一種鬥爭都是欲罷不能，傷口像毒蛇一樣噬咬你，在戰場上每一個人都在實現自己僅餘的價值，或等着復仇。

無論那在別人眼中看來是如何可笑。抽身的士兵，抵得住雪，世界仍然是他們的，他們或許可以投入下一場戰爭。而越南的戰爭可以持續到永恆，直至自己都忘記了自己是誰，忘了這是一場甚麼戰爭，總之現在有戰爭，來不及抽身的人最後都免不了成為行屍走肉。

二零一八年二月十四日

34 新聞就是怪物 就是凝視你的深淵

我們是帝國最直接的殖民地，我們在一個富裕的時代，承受世人所不需要經歷的恐懼和疏離。我覺得我們這一小撮人，就好像擁有陰陽眼。陰陽眼不是天生的，就是因為一些意外或者大病而獲得。對世界所有人，或者香港人而言，香港仍然是一個先進住得下的地方，他們看不到盤據其中的妖魔。

而最麻煩的是，你每天活在妖魔的統治之下，不能引起它的注意，不能令它知道你看到它，否則它就會纏上你。很多人被纏死和纏瘋，但活下來的人，還是得充滿恐懼，那恐懼每一天在腐蝕，加重人的負擔。曾經有一段時間，我覺得自己很入世，但我最終發現，自己的中二病並沒有病好過，仍然覺得世界疏離而荒涼，陰影龐大的要壓死人。

很中二的是，我不知怎樣跟沒有陰陽眼的人說話，我覺得就算說了，他們也不明白。很自以為是的想法，實在太中二了。老實說我不知道為何世界需要理解你的感受，它明明不需要理解任何人。每個人都像太陽系中的地球，非常孤獨的獨自存在，覺得整個宇宙都似乎只有自己是智能生物。但我們並非存在於同一個宇宙。也許我因此特別能感受到民族主義的吸引力，它經常能令我們覺得群體是有意義的，

是可以安身之處，它令存在於無盡的星際不再無意義。想到這裏，原來這是存在主義和民族主義，是所有悲哀和亢奮、達觀與盲目的來源。

但是這個城市，或者整個世界，實在太過靈異，而你不幸地對這種現實有感覺，這黑暗的世界伸出了八爪魚的觸手，像水草一樣一邊飄蕩，一邊接近你，追纏你。但在這個妖獸都市，明白是無處可逃，無處容身。

可是陰陽眼又不能戒掉，不能封眼。這些妖怪的新聞，我總是禁不住去看，這是魔物的呼喚嗎；但看了知了又令自己不開心，令自己生氣，然後又感到更加無處可逃，無處容身。與靈界接觸得久，連自己都像變成游魂野鬼，夢裏不知身已死。

我的朋友都死了，*All My Friends Are Dead*，是一本圖畫書來。這是我現在的感覺。我曾經覺得在這曠古的黑暗之中，在諸古神的敵意之中，我們人類能建立一個庇護所，跟諸神抗爭。但我的朋友不是死掉了，就是發癲了。當然我也許亦是其中之一。有時我會對他們失望，但在那種壓力和靈視之中，誰能不發癲，誰能不失控，甚至改變呢？

於是我封鎖着自己，我與自身的靈視對抗着，被它壓死，永遠只有一息尚存。有時我都分不清究竟自己在對抗甚麼。例如我都想像 *Matrix* 裏面那個吃牛扒的人，可是我已經無法入睡，我已經見過荒漠。

有時我會想，我能否假裝一切沒有發生過，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我會是一個新的人。如果真的能如此，一切可以修復，那多好。可是每一天艱難的入睡之後，我沒有進入新的一天，我沒有變成新造的人，迎接我們的又是那個舊世界，那個觸手四處，四處捕捉和摧毀人的妖魔。

明天只是一個時間概念，但明天來到，不代表明天真的來到，外頭仍然是那個無邊無際的荒漠。一天一天，黑夜到了盡頭，外頭就發白，鳥開始叫，但沒有拯救，只有天空盤據的敵意是真實的。但這裏就是唯一的真實，死也沒有用，死也是空虛的。

二零一八年四月一日

35 自報家門——前篇

我最初並沒有一個網名，或者筆名，在很多年前，我在當初的臉書開了一個專頁叫「無待堂」，我每一篇發出的東西，都沒有署名。當時應該是二十出頭的事，「無待」是一個莊子說的概念，相對「有待」，即是沒有煩惱，不受物質和外在所束縛的狀態。當時改這個名字，一來是有點中二，當年的情緒問題可能比現在嚴重，所以是一個期許；二來那是一個「堂」，連人都不是，因為我不想突出自己。

無待堂開始不久就開始關心政治，當時我的啟蒙是剛剛成立的社會民主連線，甚至連開一個臉書帳號，都是為了追蹤這個小黨的若干政治明星，例如黃毓民和梁國雄。因為我發文的速度很快，量也很多，開始有人謠傳，這是一個多人共同經營的專頁；由於經常攻擊一些政治問題，所以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批評，他們都是直接說「無待堂那個仆街」，好像它真的是一個人。

後來出現了陳云根。陳云根本來是以學者和文化人的身分活動，有一些人幫他組織了一個叫「香港自治運動」的東西，我沒有真的參與過，不過從那時開始我也閱讀他的作品。在之後，由於李怡在《蘋果日報》主理論壇版，我也曾經在一段短時間內投稿，也順利登過一堆文章，因為要投稿，所以我取了現在這個叫盧斯達的

名字，這並沒有甚麼意思，純粹只是為了當時投稿用的。

現在看回來，我身處於的那個時代，一直在激烈地變動。那時是民主派開始受到激進派挑戰的時代，而所謂抵抗中國、中國人的本土主義，仍然只存在於網絡上，但已經慢慢開始發酵。大概是二零一三至二零一四年左右，我曾經十分欣賞陳雲。直至二零一四年的佔領爆發，在那個時候，他講的香港要與中國如何建立幾乎平起平坐的邦聯，香港要如何帶領中國，進而解放東亞之類，已經不再有說服力。

因為陳云根的《城邦論》，說穿了是一半復古的大中華情調，再加一半鄧小平式假設——假設中國是理性的，會善待和好好利用香港，於是將一國兩制理論化、「文化」化而已。在二零一四年之前，在泛民衰落但中國對港政策仍然較為合理的情況，這一套是兩全其美，吸引人的。

但二零一四年九月之後的事情，我可以微妙的感受到，一切並沒有如他以及所有中老年人所預期。中國沒有那種好來好去的想法，中國只是不斷收緊香港的各種自由，一國兩制已經變成廢文，基於一國兩制、《基本法》的所有自以為是的謀略，都只是香港人自己的最終幻想，行不通。已經過時了。

在佔領失敗，無功而還之後，有很多新的政團崛起，直至二零一六年立法會選舉之前，他們給了我很多希望。有時我會覺得，一個新時代真的會來臨，也許本土

主義真的會進入主流，進入立法會呢。當年還沒有取消議員資格這回事。二零一四年初一的旺角騷亂之後，一切都像水沖落水渠的那種極速。

當時我每一個星期都會在普羅政治學苑的網台參與直播一個節目，而當時它又是支持梁天琦、本土民主前線這些人物和團體；當中又牽涉了熱血公民和陳云根。這就是當時的格局。當然，這些人物之間的很多矛盾，我是後來才知道個大概。但這些事情到了選舉之時，「熱普城」（熱血公民、普羅政治學苑、城邦派）和「本民青」（本土民主前線加青年新政）雙方競爭起來的時候，就開始現形。

在二零一六年那個時空，我會視雙方都是本土派，只要他們雙雙進入，或者略有斬獲，都算是本土派在議會零的突破。選舉結果最後是梁頌恆和游蕙禎雙雙勝選；而「熱普城」的五個人，只有鄭松泰一個勝選，本來連任機會較大的黃毓民，也意外下馬。

後來熱血公民和陳云根所影響的網民，開始四處找人問責。例如李怡、一些港大較知名的「本民青」支持者、知名但比較中立的網民，還有普羅網台之中的我。他們叫作「政治清算」，雖然形式只是在網絡上用很多戶口去寫東西、做圖片去批評人、辱罵人，但的確也是令人很煩惱的。幾乎整個本土派、一些較接近的年輕人，都被這種大規模的網絡欺凌所拖進去。選舉完了幾個月，梁游就被取消了議員資

格，本土派就此被掃出了議會。

當時我一半不解，一半感到痛心。因為這班人我以前是熟悉的，但他們不是突然變臉，就是因為害怕接下來被鬥，而不作聲。有一些人心裏不同意，但不會說出來，因為他整個社交圈子都和社運圈子扣連在一起。我首度明白了文革的一點點機制，以及邪教的建構方式。我大概是第一個用邪教來形容陳云根和熱血公民的。這些網絡上的纏鬥持續了幾個月之後，我十分疲倦，於是辭去了主持的位置。

當時已有一些網民附着熱血公民、陳云根這些人，有計劃地纏繞普羅的網台，令人不勝其煩，不過又沒甚麼可以做到，所以我只能離開。然後這些操控着各種戶口的網民，繼續四處找人去欺凌。終於去到連黃毓民也鬥，之後他們就分裂。

因為我閱世太淺，未遇過那麼無妄的災。現在想回來，究竟為何選舉時站在他們那邊的自己會被「清算」，現在都想不明白。也許又是一直種下來的。自己自以為游離，但由於在網絡上有一點點寫作能力，於是不自覺中也對一些人做成壓力。我是很後期才反省到，社運圈並不是一個正常的地方，而激進派的社運圈，就更加厲害。

簡單來說，那裏不乏真的想改變香港的志士，也有很多現實的社會失敗者，他們攘着參加這個那個，純粹只是為了發泄現實的挫敗感；又有一些本身很平庸的

人，只是想在社運活動中刷存在感，令自己變得重要，否則在日常生活，他們根本沒人在乎。所以你無法用正常的方法去期待他們，而混雜了選舉利益，以及放大的自尊，也許我早就在無意中得罪了很多人。

無名網民在網絡上鬥人的時候，可以非常惡性，充滿惡意，因為文責都不用負。去到後來，我可以看到這些圖文和帳戶之後，是一班很可惡和可憐的人，扭曲的人。但說到底，我反省到自己也有一點這樣的因子。難道說關心社會，批評我所批評的，完全是因為正義感嗎？當中也有發泄我自己的無力感，我不能否認，要老老實實的說。我當然有一大堆道理，但也不是沒有過激或者過分之處。

但說到底，陳云根最後淪落到於二零一八年的新年賣淘寶貨，還謊稱自己出品，被人踢爆之後，又辯稱是生計問題云云。我現在只覺得他們可憐。低票輸掉了選舉，而且輸不起，到現在已經兩年，還是幾乎每天就詛咒香港人令他們敗選，然後叫嚷着香港要如何淪亡，吠得像一群喪家之犬。這群喪家之犬對他人說過甚麼，咬過甚麼，到最後都是令人發笑。

因為他們的失敗，並沒有像死去的惡棍一樣令人畏懼。他們最後只是變成過街老鼠，遭人遺忘，記得的不是當成笑話，就是瞧不起，連仇恨也談不上。他們越吠，其實就越顯得他們無事可為，這也是很多社運常客的結局。當這些人的人生只能下

沉，向下走，當他們在社會中的位置如此低微，而不見天日的時候，他們只能加倍地做這種沒有建設性的事，因為他們沒有另一種人生可以過。話罵盡了之後，他們還能做甚麼呢？

看着他們，也許聞者足戒。千萬不要以為在網上群起批鬥，就可以整死人；不要以為欺凌了誰，取了誰的樂，喧嘩了一時，形勢就會在自己那邊。這種做法久了，只會令自己變成人見人憎的怪胎。現在他輸了一世，每天都提着自己被梁天琦打敗。即使梁天琦被取消了資格，找了梁頌恆去做影武者，依然贏一條街。

於是回到最大的格局而言，我開始活動的時間，是舊秩序開始瓦解之時。這個舊秩序是泛民的秩序、中國人身分這個秩序。在這個過程，新力量輾壓舊力量，包括我在內的人，其實都是打一場尊嚴之戰。尊嚴之戰，沒有錢，沒有人力，純粹是靠精神力量去動員。到了選舉輪掉，這股能量就沒地方去爆，於是就找些無辜的前盟友去爆，操縱群眾的領袖們，也順道清理一些潛在的競爭者。因為社會是高壓的，政治局勢確實很壞，但真正的敵人是群眾打不到的，當領袖已經露出原型，神話破滅，即使沒有他們的指使，群眾都會暴動一陣。

在我們這個時代，一個在現實中再低微的人，都可以蒙着面上網，扮演另一個角色，或者很多不同角色，於是就搞得起一時的網絡欺凌。尊嚴覺醒，本來沒錯，

但現實沒有配套（普選、議席），於是變了自我意識過剩，沒建設性的中二病，這不可說不是一個悲劇。

這種通過網絡進行的尊嚴喚醒，成為了政治能量，但政治能量沒有出口，領袖謀不到議席，就撒手不管，留下愁鳩鳩的群眾不知何去何從，能量就會內爆，說是「清算」看似有理由，其實內在的機制只是谷精上腦，就要射出，如此而已。實際上是無意識。只是苦了街邊的人被射中。

後來我離開了那個圈子，其實自二零一六年之後，我已不從裏面任何人身上學到甚麼。我開始更明白一切。當然也有些圈外的人幫了我，我也看到了更廣的世界。當然我並沒有放棄寫東西。雖然在「清算」的緊要關頭，加上政治低氣壓，我在心理上過得並不好，但我還是在盡自己的能力去說。但當然這一點也不容易。議會又變成這樣了，我們以前可以依靠的人、理念，不是完全化灰，露出原型，都打了折扣。

有一段時間，我完全切斷了所有以前圈子的來往，過着每天都質疑自己的日子。有時連自己寫的東西，都覺得有點厭惡，因為裏面記錄的事情，那個政治現實，政治現狀，都令人覺得抑鬱和沒有希望。過去的東西已經不再管用，無疑新的共識正在醞釀，但我討厭等，我不耐煩，我沒有希望。

但我還是不認輸的繼續寫着。為甚麼呢？我真的不知道。也許我的某種身分又真的已經附在這東西，思考和面對這些東西，已經變成了我的一部分。如果我不再做這些東西，大概我會好得多，是不是？

正如那次選舉之後，很多人都回到了日常生活，不再過問這些恩怨，生活自然就會好，但我不做這些，我不知道自己是甚麼。不說這些，我又能說甚麼呢？我不是說自己只能寫這些，做這些，一切都不是命定，只是自己選擇，但無論如何，我又不知道自己能夠退到哪裏，因為我覺得自己無路可退。有時我覺得盧斯達這個東西正腐蝕我，令我變得越來越沉重，越來越不能生活，我甚至經常感受不到開心這東西。

當然我對過去的一切有很多不滿，有時我會發夢看見這些，但說到底這些也很虛無的吧，本土派形成以來，說是改變了一些人的看法，但最終似乎甚麼都沒爭到，我也沒爭到甚麼，我們只有受傷的離去。這是好不了的。

這一切都不值得。我有時會這樣想，的確有時也是現實，我反而無法說得出我得到過甚麼。有人認識我？那一點點的名氣？那真的只是一點點而已，而且更多時候只會帶來生活的不便。有時我會想從來沒有出現過這個名字，那麼一直以來的麻煩就可以免了。雖然我從小就覺得自己一定是要出名的，但現在我已經沒那種想

法。被一點人知道，已經那麼麻煩，真正有名利的時候，情況一定不可收拾。

我只是寫東西的尚且如此，真的在圈中的要承受多少壓力呢？於是我想那些流亡海外的抗爭者，那些在獄中的抗爭者，與他們相比，我並不算付出甚麼。但不錯，我真的仍會為這一切感覺到莫名的悲哀。但二零一六年之後，本土主義也徹底脫離了中老年人的規範和利用，當初想操作它的人，都獲得了不同程度的壞收場。因為本土主義是一種顛覆規範的破壞力量，而這股重整力不是不可以顛覆那些當初誘導它的人。

二零一六年旺角騷亂之後，當時幾乎所有本土派都出來支持被捕獲釋，正要參加補選的梁天琦，我還記得那個晚上。這些年來，我都不加入任何團體，因為我從小在任何團體和機構都沒有歸屬感，我一向是個獨來獨往的中二病。但在那一晚，我有一種回到家的感覺，即使那些人和事在幾個月之後就急劇改變。

但那一刻，我感到那就是家，我感到在某種理想中，像置身於一團溫暖的海水之中。也許這只是我的錯覺，那一天很多人只是在另外部署自己的選舉。但有一刻我覺得這裏、這些是值得付出的。在經過所有現實政治的奸狡、計算、困難之後，我仍然是這樣覺得。

我對很多事感到後悔，但又不後悔，因為給我退路，我也未必走那條路，因為我不知自己有甚麼更好的去路，彷彿這些我是必要受的。受這些煎熬有甚麼意義呢？是沒意義的，或許有令人變得更深沉、了解自己的不足，但說到底苦難是沒意義的，那只是令我變成了另一個人。

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36 自報家門——後篇

我寫的東西98%在網絡上；有時給稿台灣傳媒，也是網絡媒體。網絡是一個有趣的地方。它眾聲喧嘩，但又是一面能夠自我觀照的鏡子。在網絡中，人會變得比平日的自己更狂暴、更自我。尤其是我們這種慣常發言，定期有少少人轉發閱讀的人。

我有一段很如魚得水的時間，並不是說我的總量有多大，而是我曾經沒有負擔，想說甚麼就說甚麼的。當然寫時事評論，無論說得對不對、道理是否周延，都會引來反擊，有時互相批判，甚至人身攻擊，互相要置對方於死地，也是經常發生。

剛剛開始的時候，我也是奮力反擊，一步不讓，那是因為一種物種想要生存的意志，好像胎兒要出世，要擠出來的感覺。二零一六年之前，我都覺得在這個遊戲中，自己玩得不錯，我好像建立了甚麼，例如我個人的一點點影響力，政治上好像真的有人開始一起自稱本土派，不論那是真心，還是投機，為了做大個餅，我覺得這些人都是可以互相利用。

而這些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於網絡。我是後來才發現網絡的局限。不知名的網民轉過來對付你的時候，雖然難受和麻煩，但又其實他們無法消滅你；本土派以往

在網絡上無論數字有幾多，製造了多少 noise，也不可能靠這些雜音，就損害到其
他早已建立政治實力的龐然大物。

當然，二零一四年的佔領之後，我們真的靠一點由網絡開始的聲音，鼓勵了四
間大學退出布爾什維克、「民主集中制」的學聯，也迫使學聯之後要自我改革；我
們也說服了一些人，支聯會的六四晚會，是不應該出席的。至今，很多迷戀學聯、
迷聯團結的人，仍然對這些不知能維持多久的結果恨之入骨。對我來說，這當然是
不錯的社會轉變，但其實一般人，更多的社會人士，其實那還不能動搖他們的安穩
和舒適。

例如二零一六年的立法會選舉，其實民主黨、公民黨加上雙學系統的人，仍然
得到議席豐收，這全部都是錢。即使我們說了很多年的道理，在論壇、在網上、在
書中，說了很多關於政黨政治根本不是非黑即白，不是站在建制派對面的民主派就
是「好人」，大眾仍然是大眾，他們無法接受這樣的道理，最終他們還是慣性投票
給泛民。類似的爭議，其實每一次都一樣。

梁天琦和楊岳橋對陣的那一次，黃絲一定要投楊岳橋，甚至自己也說不出甚麼
理由，楊岳橋後來的差劣表現，有目共睹，但每一次有選舉，泛民其實都做獨市生
意，只要站在建制派的對面，有一班不想投對面，但又想投票的香港人，就會自動

投票給他們。說到最尾，這些大格局的事情、投票的慣性，根本根深蒂固，不是你們鍵盤戰士在網上說幾句，他們就會聽到。

甚至我自己都知道，因為演算法的問題，我們的聲音不會傳得多遠，他們根本不會看到。至於主流傳媒，都有自己的利益立場，有自己要支持的黨派，自然也不會給你們空間說話。本土主義沒有一天不受到邊緣化。

我們的身位很尷尬，因為香港分開兩大版塊，不是親北京就是那班民主戲子，兩邊都不依附，就是最難走的路。有一個事實是無法否認的：我們都是小眾。如果你看到這篇文章，你恐怕也是那小眾的一部分。就算在網絡上有多少的讚好和分享，那都是小眾；去到TVB那些、XX日報那些，才是大眾。但有時那些都是小眾，因為看的人也是高度分化。

去過現實一回，就十分容易看到自己的無能。網絡在政治現實前，雖然看似很兇猛，但事實上也很無能。

其實每一次社會事件，都反映出人的無能。反民主黨失敗、反高鐵失敗、反國教失敗、佔領失敗，本土派進入議會，失敗。這種絕望，令很多人都發癲，我覺得所謂本土派受到的網絡欺凌，都是來自一班社會低下層、現實失敗者發泄的瘋狂——雖然他們不是輸得最慘，但他們的欠缺希望，使他們狂信於一些底子同樣淺

的「領袖」。

接受自己無能，在世界一無所得，無一能夠改變，沒有人會願意。在二零一六年的選舉之後，在我退出一切之後的精神浪蕩之中，我經常思索這個現實。我雖然沒有直接參與所謂的選舉，但我知道自己輸了。我曾經感覺良好的東西，在真實世界中只是很小的一點，風浪真的來時，連保住自己的安穩也做不到。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的希望也完全幻滅，有過一陣的 identity crisis，因為我發現自己幾年來參與的這些東西，本來也是很虛無，我覺得自己空蕩蕩的，我甚至連自己的愛好是甚麼，都不清楚，也不再感到開心。

青年新政的兩個席位，雖然看來只是意外的勝果，但也總是一個勝果，但後來也被取消了資格。但當然，如果理性地看，二零一六年的中國，對港政策已經改變，只會更硬、更霸道，誰選到，出格的會被取消資格，或者談好條件，從此乖，我們奢想的實質改變，根本不可能從立法會中發動。

後來我撫今追昔，發現其實我們實在太多議會幻想。我也是如此。我關注這些事情的起點，是因為議會出現了激進民主派。激進民主派發起了議會抗爭，有了風氣，也有了一點議會抗爭成果，使我們也產生了路徑依循，認為本土派也可以跟着激進民主派的方法去玩。我們知道批判泛民多年來搞路徑依循，但也沒察覺自己也

有路徑依循的守舊。

因為議會是拿政治資源的唯一場所，不依靠議會的政治，全香港都沒有人能夠想像。我們太受那些光輝歲月的影響，以為一切可以重演，養一班議員助理，在議會慷慨陳詞，又有公帑補給，以戰養戰，不知多好。

但二零一六年不同二零一一年，中國的國策改變，不再來軟的，這是最重要的大氣候之別；而本土派不同於激進民主派，兩者是本質完全不一樣的東西。這一點中共的眼光反而比香港人還要銳利。激進民主派也是民主派，香港的民主派與中國沒有民族認同之別，只是表面上不認同政權，大家還是可以在一國兩制的戲台下各安其位，激進民主派說到底也是泛民一員。

但本土派（除開後來叛變的「永續基本法」這個被少數毒撻吹奏到像萬能咒語的選舉口號）其實就是民族認同不一樣了。所謂自決派到了今天，也不好意思再大刺刺自認是中國人，他們的策略是諸訴「人民VS政權」，採取左翼式的認為沒有民族問題，否認問題存在，就當解決問題。就算他們否認自己是民族派，但他們都不是那些自認為中國人、認中關社的上一代，不承認自己是中共政教秩序下的中國人，就已經是民族派，是隱性港獨，所以也要出手封殺。

這條路現在已經絕了，法院也是不可靠的，因為在一國兩制中，沒有司法獨立，

司法的頂點是人大常委，人大常委釋法，就是一句頂一萬句，香港人要爭取任何東西，要通過任何方法，但最終的底牌，還是不可以藏在體制之中。立法會，法院，這些以往相對中立的機構，都已經一一露出原型，都連着立法會的戰線一併崩潰。

遍歷這些大氣候之後，我們發現自己的能力真的很小，知道了自己面對的東西非常龐大，非常難纏，彈指就可以將異己摧毀了。但說到底，對方說，笑甚麼，你也是中國人，你的命運就是如此，那是再螻蟻都不會接受。明明有退路，但是我走不了，反正困難就是在，避不了的。

如果我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我會沒那麼痛苦。你知道每年都會有人移民的。二零一六年之後，我聽到一些認識的人都在喊移民。誠然我沒這條件，而且我覺得離開了這裏，我也不再是那個我，而且我不看這些，我不知道自己是甚麼。這場失敗之後，我去過旅行，去過歐洲、中南半島，發現我還是那個我，只要我一看見這邊的新聞，我就脫離不了。但問題是脫離又有甚麼用？反正我好像習慣了這種困乏，好像在困厄之中才是我自己。

回到網絡。我們以為自己的說話，自己的言靈很有作用，這固然是因為一身的驕橫氣，出於那種被網絡豢養的自大。真相揭曉之後，又會覺得受傷，因為發現大千世界，自己原來一點也左右不到。

但說到底我們又希望改變甚麼？終極而言，這個星球最後會毀滅，太陽在多年之後會冷卻，歷史上的邪惡總是能夠勝利，暴君勝利的時候，千千萬萬人的公道又在哪裏呢。但到頭來，我們要公道有甚麼用？只要人還在，事情就未完。世界為你平反，給你公道，但你輸掉了自己，也沒意思。

在這些事情之後，對我來說，公道已經不再要緊。一直以來時常與人爭論，也是生氣的，因為自小就有想要勝過別人的心。其實現在也是如此，寫的東西有迴響，我自然是高興；有稿費，我更開心，但每走一步，我知道下面是萬丈深淵，這些勝利或者失敗，說到底都是虛無，因為真實世界是很多人各自的世界，其實大部分人甚麼都不在乎。每個人的勝利和失敗都不會持續很久。我想毀滅的人，自然也沒真的毀到；自然也有想毀掉我的，但我也還生還。

我說話，去到最後是為了自己存在，那是第一因，我漸漸不再問原因，不需要原因，於是抵受苦難也不需要理由。我做過風波裏的沙石，但沒有風波可以永動。例如我們在網上看到的網上熱話，最終也會歸於止息。上升軌道，人人都懂得；由奢入斂，回去撿拾蕭瑟的自己，就比較難，是最難的功課。

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迷失在.*

/ 私小說

悠長夏日的營火
老樹中的善良之神
聖牛

這場 _ × ° 殖民遊

悠長夏日的螢火

盛夏總是伴隨着深夜的蟲鳴。附近的沼澤、泥灘，天長地久的滋養附近的野草。記憶中這裏應該也有螢火蟲。

黑暗中陰影驟然而起，拜倫握着那一雙臂，瘦骨嶙峋的夏洛特。街燈偷窺着他們，乍洩了一道在她的臉上。

記憶中她的臉是更蒼白的，但也許是長年的郊野生活，令膚色變了深。小，五官的小；眉目的小；身材的小，胸脯的小。

「我得走。」她輕聲說。

拜倫沒說話，感到一陣鬱悶，好像被他們身處的小石屋困鎖着。拜倫從後攬着她，夏洛特無法動彈。雖然從外表看不出來年齡，但她的手充滿了一路一路的紋理。他在她耳邊說：「這裏是必定拆走的。從東面的泥灘，整條村莊，西邊的荒野，我們小時候迷路的森林，都會拆掉。」

夏洛特沉靜了下來，一陣之後，她說：「我才說，我應該走，我不應該來見你。因為你已經是這裏的人。」

一個月前，拜倫回到這片荒野，代表辛德利財團；財團提出條件，要將這裏發展成一個服務鄰國遊客的購物城。

他們將會填平沼澤魚塘，清拆村落，伐毀森林，這裏很快將會有購物商場、酒店；跨國咖啡店、品牌將會進駐。

村民推舉夏洛特做他們的代表；她在城市讀過書、出國留過學。之後她回來了，不知為何她回到了村落。

那一次，是她曾經是村長的父親過了世，於是她又回到了這片荒原。「有七成村民想簽紙、擺錢、走人。」拜倫提醒她。

夜已深，即使是城市人，也會覺得睏倦。

想要壓碎她，她呼出的氣息，他觸摸到皮膚，好像沾滿慾望的暑氣。她在微微的發抖。

「我會抵抗。」她說：「不論是你，以及你背後的東西。」

「我不明白。」倫拜說：「你到過外面，你知道外面一切已經改變，這裏即使不改變，保持純潔，亦是虛幻，因為世界只剩下這裏乾淨，也不過是我們聊以自慰

的後花園，一個神壇，但真實的世界在外面。」

「你總是如此雄辯滔滔，你從中學時便已如此，對一切都不滿意。」夏洛特說：「然後，那一晚你走了，我還記得那是狂風暴雨的一晚，也是盛夏的時候。」

她的眼光好像投向屋外的暗燈，那村裏窄小的街道。在很多年前，他們曾經並肩走過的街道。

「要是我再年輕一點。」他的手在摸索着，攀上她的胸膛：「我會否認，我會說，我是自己走的。但我現在不會，你決定要到外國去，你要去嫁人。」

她沒有說話，也許她想到了自己不應在這裏。

「那是一個怎樣的人？」他問。

「跟你不一樣。」她答：「他溫柔、安靜，我能跟他安靜的在世界盡頭活到老，我是這樣想。」

「那你為何來？」他明知故問。

夏洛特回答：「我回來守護這裏，但我不應該見你，你是來摧毀這裏的，你曾經的故鄉。」

她掙扎，走出他的掌心，她惘然的望望他，不知道是要看拜倫苦不堪言，還是等待他挽留。

「而我不是這樣的人？」拜倫說。

「你太想成功。」夏洛特暗影中的臉像有一抹悲憫，她說：

「無論那成功意味甚麼，以甚麼為代價，總之，你是野心勃勃的人……我記得你告訴我，你害怕消失，你害怕從此沒人再認得你。」

即使他變了樣子、換了衣裝，時間雕刻出更深的五官，他還是那燃燒的樣子。

拜倫苦笑一下，應道：「外面已沒人認得我，你大概是最後一個。」

她臨走的時候，拜倫問：「你說要守護這裏，你打算如何？」在他們說話的時候，已經有人準備一隊剗泥車，也許明天就會駛到。

「我有援兵。」她留下這句話，便走了。

夏洛特所謂的援兵，在翌日便進駐這塊荒野——他們當中有長頭髮、拿着結他的嬉皮士；有環保人士；也有很多大學生模樣的人。他們拉着橫額、擴音器，這一行幾百人，開始在村莊的入口聚集，然後靜坐。

拜倫在一百米外遠遠觀察着，他坐在一張辦公椅上，前面放着一張一米的雲石檯，上面放着他的通訊器材：對講機、電腦，甚至有一把手槍。入夜，風大冰冷的時候，他會生起一個營火，獨自觀看着。

在他身後，二十架剷泥車已經就緒。在最前面的一架剷泥車，戴着安全帽的老年司機有些不安，正抽着煙，看着眼前的衝突。

未幾，幾部警車風馳電掣而至，在拜倫對面停下，一班全副武裝的警員下車包圍那些示威者。群眾馬上傳來一陣騷動，有些人想跟警察衝突，但被一些領袖阻止攔阻了。

示威者中，總有一些領袖。即使沒有，也遲早會產生。他們跟警察協商之後，便同意警察劃出的「示威區」。

記者早就洶湧而至，訪問那些樂意和健談的領袖。他們表示，已經成立抗爭委員會，並表示將會長期留守，阻止財團清拆房屋。

夏洛特一定也在群眾中間吧？但她沒有上鏡，因為她不是名人。

三個穿黑色西裝的下屬前來匯報，他們說近七成村民已經簽約，已經超過法定的清拆界限。而另外的三成人在動搖，但是城市的示威者到了之後，這些村民態

度強硬了起來。

村民打算跟這些示威者互相利用一下。

這些示威者開始叫自己身處的土地為「人民廣場」，並設立網絡向城市廣播這裏的情況。

下屬來了又走，走了又來，只有拜倫一個人沒走，一直留在這荒野中。

他架設了自己的帳幕，從早到晚，從晚到早。

雖然「人民廣場」與他的帳幕相距頗遠，但他會聽到他們集會時的聲音，他們唱的歌、口號。

拜倫用自己的電腦看着這班人的直播，他們在車輪式的演講，曰「公民教室」。一個理着平頭，三十來歲的男人在演講，他在說，這片荒野、這個沼澤、這個森林，是如何珍貴，資本主義的爪牙無處不入，奴役他們，欺壓他們，類似的事情，在世界不同角落都出現。

男人說，他們會由這裏開始，興起一條抵抗發展主義的戰線。他說完後，現場觀眾掌聲雷動。

那個男人穿着一件殘破的哲古華拉T-Shirt，以及掉色的啡色外套。台下的觀

眾，都是年輕人；有些還是中學生模樣。「約瑟夫萬歲！約瑟夫萬歲！」他們叫喊着。

記者早已訪問過公司的發言人、公關，甚至連剷泥機上的司機，也被當作新聞人物；當然，穿哲古華拉「Z. Suhl」的男人和同伴，作為這場衝突的另一邊，也在網絡消息中成為主角。

不是所有人知道，他居中統籌處理這件事。但這也無礙，一切都是集體，一切都有個系統。

財團是一個系統，政府是一個系統，社會是一個系統。收購土地、剷除舊有的事物，重新發展，都是一個系統。

好像一個蟻群那樣，每一隻蟻不用有獨立思考、不能抱着懷疑主義，會有主腦發號施令、統籌大局，只要集體一動起來，便是移山填海，摧枯拉朽。

在這片浩瀚的力量之前，也許只有夏洛特一個女子真心相信事情會有轉機。

拜倫傳了一個訊息給夏洛特：「在我們談過愛與死的那個地方見。」連同時間。

他收起電話，換了一件風褸。夏洛特晚了十分鐘，她穿着一件棉衣、牛仔褲，臉上有一層像夜色一樣淡的妝。

連村莊的燈火都照不進來，星星和月亮的光爬到他們的身上。

她走來的時候，泥地上傳來嘶嘶沙沙的聲音。落葉、樹枝、昆蟲，她小心翼翼穿過肅穆沉默的一排樹幹。

雖然是盛夏，但深夜的風是微涼，甚至寒冷。

「我不應該來。」她好像每次都這樣說。不知從何時開始，她的開場白。

他說起了從前：「以前我在這裏談過我們的事。然後我感嘆，拉丁文中，愛(amor)與死(mors)很像，只差一個A字。」

愛情——如果有的話——也是如此的苦，直接死亡的臉容。

「我記得。」她的聲音飄來，含隱內斂的，好像在悼念甚麼似的。

「你為甚麼找我？」夏洛特問。

拜倫說：「我想勸你，不要再如此。你印單張、寫文章、組織、聯署，找了一班人來露營，但這是最差的一步棋。他們不會為你們帶來勝利，村民在心裏怎麼想，你是清楚的。」

她沉默片刻，然後開腔：

「這是一場談判？一切最終都可能失敗的。這裏的樹木、泥土、螢火，都可能會消失；我們有一天會死，太陽會燃燒盡了，地球的一切都會死滅。那不要緊，那真的不要緊，但我還呼吸着，我會繼續鬥爭下去，不為甚麼，只是為這一刻。」

拜倫回應：「一切最終都可能失敗，就像你最終沒留下，沒跟我一齊。」

「你想怎樣做？找警察來清場？找你們的私人軍隊來開槍？」夏洛特問。

在很久以前，夏洛特和拜倫之間有一個人。一個少年。

他參加了一場持續了三個月的反政府革命，最後政府出兵鎮壓，流彈打中他的臉，那曾經美麗的一張臉歪了，腦漿、骨頭和眼珠當場淺了一地。

夏洛特沒有像小說或是電影中的人那樣，從此缺了樣。

她會哀傷，她會抑鬱，但她最終會活下來，也真的活下來，然後照樣會認識其他人，戀愛，結婚，越軌——

拜倫一想到那個人，便好像觸碰到一個掩埋但未痊癒的傷口，腦海深處傳來一陣作嘔的感覺。

「上面怎麼想，我不知道。」拜倫回道：「但每次他們一來，事情都會失敗收場。你不是不知道。」

但他們是唯一會關心這事的人。夏洛特心裏浮起這個念頭。

他望着她。他一直不太望她。有時他情願自己是一個盲人，如果看不見，她的樣貌就不會烙在心頭上。他的心和靈魂就不會是一座起火的宅。

他問：「如果我買了兩張往南美的機票，單程，你會不會跟我去？」

她沉默起來，然後雙手抱着自己的臂，好像要壓抑那雙手的戰慄。

「我不知道。」她搖頭：「這裏的事情，一切都還沒完……這是不對的。」

「你說過，肆無忌憚的做壞事，會有報應。」拜倫說：「但人生就是惡性循環，一切都是自找，但也是心甘情願。否則，你為甚麼會來？」

「你就是想說這個？」夏洛特的姿態還是緊張。

「嗯，我在邀請你。」他點頭。

「以前我沒有答應你，現在也不會。真的，現實有太多事情，如果我們還年輕，如果現在是做夢，如果時間好一點，也許我是會說好。如果我們有一天在一起。」

其實拜倫沒有幻想過，他自己會拋下一切走。他奮鬥所得來的一切，地位、高度，是他離開這裏之後的累積。

一條魚被漁夫抓到，一頭豬即將被屠宰，之前也會掙扎、也會哀號。

他如果曾經有過奮鬥，那奮鬥也是一種動物性的反抗。他不甘心就此隱沒在世界。

夏洛特也不會求他停手，因為他們都知道，統籌一切的人根本不在這裏，甚至不在這個國家。

這個系統不是金字塔，世界的王無處不在，在世界各國，在高樓、在地底、在空中；在每一張流動的鈔票，在每一個監控裝置、網絡、電子儀器；隨着城市的擴張，他們正改變這個地球。

這裏很快也將被納入城市，被吸進世界的體系。

夏洛特知道自己即將要走，她不會扔下這裏，或扔下自己。

眼前的那個男人，已經不是多年前那醜瘦蒼白的少年，身上臉上長了肉，臉上的五官好像時間的遺跡，長成了一個男人，好像更沉靜了，但心底還是那麼騷動，好像發出一陣令她不安的輻射。

她不敢看他，眼神只模糊地逗留在他的身影，不敢對焦，不敢看得太清楚。

「你愛這裏嗎？我愛這裏。」她臨走前這樣說：「宇宙是一體的，這裏破壞了，

就破壞了，即使我們逃到別的地方，世界還是缺了一角，之後永遠無法修補。」

拜倫靠在樹旁好像歇息似的，聞言，回道：「這聽來像他媽的 new age 人的論調……我在這裏的日子沒過得很好。那時我很弱勢、很醜惡，好像一隻未蛻變的蟬。」

「那麼你快樂了嗎？」她問。

拜倫有一刻失了神，好像耳聞了另一個物種的詞語。

「快樂？」

「嗯，那時你不快樂，那麼你現在快樂嗎？我不是問你是否成功，而是你快不快樂。」夏洛特說。

他微笑，好像有一刻變回了那個少年：「這是一個很奢侈、很美麗的問題，夏洛特，一個像妳心靈那麼美麗的人，才有資格回答這問題。而我沒有。」

他走了，背影在群樹之間消失前，似乎有些失落。

財團給予集會七天時間，集會就持續了七天，限期之前，村民開始變得不安，「人民廣場」也變得混亂。

有男女在帳幕裏做愛，記者偷拍被發現，男主角追打着記者，攘成不大不小的混亂。

大學生決定分組討論抗爭行動要怎樣持續下去。他們提出很多批判、想像和願景，但最後回到要如何阻止剷泥機，沒有人有太確切的主張。

商討了半天，約瑟夫一邊飲着啤酒，一邊走到待在人群最邊緣的夏洛特。

他問：「夏小姐，講兩句？」她頷首，然後他們走到一旁談話。

約瑟夫說：「群眾已經很累，而且村民自己也沒有動力去爭取。」

夏洛特說：「話雖如此，但我們一走，他們就會開剷泥機來。」

約瑟夫問：「那你想怎麼樣？」

夏洛特想了想，然後道：「例如，我們乘夜將所有剷泥機淋了電油，然後一把火燒了。」

一聽，約瑟夫大驚：「那會爆炸啊。」

「不然怎麼阻止？你們不是說要反對發展主義？」夏洛特皺眉：「我還以為你是激進的！」

約瑟夫說：「這不是激不激進的問題，我可以坐監，我也坐過，但炸了剷泥機，不只是我們入獄的問題，會毀物，會死人。沒人會跟你去的。」

此時，有兩個同樣穿哲古華拉 T-Shirt 的人，提着一個量了的年青人來到，放下。其中一個在約瑟夫的耳邊說了些話，二人便一齊走了。

約瑟夫對夏洛特說：「看，現在已經失控了。這伙子想爬上剷泥機，不是我的糾察阻止，很可能已經出事了。」

夏洛特受到打擊，身子抖動了一下。

「我不知道這裏還有糾察。」她說。

「不然會出事。」約瑟夫冷漠地說：

「我們將有一個退場的時間，不是我們走，就是警察打傷群眾，大家潰散走人。總會如此。」

她急起來，猛力搖動他的肩，但他站得如鐵一般強硬。

「為甚麼？我不是找你們來認輸！我不能……」

約瑟夫撥開她的手，說道：「即使沒有你，我們都會來，但是我們從不保證

會成功。甚麼是成功？聚到這麼多人，傳媒關注，為甚麼不是我們拿到階段性勝利……？」

「夠了！」她轉身就走，不想聽這些領袖再說話。

午夜的時候，大風在釀釀，然後下起大雨來，附近的河流咆哮着，溺沒了附近的萬籟。

一切的蟲鳴蟬叫，俱寂滅在雨中。

她發了一個訊息給拜倫。這個時候，好像已沒有獨處的理由。她的戰敗，只是時間問題。

風和雨在嘯叫，在嘲笑忙碌過後一無所得的凡人。

拜倫來了之後，她的臉是沾濕的，她哭着說：「再見到你，我是高興的，但也覺得痛苦。因為我看見你已走得很遠，我曾經想，你還會是那個你。」

拜倫一身濕透，靠在屋旁，沒有進屋。

「我是一個罪人，自小已經是。但我會掙扎，我會成為一個出色的罪人。不一定快樂，但一定出色，盡善盡美。」

「那時你為何走？」她突然打斷他。

「我恨自己，我恨你，我恨他。」他說：

「主要是恨我自己。我總是想，如果我能做得更好，如果我是更好，一切都會美好得多。」

「你這些年來，過得好嗎？」她又問。

「我過着很瘋狂的日子。」拜倫說：「這裏的一切，比較起來便很單純、很美。這裏一切都自然，像你一樣。你像一個菩薩，而我是苦海裏的凡人，等待你瞧我一眼。」

夏洛特蹲下來，搖着頭：「不，我救不了你，我甚至救不了自己，救不了這裏。」

拜倫沒有說，他眼中的夏洛特真的像菩薩，因此他的任性，沒有在她身上演到最後一幕戲。總是在最後的關頭，他停止了，不知是害怕甚麼。

好像到了頭，緣分就會滅盡。

「上一次你問我是否快樂。」拜倫說：「這是一個在外面沒人問的問題。人們關心的是別的問題。」

其實他知道，如此一句一句的消磨下去，時間是會到盡頭的。一晚，兩晚，太陽還是會出來，世界還是會再次統治他們。

它的觸手會穿過一切，無孔不入的鋪設它的邏輯、迴路。日神的是理性的世界，酒神卻是短命的。

「我沒想到約瑟夫是這樣的人。我沒想到自己找的人是如此。」夏洛特說。

拜倫聳聳背，問道：「你知道約瑟夫有個妻子吧？那個女人幾個月前才申請了辛德利財團的農業基金，去搞他們的生態農業項目。你期望他們除了開討論會、音樂會之外，還有甚麼呢？」

未幾，夏洛特望他，好像回到少年少女的年代，那時他們聊了一晚又一晚的天，但最終都沒有擁有彼此。

愛情不一定能令人同在，有些愛情的苦太多，甜太少。好似真的投進去會是一場革命。

雖然革命說來想去，都是光輝的，但落到現實，總有人要傷亡。

「為甚麼人會做壞事，為甚麼你會做壞事？」夏洛特問。

雖然她同時想起自己做過的錯事。

拜倫抽起煙來，好像要驅走身上的濕度似的。他的聲音飄來：

「因為覺得痛快？因為覺得那才是我？也許我在等，等死，等生路，等有人毀滅我；等上帝下凡，祂的天兵天將來阻止我，有一個超自然的力量要將我打落地獄；等上帝告訴我，世上除了權力之外，還有善惡。我是說永恆不變的善惡，魔鬼不害怕上帝的存在，而是怕不知道自己的身分，不知是聖邪是善惡，不知道自己在世界的位置……」

有一個羅馬皇帝叫卡里古拉，一個暴君，他也是想到如此，要是我成為一個皇帝，世界將永無寧日，過往的行人啊，不要為我悲傷。如果我活着，你們一個也別想活！就是這麼一回事。」

沒有遭遇甚麼抵抗，群眾解散，並說會持續關注議題，幫助村民建新村。只有夏洛特衝出來，最後被糾察制伏。

拜倫坐在第一架剗泥機，一列車隊駛入村莊。兒童騎的木馬、晾曬的衣衫、狗帶、沒人坐的破椅，無表情的迎接他們。

荒野、森林、沼澤，一切等待行刑的自然風光，在凝望他們。

落過雨的天空，漸漸吹散污雲，太陽還未爬出頭來。

他想起在那些小屋裏吸啜過的肉身、親吻過的臉、握過的手，這一切都將會消失。愛與死。

連同失敗的革命、死亡的傢伙，不得志的少年，一一掩埋。

他對着對講機發號施令：「開始吧。」收到，收到，收到，他們行動了。同時，那些帶着火槍和電鋸的工人，已經魚貫進入森林，那個森林和他們藏過汗水的泥土，也將洗刷得一個清白。

入黑之後，他到警局打聽夏洛特的事情，原來沒人來保釋她。警察說，她不願飲食。拜倫帶了一個律師來幫她保釋，他直接走入拘留室，她見他來了，卻沒甚麼反應。

「已經完了？」她問。

「你打算去哪裏？你的丈夫在哪？」他問。

她沉默下來，嘆了口氣：「我跟他事情，很複雜，不知能否解決。」

「你打算去哪裏？」拜倫又問。

輪到夏洛特聳背，說道：「到另一個地方，到一個還未搗毀的地方，到一個沒你的地方。」

他臨走前，她說：「我是真心喜歡過你。不論你是甚麼，你是好是邪。」雖然已經不是聽過一次，但他還是有所震動。雖然，到了這個田地，從來不是真或假的問題。

愛情也沒拯救到那個森林、那些房屋、田地、記憶。

「我說買了單程機票，也是真。很可惜，下次用吧。」

他說完便離開警局。城市也是有蟲鳴的，雖然那裏沒有真正的家。

風漸漸的大，吹得街道兩邊的柏樹吵鬧的騷亂。

樹影撩動着黑暗中的街燈，它像人一樣，倔強的佇立着，末夏的飛蟲，苦戀着玻璃中觸不到的火光。

(完)

老樹中的善良之神

在小時候見過《最後晚餐》的構圖，耶穌在中間，他的弟子在兩邊排開。現在中間的並不是耶穌，而是穿灰白色西裝的陳森，他的雙指夾着厚厚的雪茄。陳森模仿着新聞主播正經八百的聲音：「一個叛徒的老婆被輪姦，殺死，斬手斬腳，在西貢出海逐包逐包扔掉。牙齒，一隻一隻用鐵鎚打下來，不然會被差佬找到……」

他的門徒並不是聖彼得、猶大，每個都戴着小丑面具，他們聽到陳森的話，模仿着無線新聞的開場曲：「噠？噠噠噠噠噠？」然後哄堂大笑，一室好像穿滿了快樂的空氣。

這一刻張先生醒了。

空氣中沒有快樂的聲音，只有冷氣吹送的規律聲音。厚重的窗簾將陽光擋在外面，黑暗中隱約可見一道金髮，金髮連着的裸背。同在被窩的那個白人女人微微轉個身來，那張妝半溶掉的臉，一點也不漂亮。

但張先生不在乎，他感到四肢和背肌都酸痛不已，卻不是因為昨晚的運動；胃很漲痛，好像一個腐蝕的暴風在裏面醞釀，裏面卻甚麼都沒有。張先生爬起牀，在櫃桶裏找到藥丸，拿昨晚剩下的半杯水服用，頹累的坐在鏡前。

白種女人在鏡中熟睡着，她為甚麼會來這裏？據說澳門就有很多東歐女人，但這裏是柬埔寨。這裏的白人大多數是遊客。還有日本人、韓國人、中國人、台灣人、香港人……

但他其實不在乎，只是藥丸發揮作用之前，腦袋不受控。再過些日子，女人起床了，然後徑自去洗澡、梳洗，在吹頭的時候，她背着他用英語說：

「昨晚你不停在發抖，抖得很厲害。」

「是的，很多人這樣說過。抱歉。」

「沒問題啊。」她爽快地說。

她離開一陣之後，張先生也穿衣服，將那個藏着一堆不同藥丸的櫃桶拉出來，再拉盡，裏面有一支新亮的五四式手槍，像紙鎮般壓着一張字條：

「如無意外，沒有使用的話，請放回原位。」

只有一個彈匣。張先生嘆了口氣：「吝嗇。」

暹粒市，那是柬埔寨北部的大城，基本上是一個旅遊城市。張先生入住的酒店在市中心的旅遊區，附近充滿白人、英文、法式風情的舊建築，人潮絡繹不絕。黃毒的陽光永遠高照，他只穿着一件黑色的 T-Shirt 和西褲，胸前掛上一部相機，彷彿

彷彿他也是個尋常的遊客。

他拿出一張紙，截了一架 Tuk Tuk 車。他沒講價，就坐了上去。Tuk Tuk 其實只是電單車，後面拖着一個兩輪的「車廂」，緊迫一點，裏面可以坐四個人。

但張先生只有一個人，他將紙條交給司機，說要「去這個地址」，那個皮膚黝黑的小伙子，臉上掛着柬埔寨人臉上都有的一種詼諧的微笑，你分不清那是友善還是狡猾。對方說好，馬上騎上電單車開動。行車不久，司機就說：「那裏是 Pub Street 啊，距離這裏不遠。」

張先生應道：「很多酒吧那裏？」對方說：「是啊。」

其實昨晚張先生就在那裏待過，只是完全不知道那裏的地址。車走了十幾分鐘，就停了，他付錢下車，只見白天的酒吧街完全是兩個樣。人少得多，經過的人都是黑黝黝的本地人。

那個叫做「金字塔」的酒店，在酒吧街の後街，張先生就像一個回家的遊人，經過埃及風格的酒店大堂，進入電梯，按三字，腳步輕鬆地找到了 333 號房門。張先生按鐘，裏面寂靜一片。他再按了一次，仍然沒反應。他姑且再按了一次，裏面竟傳來一把女聲：「Yes?」

「Room Service Mam。」張先生說。不久，一個年輕女子打開了門。她說話之前，張先生已滑進了房間，反手輕輕關上了門。

就像張先生的房間，這個女子的房間也是大半陷在陰影之中，因為那張厚重的窗簾。這二十出頭的女子，留着一頭及肩的、染成灰茶色的頭髮，不施脂粉，穿着現在流行的一字膊上衣和熱褲，就像這裏滿街都是觀光客一樣。她望着張先生一陣，好像在組織語言，然後她說：「你是老頭的人？他要我回家？」

張先生經過她和玄關，坐在雙人牀的牀邊，說道：「鍾小姐，我姓張，我見過妳——的照片了。很遺憾，不是。妳的老頭不會專程派人來做保姆。」

她沉默。張先生繼續說：「你的老頭欠了我們公司很多錢，而他不肯還，或者說，他不承認這件事。所以公司派我來護送妳回去，或者作為獨女的妳能勸他一下。」

女子的表情陰晴不定，沉默一刻之後，她說：「你是一個人？」張先生答：「有甚麼分別？妳不是以為能夠逃得吧？」鍾小姐冷靜地說：「我不是想逃。也許你的袋中還有一把槍。我是想跟你商量一下。」

「無得講數。」張先生微笑。

「我不會逃走，我會跟你們回去。」鍾小姐說：「但你要跟我合作。」

張先生笑起來：「這應該是我說的話……」話音未落，外面突然有人敲門。二人靜默下來。鍾小姐望望他，然後走過來，將他按倒在牀上，翻過被子捲着二人。被未完全落下，外面的人已經用門匙開了門。外面走入兩個大漢，他們站在牀邊，說道：「小姐，我們聽見一些腳步聲。」

鍾小姐將被子拉下來，讓他們看見她擁抱着張先生，她厲聲道：「為甚麼這樣闖進來？是甚麼天大的事情？」

兩個大漢面面相覷，她續道：「難道我連一點私人空間都不能有？老頭叫你們保護我，還是令我不開心？你們信不信我向他投訴？」

其中一個大漢問：「沒問題嗎？」鍾小姐說：「一點安全問題都沒有。」咕嚕了一陣之後，二人退下。

鍾小姐下了牀，張先生未說話，她就說：「我知道你是個殺手，但是在酒店打架或者開槍，事情鬧大了，會很麻煩吧？」

張先生坐在牀上問：「為甚麼妳要幫我？妳知道我是來捉人。」

鍾小姐在玄關用酒店的茶包沖茶，然後慢慢的啜飲：「唉，怎麼說呢。我是個

監犯。雖然我在這裏不愁若用，但是我一點也不自由。你說要押我回去向老頭子拿錢，我不反對呀，我會跟你回去，可是這裏有他的人，這裏有他的勢力，我不幫你，你就像之前來的殺手一樣，你不會成功，你會客死異鄉。」

張先生問：「為甚麼？」

「我討厭老頭子。」她低聲地說：「為甚麼我會在這裏？你的老闆知道嗎？」

張先生搖頭：「他們只知道妳是他獨女，其此之外，他已沒有親人。妳是唯一可以要脅他的東西……唔，我知道他是做傢具生意起家的。」

鍾小姐說：「你知道東埔寨有甚麼出名嗎？」

張先生說：「窮？打仗？大屠殺？」

鍾小姐說：「是木材。從前老頭子和赤柬的軍閥合作走私這裏叢林的高級木材，到越南、到泰國、到中國，香港是一個轉運港。所以這裏有他的人，這裏是他的勢力範圍，所以這裏是一個夾萬，用來放置他覺得不安全的東西，例如我。所以你老闆只派了你一個來？」

張先生聳背：「也許有其他人，但我們不會知道其他人的行動。」

鍾小姐說：「無論如何，我會跟你回去，就為了令他很頭癢，掉錢，甚麼都好。」

但我只有一個要求……」

張先生想說「無得講數」，但似乎要甩掉她身邊的保鏢，還是要她的合作。「是甚麼？」他問。

「我在這裏有一個男朋友。」鍾小姐說：「今晚這裏有一個嘉年華……用這個字你們容易了解一點。我想去，去了之後，我跟你走。」

張先生在考慮，她說：「我不是想玩嘢，因為我不需要，不是我出手，你剛才就要亡命天涯了。」

張先生嘆氣：「好吧。」心裏在想，「公司」交托的任務竟然那麼迂迴。

聞言，鍾小姐微笑，她說：「那麼我們現在出去吧。」張先生問：「去哪裏？」

她說：「去食早餐啊。」她拿門匙之後，就出去，回頭望着他。張先生只好下牀離開。

鍾小姐問：「你是真的來找老頭子麻煩的嗎？」

張先生說：「不是我，但我的公司確實是要找他的麻煩。」

鍾小姐聞言將門匙放到他充滿疤痕的手裏，「那我就放心了。」她說。

張先生望望她，拉手關門，鎖上。經過大堂的時候，鍾小姐拖着張先生的手，他留意到那兩個大漢就坐在大堂。在暹粒似乎沒有太多私人汽車，全部都是電單車，以及 Tuk Tuk。

他們好像兩個尋常的、隨便上了一架電單車的香港人。鍾小姐坐好之後，對司機說了幾句柬埔寨文，司機就開車。街上有很多牛、羊和狗，幾乎是每一家每一戶都有。

張先生在 Tuk Tuk 的車後鏡裏看到一架一直尾隨的另一架 Tuk Tuk。在行車的狂風中，鍾小姐說：「我得裝作你是我的新歡，否則他們的疑心會更大。」

張先生問：「但妳說，今晚妳要和男朋友去一個……嘉年華。」她點頭，另一隻沒有拖着的手在理順亂舞的頭髮。

「他們都分不清了，所以這才以假亂真，真和假在他們眼中已經沒有分別。張先生，你一點感覺都沒有。你一心只想回家？」

「香港？我不知道那是否算我的家。」張先生說。

「你結婚了嗎？」她問。

「重要嗎？」他問。

「因為你手上有隻戒指。」她說，「我的手摸到。」

「她死了。」張先生說。

「我懂得那感覺。」鍾小姐說。

「為甚麼，妳太年輕。」張先生微笑，將視線拋向公路兩旁的草地，那真美，遙遠的一望無際，圖畫上有一些疏落的牛。白色的牛，悠閒的吃着草、待着。

「我曾認識一個男孩。」鍾小姐說：「我有了他的孩子。老頭子知道之後，怒不可遏。後來那男孩消失了，後來我收到他的兩排牙齒，一隻都沒有少。那是老頭子送給我的禮物。」

他們下車的地方，是一條鄉村的河邊，有間半露天的食店，一個食客都沒有，一頭狗和貓各自睡覺。他們進去坐下，點餐，一陣之後，兩個保鏢的車來到。他們將車停在路上，遠遠的看着他們。

「其實這很奇怪。」鍾小姐說：「一個黑社會的人，為甚麼就想『培育』自己的下一代做別的人？他明明不是啊。安排你進國際學校、甚麼，不准知道社團的事情，之類。」

「也許人都想做自己做不到的人東西。」張先生喝了一口咖啡。

「告訴我，殺手先生。」鍾小姐問：「如果我沒有幫你，你會怎麼解決這件事？光是那兩個保鏢，他們也許也不是容易對付？」

「也許要打一場吧。我來的時候早就有了準備。」

「很辛苦吧？」

「應該會吧。」

「那為甚麼你會做這件事？」鍾小姐的眼神有點好奇，好像冒出一點合乎年齡的人性：「為甚麼？風險很高吧？」

張先生沉默了一陣，才回答：「這個時候，社團的人有甚麼好做？也許就是走水貨，也許就是收錢去遊行、去打人，而且打的都不是甚麼人，就是一些甚麼支持民主支持獨立的小朋友而已。還有甚麼？還有可以過深圳幫人運錢走。現在我們只能做這些事，沒有別的。」

鍾小姐冷漠地說：「而你有可能死在這裏。」十一二月的天氣仍然是溫熱的，現在飄過一絲幾不可聞的陰冷。

「死在這裏，好過在香港走水貨嗎？那對你們是屈辱？」

張先生回道：「屈辱的事情，還不只這些，而我不會想說。但走水貨不算很屈

辱，不算，我現在覺得那也算不錯。但這個任務是有點風險，我不否認。」

「你想上位嗎？」她問：「抱歉，我很少跟老頭子的員工說話。」

「誰不想上位？」張先生想起那些打小朋友的人，或者被打的小朋友本身，他們誰不想上位？

「上位只是一個象徵，上位之後會有很多錢、很多女人這些就不用說了，而且那可以保護你自己，保護你身邊的人。如果你沒有權力，你保護不了自己，保護不到你在乎的其他人。有些情況，你寧願自己斷掉一隻手，或者死，你不會想活着受罪，看着其他人受罪。所以我要把妳帶回去，誰都不能阻止我。」

她點點頭，好像置身於一場益智無害的朋友對話之中。她一邊吃炒蛋，一邊說：「我知道，我知道。張先生，我不會讓你死在這裏。我知道等待復仇的滋味……」

中午的時候，他們回到了一個遠離旅遊區老街，在一間老舊的雕像鋪，在一堆印度教和佛教雕像之間，她說：「這裏，我在這裏遇到那個柬埔寨男孩。」

「妳說妳男朋友。」他看着遠遠的太陽正在下山。

「嗯。」她說：「他是一個祭司。」

「甚麼祭司？」

「我不清楚。也許是這裏的民間宗教……」她說。

入黑之後，柬埔寨就很大風很冰涼。他們上了另一架 Tuk Tuk，車開動之後一直往吳哥窟駛。

所謂吳哥窟是三個大圈，三個神廟群。每個圈又有無數的神廟殘跡。它們很像埃及的金字塔，寂寞地坐落在自己的位置，彌漫着殘破遠古的氣息。

太陽入黑之後，湧入的遊客都離開，他們的 Tuk Tuk 和汽車與張先生和鍾小姐的汽車不斷擦身而過，螢光與黑暗交錯縱橫，古老的大樹在公路兩旁嚴肅地站立，形成一個黑暗龐大的迷宮。

車足行駛了兩小時，遠方有火光傳來，逐漸變大和接近。那是一個巨大的營火，在一個不知名神廟前面的空地，火的四周還有很多看不清的人影。他們下車，司機就掉頭，絕塵而去，彷彿一刻都不想留在這裏。

在火光四周跳舞的人，衣着都是暗紅色的闊袍大袖，長長的裙擺令人想到梵帝崗的神職人員。他們面上盡戴上橡木面具，在火光的暗晴不定下好像擁有了恍惚的表情。他們手上都有一些鈴鼓，在搖動，在打出奇怪的節奏和音樂。

張先生在口袋中摸到了槍，感到好像安心了一點。他問：「那兩個保鏢呢？」
鍾小姐答：「他們進不了來，所以我要拖把你的手。」

他們穿過跳舞的人群，沒人在乎他們，也沒人在乎誰來到誰離開的樣子。他們來到神廟旁邊一棵與神廟糾纏在一起的參天老樹。

群眾突然停止跳舞，聚集到老樹旁邊；另一班人則兩人一組，擔着兩個籠一搖一擺地來到。有一個白髮的面具人在吟念了一陣張先生不明白的說話，他的隨從隨即打開籠子，裏面是兩個人。張先生認得他們，那是鍾小姐的兩個保鏢，他們眼睛張開，卻沒有表情，也不看附近的人。

張先生有一刻覺得自己在夢裏，這裏搖曳的火光也有點夢幻迷糊，這裏可能是夢中，好像他總會見到陳森，每一次都無法傷害、殺死對方的絕望夢境。

他望望鍾小姐，她毫無表情，好像戴了一個精緻的人皮面具。「他們在審判。」鍾小姐說。

白髮的面具老人揚揚手，他們就將兩個男人抬進去老樹之中，群眾好像完成了某種偉業，開始叫口號、奏樂、跳樓，有人激烈的晃動、大笑、哭泣，整個場面好像偷格加印的電影菲林，模糊的整體的晃動着。

張先生此時聽到腦海中有一把聲音：「新人。帶他進來吧……」鍾小姐牽着他進去。張先生本來站定的腳，也自己動了起來。他抵抗着，但似乎沒有作用。那聲音沒有顯形，不是男聲，不是女聲，卻令人麻痺。

老樹裏面有一個窄小的空間，可以站十個人。一進去之後，外面的聲音彷彿浸入了海水，火光業已熄滅。

在陰影的深處，有一個衣衫襤褸的老人伏在大漢壯碩的身體上，而另一個則倒在另一邊。幾秒之後，老人蹣跚地離開，坐在那大漢倒下的身體旁邊。

那老人的臉，那本來充滿皺紋和黑斑的皮膚，正緩慢又急速地變亮、變得像絲一樣細白，那頭白髮正變成金亮色。

老人變成了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年，雖然仍是在一堆破布之中。

「實現你的夢想……」那少年望着鍾小姐說：「這個人會幫到你。」他說的並不是張先生熟悉的語言，卻好像每個字都聽得懂。

「妳說你的男朋友……」張先生說。在袋中的手握緊了手槍。

「抱歉……」

那少年的聲音插進來：「是我拜托她說謊的，因為我想找到你。而且，我的確

是一個祭司……」

鍾小姐好像聽到甚麼，離開了，樹屋之中只剩下張先生和那東西。

張先生拿出了槍，少年笑了一下，張先生說：「你們是甚麼邪教？」眼尾看着那兩個保鏢，這兩個本來高大的壯漢，現在乾枯了，竟然變成了一個吸毒者的身形，攤倒着。

「不是邪教。」少年擦擦嘴，將手放疊在腹前，盤坐着，好像那些西藏的小活佛。

「這些人惡貫滿刑，罪有應得。」他說：「鍾小姐——你是這樣叫她的吧——她要復仇，所以我回應她的呼喚；你也想復仇，所以我回應你的呼喚。」

「甚麼復仇？」他將手槍指着少年，禁不住手的戰慄。第一次殺人的時候，也沒這種恐懼。而他不知道自己在恐懼甚麼，對方的形體明明只是一個少年，可是他有一種恐懼。好像小時候在看生態紀錄片時，防水攝錄機攝錄無垠黑暗的深海時，那深不見底的恐懼。

月色和火光遠遠的折射了一點點，進入樹屋，淺到少年的盤腿上，但他的臉仍然陷在黑暗之中，只有一雙眼睛血紅的閃亮着，他的皮膚像透明一樣，黑暗彷彿可

以穿透。張先生感到胃酸正湧出來。

「你為甚麼千里迢迢來這裏？你有一個任務。可是你為甚麼要做這個任務呢？你想得到一點點少得可憐的權力。我可以給你一切，這世上的一切。」

「你是甚麼？」

「神。你們這樣叫。」少年說：「你們給過很多名字，但沒有多少準確。但回到正題吧。」

「你為甚麼要給我這些……？」張先生開始聽到自己語無輪次。「為甚麼？怎麼會？」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豈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賜給我們嗎？」少年說：「這世上的一切，我都能給你。洪森很久以前就來過這裏，我給他幾滴寶血，然後他就掌權直到現在。我的同類在歐洲、美洲、東亞，都有這樣的門徒。毛澤東在山窮水盡的時候，得到過一口寶血；華盛頓在兵敗之後，找到了美洲的神。即使沒有拿到寶血，只是觸摸到我們，他們都會有神通，可以做很多超乎常人的事。沒有想像力的歐洲人把我們想像成別的東西，還把我們寫成廉價的恐怖小說。我們是豐饒之神，世上的權力、財富和一切，我們是白白給你們的，只要你們相信和接受。」

「這是為甚麼？這一切是為了甚麼？」

少年少有地露出一點神情——皺眉，他說：

「這有點難以解釋，我剛才說自己是祭司，這比較正確。我們事奉着虛無之神。

這個物質世界令人可憎。宇宙之間有很多神，其中一個背叛了眾神，私自創造了物質世界，即是這個宇宙，還有生命。這個物質世界不斷自我增殖，令人嘔心的自我繁殖。虛無之神用自己的形象創造了我們，物質界的豐饒之神，來到這裏。我們會將更多的物質賜給你們。以人類的角度來看，我們是好心的神，不是沙漠裏暴虐毀滅的神。真的，我們白白地賜給你榮譽和繁榮，你們則崇拜我們的寶血，建立了一個三十三級的秘密會社；你們的確都是罪人，但眾神的寶血洗淨你們的罪。」

「你會幫助我復仇？就像鍾小姐找到我幫她復仇一樣。」

「是啊。」少年說。

「你有甚麼條件？」張先生說。

少年大笑了一陣，他說：

「你不能跟神談條件。你們的東西，你們整個地球，整個宇宙和物質界，在我們眼中只是泥土，我們甚麼都不需要。我們訂立契約，是虛無的契約，我不需要你

的任何東西，我只需要你同意接受我的幫助。當然，我會講清楚這件事：你們的繁榮，只不過是奔向毀滅的燃料。你知道嗎？物質界很難毀滅，人類文明也很難毀滅，所以得由你們去毀滅。所以你們會有文明，能夠累積；會有財富，可以滋養更多人口，最後你們發明了大殺傷力的科技，還有核武、生化武器，這些東西是我們啟發出來。你們會有一時的繁榮、一時的權力，但最終還是會走向毀滅。你們這一刻越繁榮，之後的毀滅就越強烈。

雖然那三十三級的會員，尚且無法完全毀滅，但每一次的大災難，都能令虛無之王高興，事物由有變回無，就是虛無之王本身……你聽得明白嗎？我不肯定人類的智慧能理解其中的壯麗。外面的那些人不了解，他們只是崇拜我們的力量本身，好像貓狗眼中人類擁有無窮的智慧一樣。三四十年前這裏有大屠殺，那是我門徒的手筆，那時我剛剛復甦。那時我們有源源不絕的零食……」

張先生靜默下來，頹倒在地上，手槍跌在地上。突然，他起來拿起槍，瞄準少年的額頭開槍。

少年中彈，頭往後仰，噴出的血灑在樹上，但他沒有倒下，他的佈滿鮮血，他用手將額中的子彈挖出來。張先生親眼看着那血肉模糊的傷口自我癒合。

「我了解希伯來人上帝的痛苦，人類不會基於智慧去相信事物，他們只會基於

愚昧而相信。其餘的人，則要看見才能相信。」少年說。

「你能給我甚麼？」

「復仇，以及榮華富貴，還有甚麼？」少年問：「這對你來說很不錯吧？有些作家希望成名、有些政治家希望統治國家，浮士德希望了解所有奧秘。這些都可以達成，榮華富貴倒是最容易，大概是三十三級最低的那些。我們在社團裏也要人，我們會推動新陳代謝，好像幾千年前蘇美爾人的稻草也要新陳代謝……你也想將陳森的牙齒一隻一隻打下來吧？也許你成功之後，你晚上就不會再睡不住吧？這有甚麼難？所有社團都有興衰，你會扶搖直上，而他已經老去，也許有一天他會落在你手上？這都可以達成，只要我給你一點點寶血……生命有甚麼意思？虛無之王說，沒有意思，因此祂不在乎給予更多，只要能加速他們復歸於空無……」

他將臉龐的血用手抹掉，露出詭異的微笑，那雙森白的獠牙在黑暗中晃動。

他想到陳森，想到所有事情，他夢想過一切，卻在這恐怖的场景中。

「告訴我？歷史上有人拒絕過嗎？」張先生說。

少年臉上掛着唱詩班男孩的微笑：「沒有。一個都沒有。」

飲了一滴妖魔的寶血之後，他離開樹屋。鍾小姐在營火旁歇息，好像一張美麗

的畫。

他問：「妳喝過血嗎？」她沒有回答，卻說：「我不擔心人類的命運，我只知道自己的快意恩仇。所有人都是如此，我不要這個祝福，也有別人要，世界仍然是步向這樣的結局。」

人類的命運，想來的確很大。可是他們只有一次選擇，加入還是退出，可是退出不會阻止任何東西。所有人都會選擇同流合污。

那個狂歡的慶典已經散席。鍾小姐說：「走吧，回家。」

現在張先生知道鍾小姐身上那股非人的氣息來自哪裏。這不是一個浪漫的故事，他們不會彼此愛上，不會做愛。在最終的毀滅來到之前，她需要張先生，因為她需要完成一場弑父的戲。

面朝沐浴在月色的神殿遺跡，張先生應了一句。沉默的森林之上，還有無盡的星辰。他想像不了，上面以及更上面還有多少注視他們的眼睛。

(完)

聖牛

轟隆的車廂久不久就大力搖晃一下。穿灰西裝的男人正襟危坐，眼前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將自己裹在毛毯中。曬得焦炭的皮膚，但臉孔卻不像這裏的本地人。在火車開動之前，他們已談過一陣，他已熟習了對方的口音。

車廂裏只有他們，空蕩蕩的。他將手槍的彈匣退出來，隨手放在旁邊的坐位上

「是了，我是政府的代表，妳可以先這樣理解。」

「你這樣看着我的臉，但你不是第一個。」少女這樣說。

「妳像混血兒，但妳的父母都是本地人吧？妳剛才這樣說。」

「我得是本村的人，我是代表所有村民。他們要找一個最漂亮的來獻。」她說。

他沉默了一陣，還是問：「妳想談牛的事情嗎？」他想，火車到了城市，其他人都會問，傳媒都會問。

她將眼睛拋到窗外，好像確認火車正在行駛，才放下心來。

「牛……像一頭很大的狗，也有石頭一樣的硬角。牠是白色的，但你遠遠就看

得到，牠和其他牛不一樣，牠白得像雪一樣，肩上有了一個肉瘤，像皇冠一樣。蒼蠅在牠的臉上飛來飛去，但牠還是像一個王。牠是我們村落裏的王，需要貢品。」

男人拿出一本小電腦，一邊聽着一邊敲打鍵盤，「嗯哼」的應着。

少女淡薄的看着他，像毫不理會一樣繼續說：「你們想知道這些？」男人眼睛沒有離開螢幕，回答：「是的，我們想知道那一帶發生了甚麼。」

村落裏幾乎所有人都死了，村口就有十幾具屍體，全部都是身體中彈，肢體擰成奇異的形狀。調查人員進入村落，發現大量類似的屍體。有些死了幾天，開始發臭，長出蛆蟲。村落裏的動物走出來，大型的豬和狗啃食他們。

在屍體之中，有十幾個白人。大部分都是頸中刀，或者頭顱被重擊而變得血肉模糊。

「為甚麼他們會拜那頭牛？但我看見其他地方的人會食牛。你們村裏也有牛，關在農場裏，不是嗎？」男人問。

她點頭：「是有牛，但那頭牛不一樣，他們食水牛、黃牛，但神廟裏的牛不一樣。其實牠大多數都不在廟裏，而是在附近四處走。但神廟裏有很多糞。每天都會有村民來打掃，將糞拿回家，他們的農田放了聖牛的糞，會變得特別肥。聖牛——

他們是這樣說——是神的坐騎。他們都是這樣說，神騎着牛經過世界，牠的蹄踏平了山，踏出了這個山谷，那就是我們的村。」

男人「嗯哼」一聲，飛快地輸入着。「然後妳說的貢品是？」

少女道：「我就是那貢品。」

男人沉默了一下，問：「哪一種貢品？」

「在我之前已經有別的少女。神廟有祭司，一班黑色牙齒的老婆婆。她們總是瞧着你笑，眼珠都看不見的那種笑。」

「他們在村裏找一個像我年紀的女人，送去做聖牛的新娘，在神廟裏，那些老婆婆會幫牠。牠站在空曠的白磚上，那個廳，那裏有很多裸女，我不知道那些人是哪裏來的，但祭司告訴她們，要看着整個過程。」

「她們好像已經幫牛清洗了身體，至少牠的臉上再看不見那些神聖的蒼蠅。牠像平時那樣站着，那些老婆婆脫了我的衣服，教我跪下來，背對着牛。我照着做，但牛沒有反應，牠不動。其中一個祭司也跪下來，她是一個老婦，我不知道她有多老，她張開嘴，含着牛的那根像骨頭般的東西，並開始舔起來。牛開始發出奇怪的叫聲，坐立不安，其他祭司按着牠，然後她用手握着那根東西，插進我的身體裏。」

她停下來，那男人仍然敲着鍵盤，他的聲音傳來：「那不是經常聽見的事，至少在我們的世界。」

「你們沒有聖牛？」她問。

「我們只是信別的東西。」他問：「痛嗎？」

「很痛，但我不太記得了。在事前，她們給了我抽了一些煙，我感到整個人在搖動，『裏面的我』好像快要跳出來似的，好像在夢境裏。我的身體在發抖，好像要用很多力氣去控制手腳。」

「她們說，這是和神感通的感覺，她們唱起歌來，我聽不明白的咒語。牛不斷在叫，不斷在我身體裏抽插。很久之後，我看見自己在流血。神廟的白色石磚都染紅。」

「之後呢？」男人問。

「之後我回家。我的父母看來都很高興，因為自己的女兒被選中成為神的新娘。但我們之後沒談過那件事，好像沒發生過似的。那一晚，拔拓來找我。」

「拔拓是誰？」

她沉默了一下，用染污的指甲刮着另一隻手。

「一個男孩，比我大幾歲，一個到過外面的男孩。他反對這件事，他說聖牛只是一頭普通的牛。他說我們村裏幾百年來，甚麼都沒有做，沒有神，也沒有聖牛。」

一塊石頭打中了窗子，她看見窗外月色下的他，皮膚在微弱的光裏像深藍色。聽說凌晨的海是這樣的顏色，那些曾經去過外面的人都這樣說。海。像個有魔力的詞語。拔拓也描述過海，跟她。

「妳怎麼想呢？」他的聲音將她帶回來。光仍然在窗外滲進來，鐵路旁植的樹化成她臉上的剪影。

「我沒想過。」她考慮了一陣，然後回答：「拔拓沒有大肆宣揚這種想法。他只是對我這樣說過，當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在山裏。『瑪拉尼，這裏正在糟蹋妳。』」

「其他人都說他被外面的世界污染了，成了異教徒。他說那只是一隻普通的牛，牛會死，沒有任何神力。那一晚，我也聽見石頭敲打窗子的聲音。但我看不到他在原來的地方。後來聲音就消失了，再聽不到。」

翌日，拔拓的屍首被掛在自己的家門外。他的一張臉被一巴掌大小的鐮刀斬開，刀刃留在他的腦裏，看見他的白森森的骨頭。

那好像只是一個像拔拓的詭異人偶，像山裏的巫師手裏的東西。變暗的鮮血從他穿牛仔褲的腳滴到地上。

「拔拓被打死了。」她簡短地說：「但是沒人會問，是誰殺死他的。因為聖牛受傷了，牠的前足被斬傷。所有村民都很害怕，他們覺得這會觸怒神。」

「妳知道是誰斬傷牛的吗？」他問。

「也許是拔拓。」她答：「也許他想證明，聖牛不是那麼神聖，牠是會受傷的。」

「妳怎麼想呢？」他問。這已經是第二次。

火車外的風穿過窗的空隙，將她的一頭亂髮吹得嘶叫着。

「也許是拔拓，他已經證明了聖牛會流血。」她緩慢地說，好像在一字一句雕琢自己的用詞。彷彿車廂裏有其他人注視着。

「但是村民相信牛，令我們是一群人，因為我們相信牠。牛受傷之後，村民發了瘋。他們四處追究是誰傷害牛。拔拓的父母首先遭殃，他們在夜裏拿着火把，有幾十個人男人女人，將拔拓一家的房子包圍。」

「拔拓的父母好像想逃走，那一晚很大風，火光在搖曳，鬼影幢幢。後來他們

被弄死了，他們輪姦了拔拓媽媽，打死了他父親。黑色牙齒的祭司咧嘴笑着，循視着事發的地方，她們抽着煙，是那種我在廟裏嗅過的味道。」

「之後她們興高采烈地用收割刀刮下拔拓父母身上的肉。『這是送給神牛的禮物！』她們這樣重複大叫着。其他村民身上充滿血，他們的臉孔又恐懼又高興。」

「那一晚之後，沒人提起過拔拓一家的事情，房子被燒掉了，那一晚之後，大家又忙着播種，那晚很高興的那些人，又變得很敬虔和溫文。但之後聽說祭司已經幫牛包紮了，仍擔心神會降災。」

他們懷疑拔拓有其他同黨，不然他不可能一個人偷走入神廟。之後祭司們說，可能有其他村民在魔鬼的控制下，幫助了拔拓，她們命令所有人都要留神，若發現鄰居有異常狀況，要馬上向她們舉報。」

「你們有找到嗎？」男人問。

「有些人有舉報其他人。」瑪拉尼說：「作為回報，他們得到了一些肉。那些受到邪魔影響的人，有些是小孩，老人，男人，女人。他們總是否認，然後他們會被關進石監牢，之後就會聽到，他們認罪了，並且在村民面前認錯，然後他們大多數也被弄死了。」

「是怎樣弄死的？」男人問。

瑪拉尼說：「有些是被打死，有些是餓死，有些本來又老又病，所以失救死了。有些是祭司下的手，有些則是村民自告奮勇。有幾次的公開處決，我有去看，因為他們都在村裏的廣場裏做。拿大刀斬頭。」

「拿刀的人看來都又怕又興奮，但他們都斬得不好，都斬很多次才能斬死人。被斬的人會不停的叫，有些會嘗試逃跑，然後會死得快一點。」

「後來祭司找了一班外來人。那些是白人，他們很高大，會說我們的話，他們的口音就像你的。」

瑪拉尼望望男人，又望望他的手槍：「他們有很多像這樣的武器，但更大的。他們說要來保護那頭牛，以及其他動物。」

「他們叫 Animal Liberation League，是一班恐怖分子。」男人說。

「甚麼是恐怖分子？」她問。

「對妳很難解釋，但妳之後會知道的。」男人微笑起來，又問：「所以這些白人來了之後呢？」

「他們進了神廟，說要保護聖牛。一開始沒有改變，他們說不會干涉我們。但

他們很快就教導我們要保護動物。他們說食素很有益。」

瑪拉尼回憶道：「他們的首領叫大衛，他很高，頭髮白金色，像傳說中的那些神，不像我們那麼黑。村民很崇拜他們，覺得他們是神的使者。」

「很快的，我們就不殺動物了。大衛說，誰傷害動物，都要判處死刑。後來有一些男人煮了一頭狗，大衛查明之後，將那幾個男人都拉到廣場裏槍斃了。其中一個男人是我的鄰居，他的老婆懷孕了，在白人來到拉人的時候，拉扯太激烈，難產死了。祭司從她的身體裏拉出一個乾枯像柴一樣的死嬰。」

「但是，不能吃肉，很多人都不習慣。很多人都開始抱怨。有些人吃不飽，尤其是我們本來的食物已經不足。那一年，農田開始失收。祭司開始認為那是神降罰。但大衛那班人則附和她們，認為是有村民偷偷吃狗，觸怒了神。」

「我記得村尾有一個低等的賤民，他平時都盡是幹些鼠竊狗偷的事，但大概不是大奸大惡，但大衛也將他捉出來槍斃了，大家都吃了他的肉，之後大家都盡量不投訴了。」

「牛之後如何了？」他問。

「本來牛是四處走的，但大衛他們來到之後，我就沒再見過牠。有村民認為，

牛事實上沒有康復，之後可能感染死了。誰知道？我們的村莊有了新的神。」

「後來一些祭司抱怨，因為她們的糧食也不夠了，然後不知為何她們和大衛吵起來，後來大衛的手下向她們開槍，其他都像鳥一樣逃了。大衛本來很溫文，但是之後也開始暴躁。有時在夜晚我會聽見他們的聲音，他們大肆批評我們是野蠻人，不接受他們的教化。」

遠方的地平線火紅一片，巨大的太陽在西方降下。陽光正在熄滅，遠方的城市漸發出人造燈光。

「但是他們最後死了，也沒有一頭牛是活的。」男人說。

她關上窗，阻截了風，她問：「那不是你們的人嗎？」

男人沒說話，只是嘴角有點嘲笑和仁慈地看着她。

「你們殺了他們，像另一些神。像故事中的神，他們經常互相打仗。」

男人關上了電腦，點起了煙來，這是另一種味道。他說：「我們和你們的神不一樣，我們殺人總是有理由。你們的阿修羅，互相鬥爭是不用理由的。」

「你們的理由是甚麼？」

「聯合國、人權、反恐、保護女童、女權……甚麼都好。」他呼出煙：「這些字，也許妳現在不會明白，但妳之後就會明白。」

「你剛才說，你們沒有聖牛，你們信別的東西。」她問。

「別的東西，但也許跟你們的一樣不合理。」他說。

「拔拓說，你們的世界，外面的世界，視我們為傻子。」瑪拉尼望着外面，看着那個漸漸接近的城市光體。「我以為自己做的事很神聖。我是指，當聖牛的新娘。看來是如此。所以你們是來改變這裏的？」

男人沉默下來，有一刻她以為他融化在黑影中。但他沒有。他放下了燒光的煙蒂，說道：「若果是以前，我也許是這樣想。但現在我已經不會這樣想。因我不會想成為另一個大衛。」

他打開電腦，瀏覽一張高清相片，圖中的大衛大腦開花，金白的短髮染滿血污，他用左手持槍，將槍管塞進了口中，子彈準確從頭蓋骨射出。

「妳知道有個地方叫日本嗎？」他問。

「也許我有聽過，但我不清楚。」瑪拉尼說。

他續道：「曾經有一班像大衛他們的人，到了日本，然後他們發現努力過，發

現那裏沒人真正改變。那裏的神說，這裏是沼澤，甚麼都種不出的。我發現世界也是一個沼澤。」

有另一個男人進了車廂，在他耳邊說了甚麼，然後又走了。她回頭望着，聲音傳來：「他們說，我們快到了。當然，這城市也只是另一個沼澤。」

火車正緩慢地減速。她感覺到。

「我以為你們是來告訴我，另一套規則，甚麼是神聖，甚麼是邪惡。」

「我覺得我好像了解拔拓在想甚麼，即是妳那個已死的小男朋友。」男人說：「他年輕，所以 he 會想告訴妳，甚麼是神聖，甚麼是邪惡。我曾經也是他，群眾都是這樣，無論在哪裏，哪個時空，群眾就是群眾。」

「我已經老了，時間已經將我抽空，我只看見沼澤，無論我做甚麼，它還是不動如山……我不帶來另一套價值。聯合國那一套，我又相信嗎？落地獄吧。我們嘴裏支持民主自由，但是我們反對加泰隆尼亞獨立。」

「我多想我也有相信的事情。不論是聖牛還是真主。」他最後說，伴隨着戰慄的嘆息，他想像着，那些狂歡殺人的村民一定是快樂的。

月光已經準備高照，但是城市不用月光。這裏沒有神聖和邪惡。

「他們到了，中央政府的社工和官員會幫助妳。」他說。

瑪拉尼看着男人將手槍和電腦收納好，然後轉身離開，一些慈眉善目的女人進了車廂，來擁抱她，告訴她一切都會好。

瑪拉尼已經準備好扮演某種受害者，感覺上城市的文明人比較喜歡這樣的生還者。她會說很多故事，一些悲慘的故事，一些她並沒有太多感覺的故事。

(完)



迷失在.*

作者

盧斯達
鄧賜民

ashtanjoie

編輯

釀字工房 Ideate Trails

香港九龍旺角亞皆老街8號

朗豪坊辦公大樓25樓2512室

info@ideate.hk

info@ideate.hk

電郵

Ideate.Trails

Instagram

Ideate.Trails

Facebook

Ideate.Trails

香港發行

春華發行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觀塘海濱道114號

中新證券大廈8樓

2775 0388

2690 3898

admin@springtime.com.hk

電話

傳真

永盈出版行銷有限公司

台灣新北市新店區中五路199號1樓

886-2-2218-0701

886-2-2218-0704

rphsale@gmail.com

電話

傳真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初版印刷 2018年7月

承印

版次

©2018 釀字工房 Ideate Trails 出品

ISBN 978-988-78834-0-1

定價 HK\$88 / TW\$390

Printed in Hong Kong

這場 _ × ° 殖民遊虐